



湖潮鴛

著 夷 定 李

行印局書藝華國海上

序一

開窗自選牽絲得紅自古然矣共姬死火貞姬死水於史傷之是以嘉耦可
求徐吾犯則從乃妹良姻可擇宋司徒亦聽女郎拘曲迂儒人倫腐叟昧結
髮之義禁其自專重拙媒之言忘其不固或嗟鄭齊之非偶或歎鴉鳳之相
隨蓮幕玉臺未飲合歡之酒冤霜怨火先來條獻之聲崔浩求妻情莫申夫
少女孟光擇婿賢不獲夫伯鸞撮合憑一言齋恨成千古良可哀也若謂析
薪匪斧弗克娶妻匪媒不得則太初無媒氏之書媧皇因成怨女上古無士
昏之禮葛天定作鰥夫有是理乎今也星渚名儒廣陵淑女盟要白首紹介
幸得宿儒言棄同心構陷忽來叔母巫山夢斷帝子投湘洪水瀾狂尾生抱
柱銀河尋徧不見織女之星滄海曾經倏遇萑蒲之盜飲以鳩酒殃及池魚
歎月死而珠傷悵蘭焚而玉碎鴛鴦有牒生不成雙孔雀無詩死難同穴相

思。兩。塞。空。留。湖。蝶。之。魂。一。別。千。年。永。斷。絲。蘿。之。誼。人。非。本。石。能。無。悲。乎。吾。友。
定。夷。毘。陵。英。俊。展。子。安。之。才。思。著。司。馬。之。文。章。恨。寫。江。郎。絢。爛。生。花。之。筆。豔。
傳。宋。玉。綺。靡。神。女。之。篇。從。此。黃。絹。遺。碑。振。芳。奕。世。青。箱。豔。史。長。壽。人。間。蜀。道。
冤。魂。幸。鴟。啼。之。有。處。齊。臺。沉。魄。聞。蟬。化。以。何。年。祝。他。再。謫。塵。寰。作。長。命。西。河。
之。女。重。圓。玉。鏡。爲。生。神。墮。地。之。男。

刊江劉鐵冷譔

序二

媯皇鍊石莫補圓穹精衛銜冤難填滄海情傳兒女才人多側豔之詞劫歷
冰霜大地盡貯悲之境今如劍廬之與彤瑛牒譜鴛鴦詩傳孔雀善心曰窈
割臂相盟果其翼共鸚飛目將魚比乘鳳仙史並吹天上之簫鼓瑟湘靈莫
譜人間之曲此所謂青天不老明月長生者矣無如變起家人期愆歸妹一
則心澄白水猝投周氏之江一則怨起滄波誓覓曹娥之骨珠還何日瞻合
浦而多傷抱玉自貞奈萑苻之不靖霞樹一盞紫玉成煙石訪三生蘂砧何
地離鸞曲苦奉倩奚堪賦鵬篇成賈生竟逝從此踴馮冢上應生連理之枝
范女澗邊不乏相思之草爰書梗概以當弁言云爾

望雲間胡儀鰓撰於匯西客次

醒。恨。易。餘。最。空。來。古。由。自。夢。情。好。多。

序三

大丈夫負魁閔瑰瑋之器。懷經緯濟變之才。丁危急存亡之秋。是宜慷慨投袂。拔劍奮起。出其身以任大事。臨大難。捍大患。龍驤鳳峙。圖蓋世之功。立名不朽。不此之務。而徒咕嗶。牖下舞文。弄墨以箸述。自聞何耶。縱欲退而以文章見。亦當持大義。明正道。闡公理。庶足以闢邪慝。而警凶頑。正人心。而維風教。無背乎先聖立言之旨。不此之事。而徒沾沾於稗官野史。以小說自娛。且其所記載。又不出乎閨閣瑣屑之語。兒女子離合悲歡之情。其又何耶。信是說也。則將何以解於李子定夷。鴛湖潮一書。今夫李子之器。不可謂不大也。其才不可謂不偉也。所處之時。不可謂不殆也。而李子者。方規規然藻文飾句。出其金玉錦繡之文。作爲鴛湖潮。其書將以小說名天下。其於匹夫興亡之責。若無所容心於其間者。豈非以當今之世。風俗日頹。人心不古。自由之

風。行。而。女。奔。濮。上。平。權。之。說。起。而。獅。吼。河。東。有。心。人。目。擊。其。變。怒。焉。傷。之。是。以。出。文。章。著。述。之。緒。餘。以。香。豔。綺。麗。之。文。寓。移。風。易。俗。之。意。也。予。於。是。見。李。子。之。志。矣。若。夫。其。詞。華。之。美。情。事。之。善。則。人。各。有。目。固。不。待。予。之。稱。譽。李。子。見。此。儻。亦。欣。然。浮。白。曰。澹。盦。知。我。心。乎。是。爲。序。

澹盦序於滬東寄盧

鴛湖潮題詞

徐枕亞

死死生生終一死。離雖合合竟長離。情天萬劫人誰脫。春水一池君太癡。
水濱問訊數千里。煙月淒迷廿四橋。浩蕩離魂無處所。潯陽江上不通潮。
死殉癡情事不難。釵盟鈿約幾曾寒。他生魂化青陵蝶。倩影飛來尙姓韓。
家庭慘劇演來真。此恨千秋總不伸。留得斷腸文字在。成將萬淚葬斯人。

海綺樓主

生莫爲鴛湖草死莫依鴛湖潮。潮潮送秋有時靜。湖草隨人須臾凋。去歲水
荇藏春好。明年更綠覆魚藻。秋水悠悠伊人渺。春草離離王孫老。王孫家世
本淮陰。青萍出匣生古春。前身白玉樓上客。謫作潯陽江頭人。絮花飛傍瓊
花月。三千殿脚風流歇。延陵劍產鸞尾品。湘子簫搖廣寒闕。二分明月三分

花同根。何妨不同葩。化蝶無情小。掾香掃眉有。妬妃子霞生成。薄命穠華忽。
暫離人間住。鮫窟爲雲會。解洛浦珂出水。難尋凌波襪。水波往還總成空。天
涯浪跡遲。征鴻雪泥殘。痕留一爪花萼同。刼怨東風。東風消息桃花洞。徒向
天台引飛鞚。仙人已去蓬萊宮。劉阮重來已是夢。合歡桃核欲化煙。杜鵑啼
血白楊邊。鴛鴦雙蛻鴛鴦塚。湖湖草兩茫然。娟娟明月照水冷團圓。猶是
湖底影黃泥。赤脚徧長年。風流種子多不永。君不見揚州城外玉鈎斜。景陽
宮畔胭脂井。

包醒獨

好事偏教儘。折磨半生情緒。奈愁何。山盟海誓終賒。願慘逐靈均。赴汨羅。
歷盡嶽巖。始見夷那知。總是命途乖。重重魔劫。天何酷。斷送娥眉。竟此時。
低徊形影。泣孤鴛水咽。江流夜色昏。環珮聲虛。春夢杳二分。明月賦招魂。

憐。卿。憐。我。苦。纏。綿。獨。活。心。傷。並。蒂。蓮。撒。手。紅。塵。歸。去。也。相。逢。泉。下。轉。欣。然。
生。離。死。別。恨。茫。茫。如。此。情。緣。枉。斷。腸。愁。煞。莫。愁。湖。畔。路。空。留。鴛。塚。對。斜。陽。
妬。花。風。雨。太。無。情。零。落。枝。頭。爛。熳。英。縱。是。紅。顏。多。薄。命。不。堪。滿。目。怨。淒。清。

陳索然

搓。酥。滴。粉。墨。花。香。瀉。入。情。天。七。錦。囊。紅。豆。才。華。南。國。種。紫。簫。丰。韻。廣。陵。芳。嬉。
春。湖。上。春。如。夢。賭。酒。裙。邊。酒。更。狂。誰。是。素。心。人。可。訴。清。詞。幼。婦。儷。縹。緲。
狐。讒。蜂。蠹。冷。於。秋。癡。女。癡。男。實。不。猶。婚。媾。自。由。成。幻。想。文。章。憎。命。悔。賡。酬。是。
真。情。種。同。生。死。如。此。天。涯。盍。去。休。石。爛。海。枯。終。一。了。愛。河。風。惡。卽。回。頭。

楊南邨

丈。夫。不。得。志。名。讓。著。書。留。白。馬。蕭。郎。怨。烏。絲。少。婦。愁。豈。惟。饒。感。慨。亦。自。有。春。
秋。試。聽。鴛。湖。水。鳴。鳴。徹。夜。流。

鐵沙天一

紅頭抱愁春燈照淚韶年痛失庭幃繡閣孤寒禁他虎號燕脂思量只有蓬
萊好望銀波從此長辭渺無蹤不欲生伊那復尋伊 情人總是桃花命悵
離鸞莫續占鳳都非玉鏡良緣君看若個齊眉黃塵千里探香骨訝巫雲一
片來歸太顛連同夢休提同穴相期〔慶春澤慢〕

小哀情
說
鴛湖潮目次

- 第一回 噩耗飛來女兒命薄 扁舟歸去公子情深
- 第二回 如夢如煙心傷往事 憐卿憐我腸斷恨人
- 第三回 好事多磨意同槁木 閒愁莫却心比卷菴
- 第四回 月冷霜天壘篋急奏 珠湮滄海琴瑟空調
- 第五回 石爛海枯此心不改 水流花謝往事皆空
- 第六回 邂逅相逢天緣巧合 情懷互剖人意纏綿
- 第七回 千里傳書悲歡交集 一堂聚話痛癢相關
- 第八回 劫中劫弱女墮風塵 愁裏愁旅人同雪涕
- 第九回 蕙折蘭摧藍田玉冷 水落石出合浦珠還
- 第十回 重話曲衷恨人腸斷 一窗烟雨遊子神傷
- 第十一回 返魂無術傷如之何 誓海有盟誰能遺此

第十二回 似真非真魂歸倩女 一誤再誤夢斷征人

第十三回 禍起蕭牆家庭多故 病嬰床席盧扁無靈

第十四回 斬情敵薇亭大復仇 中奸謀彤瑛重落劫

第十五回 是色是空不堪重話 爲商爲參枉是多情

第十六回 廿年幻夢情悟鏡花 三尺孤憤恨餘淚草

哀情
小說 鴛湖潮

毘陵李定夷著

第一回 噩耗飛來女兒命薄 扁舟歸去公子情深

嗚呼。香草沉羅。血滿胸臆。東山佩玦。淚漬泥沙。名士之坎珂。何今古同揆耶。潯陽名宿劉季靜。學博墳典。早歲登賢書。文章丰采。傾動一時。中年而後。目擊時艱。心傷外侮。屢上書於有司。輒見擯乎執政。栗六塵俗者。廿有餘載。今則禪楊鬢絲。年華已老。知世之終不能用。因謝絕塵纓。卜居惠麓。以遂高蹈之志。別其字曰疇叟。

鶯花三月春滿江南。紅桃枝頭蝶影飛舞。錫俗於清明時節。最稱繁華。一般嬉春士女。駕輕車。控怒馬。鬢影衣香。連亘於五里街上。來惠麓踏青嶠。叟厭塵囂。撥人固未嘗輕越雷池一步。與衆人微逐其間。而故人子問邑韓劍。廬適來錫謁。叟謂將與廣陵吳彤瑛女士締姻。第葛翁莫屬。鳳卜難諧。以叟文學位望。俱推一鄉祭酒。爰懇任大賓。藉增光榮。叟始有難色。嗣因亡友情深。劍應言塾卒諾之。當此柳暗花明時節。留劍廬稍事盤桓。藉領湖山風光。劍廬從之。爲留數晨夕。并寓書形瑛。以慰其情。乃春遊正酣。二豎忽侵。劍廬棲遲惠麓。又兩浹旬。方欲整裝赴揚。而斷腸詞一幅。遽於是日遞到。洋洋千言。字學衛夫人。簪花格。嬌紅滿紙。蓋醮血所書者。生驚悸之餘。不能卒讀。惟泣下沾襟耳。叟訝其狀。因詢其情。生咽不能答。嗚呼。久之。乃曰。蘭因絮果。一切皆空。延津之劍。長斷樂昌之鏡。難圓夫復何言。既又持書畀叟曰。人已鶴化。誰證鴛夢。此余妻最後之音信。以余視之。直一幅血淚圖耳。叟稍

稍慰藉之。方欲啓書誦讀。忽又語劍廬曰。此賢姪私函。非余所當閱者。劍廬曰。形瑛爲人光明磊落。吾敢必此書決無不規之語。特恐倉猝成文。詞未盡善。然知老伯必不以此爲病也。請逕閱之。叟乃持書朗誦曰。

劍哥足下。萬丈情絲。一朝中斷。人匪木石。甯忍恣然。妹豈腸鐵。肝冰樂於絕人。逃世耶。義所當死。死賢於生。不作汨羅之懷石者。不見靈均之貞潔也。

叟讀至此。喟然曰。開端便爾沉痛。無怪子之不忍卒讀也。劍廬含淚言曰。形瑛生平善爲哀豔之文。嗚咽淋漓。一唱三嘆。余靈中尙有渠遺艸。以今視之。殘碎文章。祇增餘痛耳。叟曰。好爲哀豔之文。原非佳徵。余素不作迷信語。特心理上之作用如是。卽此可見吳女士之際遇矣。言次仍續誦之曰。

嗟乎。吾哥碧城十二情海。蒼茫弱水三千蓬萊。縹渺詎料。明陵一別。吾兩人竟從此長辭耶。吾哥於妹夙愛之。若命一旦。人天永隔。痛心何如。清夜三思。誼應留言相贈。前奉手書。知文旌尙羈遲。惠麓顧此。猶兼旬前事。今則萍踪遊跡。又不知安在矣。無已姑存僥倖之心。拉雜陳辭。仍寄惠麓。縱如余之願。此幅斷腸詞。竟入吾哥青眼。而長楸古栢。衰草斜陽。妹已伴居。居臺久矣。嗟乎。吾哥風雨如晦。雞鳴啾啾。萬木棲霜。松柏獨勁。哥亦知薄命。妹竟因此致死。死乎念花間之舊約。重證何年。縈閨裏之新愁。未詒先淚。容少爲吾哥泣。陳之自誦。南來惠問。益愜余懷。竊念和氏之璧。經琢磨而愈精。孤山之梅。履霜雪而益豔。巖之艱難。險阻安知。非天之所以玉我者。乃彼惡魔。星橋見妹離之益遠。着妹愈其間。嘗語妹曰。吾不妻汝。則死汝。不爾者。誓不爲人。妹聞斯言。其何能。

忍○然○亦○祇○得○忍○氣○吞○聲○遠○避○其○鋒○耳○乃○嬖○也○不○良○督○於○厚○利○不○責○其○舉○措○之○荒○謬○反○樂○其○暮○夜○之○餽○贈○以○爲○此○而○不○事○天○下○其○孰○可○事○且○謂○星○橋○富○將○王○侯○巨○富○之○家○乃○弗○肯○往○獨○眷○注○韓○生○韓○生○一○貧○如○洗○直○文○丐○耳○顧○賤○婢○戀○戀○乃○爾○真○不○識○抬○舉○矣○吾○哥○思○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妹○聞○言○之○下○稍○稍○申○辯○重○干○嬖○怒○因○與○星○橋○協○謀○強○締○朱○陳○今○已○納○采○成○禮○行○將○涓○吉○親○迎○爭○之○不○得○避○又○不○能○不○爲○玉○碎○甯○免○圭○玷○耶○嗟○乎○吾○哥○已○矣○養○鶴○焚○琴○悟○色○相○之○幻○影○珠○沉○玉○隕○了○情○緣○於○浮○生○吾○哥○倘○異○日○重○到○廣○陵○乎○銅○環○猶○在○鐵○線○依○然○惟○汝○心○愛○之○薄○命○形○瑛○雖○千○喚○萬○呼○而○不○一○應○聲○矣○

叟讀至此不禁涕泗交流回顧劍廬曰言者酸鼻聞者傷心予雖局外人亦不能無動於中宜子之淚下潒潒也劍廬不語復聽叟續誦曰

嗟○乎○吾○哥○憶○自○甯○校○識○荆○一○見○如○舊○濃○摯○馥○郁○之○情○如○磁○石○之○引○針○如○琥○珀○之○拾○芥○兩○情○相○契○若○與○有○生○俱○來○時○或○憑○弔○古○蹟○訪○偉○人○之○幽○宅○抒○胸○次○之○不○平○時○或○攜○手○名○園○哥○鼓○蕉○石○之○琴○妹○作○下○里○之○和○時○或○鬪○韻○簾○前○披○誦○青○蓮○浣○花○諸○集○相○與○討○論○此○樂○何○極○曾○幾○何○時○椿○萱○並○謝○妹○遂○寄○人○籬○下○哥○亦○因○事○東○渡○同○命○之○鳥○天○各○一○方○自○茲○而○往○薄○命○妹○無○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腸○斷○淚○枯○幾○不○復○知○人○世○間○復○有○愜○心○快○意○之○事○然○猶○冀○先○憂○後○樂○終○底○於○成○耳○詎○意○彼○蒼○者○天○竟○若○是○之○變○幻○不○測○耶○把○筆○至○此○燈○昏○欲○蕊○慘○淡○無○光○落○鵲○唳○空○个○个○含○怨○暮○鳥○啼○月○聲○聲○送○悲○而○樓○頭○江○流○淙○淙○又○似○促○余○之○赴○召○三○萬○六○千○頃○烟○波○竟○爲○薄○命○妹○埋○骨○之○所○古○人○云○

江靜猶堪沉弱質。月明誰與弔孤魂。痛哉言乎。妹蹈其轍矣。吾哥念之。妹今去矣。殘光冷月。付舊約於鏡花碧海。蒼天寄新愁於淚草。妹既無父母。又鮮兄弟。死亦何戀。所難堪者。獨重負吾摯愛之劍廬耳。

叟讀至此。撫書歎曰。情生文耶。文生情耶。如歷其境。如聞其聲。沉痛極矣。回顧劍廬。已泣不可仰。因稍稍慰之。又叟續曰。

幸吾摯愛之劍廬。誌余最後之言。茫茫禹域。百萬生靈。淪胥於水火中者久矣。外交失策。異族逞強。內政廢弛。酷吏橫行。荼毒之痛。有不忍言者。益以度部懸磬。司農仰屋。百廢待興。而一廢不舉。循此以往。不蹈波蘭印度之覆轍不止。吾哥以騏驎之才。抱鴻鵠之志。前程正無量焉。願自今伊始。長誦生為並蒂花。亦有先後落之章。力自解脫。幸母復憶前情。作春蠶之自縛。如是則妹一死而雙方無罣礙。泉下之幽魂安矣。抑又有重望於吾哥者。蕙姊婉淑。幽貞才貌。十倍於妹。近頗屬意吾哥。紅窗雙影。共話曲衷。曾稍稍為妹吐露之情。大義所在。吾哥不能兩娶。中夜躊躇。輒為傷嗟。今妹既乘化歸去。願哥與蕙姊速訂婚約。早諧伉儷。時乎幸勿交臂失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哥能曲體妹意而勉從之乎。嗟乎。吾哥已矣。已矣。簷月西斜。迫我就道。殘更報罷。是予歸期。人間萬事。妹今後不復問。盡付哥肩矣。荆棘銅駝。四郊多壘。幸為國家自愛。毋以為念。吳斌絕筆。

叟讀竟。遂還諸劍廬。喟然曰。曇花易萎。璧月恆虧。信乎古人之言。美人從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余亦為若扼腕矣。劍廬聆言。哽咽而言曰。余與彤瑛誓生。死不相拋散者。今一旦幽明路隔。不及黃泉。終無把晤之日。數年

顰笑了此塵緣。孤墓淒涼埋茲豔骨。人孰無情。其何堪此。余決於明日。過返廣陵。務臨彤瑛墓。前滴杯水以祭之。彼既爲我而死。我又何忍負彼。二十四橋明月夜。卽吾斷魂時矣。叟曰。賢姪萬里。一身上無父母。下有弱弟。關係正大。幸毋萌殉情妄念。重負女士未竟之志。劍廬唯唯。明日遂整裝買舟。溯江而上。飄然赴廣陵。

第二回 如夢如烟心傷往事 憐卿憐我腸斷恨人

前渡漁郎重來問津。劍廬至廣陵。卽過吳氏居。訪彤瑛消息。其孀伍氏峻拒不納。劍廬憤甚。詢諸鄰居。則謂彤瑛星夜他遁。於茲半月。渺無消息。劍廬恐爲伍氏隱諱。真相更徧詢鄰右。僉無異辭。劍廬將信將疑。殊深惆悵。竊念以彤瑛之柔嫩纖弱。豈能隻身與社會周旋。抑真效汨羅之懷石豔骨。香肌爲龍宮所攫去耶。思之百思不得其故矣。

旣歸旅邸。因寓書劉蕙華。邀伊赴館一叙。蕙華爲彤瑛之中表姊。曾旅居白門。與彤瑛同肄業於金陵女子公學。劍廬遊寧時。晨夕與彤瑛過從。由彤瑛之介紹。結識蕙華。蕙華秋水爲神。瓊花作骨。姝麗與彤瑛相伯仲。惟學問稍遜耳。劍廬與彤瑛締交頗未。惟蕙華知之獨稔。蓋沆瀣舊侶。彤瑛從未有片言之隱諱也。自瑛彤遭家不造。中途輟學。蕙華以獨學無友。遂亦去校返廣陵。今者劍廬寓書邀之。將詢以彤瑛之詳耳。

明日蕙華果如約至劍廬寓。劍廬含笑迓之。久別重逢。黯然欲絕。有問劍廬語。蕙華曰。暮霜晨星。華年易度。與女士別兩載矣。近體無恙耶。蕙華謝之。並詢之曰。君來廣陵幾日矣。長途僕勞頓奚若。劍廬曰。此等事姑置勿言。

請女士速語予。以形瑛近狀。蕙華聆言。忽作憤懣狀。曰：君已過訪渠乎？劍廬曰：然。特空餘桃花笑春風耳。蕙華又曰：形妹有書致君乎？劍廬唯唯。并言曰：幸女士速語予。以形瑛消息。勿再絮絮問他語。蕙華曰：予於形妹之消息亦茫然。不知形妹去時。曾留書別予。言辭凄惻。要皆斷腸句耳。劍廬聞言。大爲失望。喟然久之。乃曰：女士知此事中變之原因乎？蕙華曰：略悉其情。幸君少待。畀予以片時之思索。然後再竭所知。以告君也。劍廬唯唯。居頃。蕙華曰：去今兩旬前。形妹嘗過吾家。語余曰：吾將與子長別矣。廿年姊妹緣。盡於斯。特來與姊。了此未盡之一夕。歡耳。余訝其不倫。詢以底蘊。形妹泣下曰：人生惟不自由。爲最痛。而寄人籬下。以求生。又不自由之尤者。妹自遭大故。卽與阿嬌同居。嬌家境遇年來益艱。常賴伍星橋之補助。職是星橋自以爲有大恩於吳家。於妹遂生好逑之思。極力揣摩余之好惡。以相迎合。少年翩翩。盛情款款。未始不可與友。特妹與劍哥。且且信誓言猶在耳。星橋既懷此念。妹恐更增一重情魔。因是引避。勿遑。乃星橋見妹離之益遠。逼妹愈甚。某日之夕。強妹出外。步月言辭懇摯。幾至涕泣。以求妹力拒。勿獲。因偕之至彝倫山堂。時正既望。水輪遂空。深可人意。特妹既勉強外出。中心又懷非常之妙疑。轉覺其慘淡可悲耳。蕙華述形瑛言至此。向劍廬請憩息。劍廬諾之。

靜坐移時。蕙華續述曰：形妹既偕星橋至山堂。星橋仰顧明月而歎曰：皎皎難常。硤硤易缺。今夕如此。來宵又將缺如矣。吾儕對此。能勿有所動於中乎？形妹曰：浮雲蒼狗。世事靡常。彼塵世之歡娛。原屬鏡花水月。幸子念之。無自貽伊戚也。星橋笑曰：妹胡作此懺情語。知余今日出遊之意乎？將借此儼儼皓光。爲吾兩人定情之寫照也。形

妹聆言。螺損眉底。鹿撞心頭。驚憂不知所出。旋斥之曰。子殆癩耶。胡爲以此癩語。向人星橋。愈勿能耐。乃曰。余與妹相處有年。自問待妹之心。不爲不誠。而妹豔如桃李。冷如冰雪。視余幾等蛇蝎之不可近。是誠令余不能一刻默爾矣。彤妹至此。恨極而怒。厲聲曰。子視余何如人也。將以強力脅余乎。星橋笑曰。妹母申申。嘗人以子神。聖余何敢以強力相凌。妹果允下。嬪寒舍者。縱奴隸。余牛馬。余亦所願也。彤妹又痛斥之。星橋亦轉愛爲怒。嗤之以鼻。曰。余不妻汝。則死汝。不爾者。誓不爲人言。次悻悻獨去。彤妹氣結移時。含淚歸家。而此後一切惡果。遂悉發生於此矣。特彤妹未以語余。余不知其究何若耳。劍廬聆蕙華言。瞠目結舌者移時。嗣詢之曰。彤瑛之言。豈僅此耶。渠特來與女士訣別。而所言無一語及訣別之近。因何耶。蕙華笑曰。君殆疑余有所隱諱歟。實則余中心之疑竇。與君等耳。余之不滿意於彤妹。猶君之不滿意於余。當彤妹語余時。余亦堅詰其情。彤妹謂不欲多述。此懊惱事。異日自有入告姊。職是之故。余未忍相強。第慰之曰。彤瑛吾妹。汝何不達。乃爾人生。惟生命爲重。此身而存。乃能有爲。若偶一失意。便生蟬蛻塵纒之念。固勿論。負生我者之厚恩。愛我者之殷情。卽自待亦太薄矣。彤妹聆余言。目灼灼視余。中心若有無限隱痛者。余此時慰勸無言。焦灼逾恆。旣而彤妹畀余一物曰。他日韓郎或重過廣陵。必面吾姊。幸吾姊爲妹轉致之。劍廬聆蕙華言。急詢物所在。蕙華以忘攜外出對。並曰。此物封裹極固。表面譽之。似一攝影也。彤妹以物授予。旣卽起立告別。余力挽之。渠哀懇曰。妹事正多。幸姊見憐。余不得已。送之出門。別時之慘惻。自無待述矣。劍廬聞蕙華所述。泣下沾襟。蕙華亦爲泫然。顧見劍廬如此。轉忍淚以慰之。劍廬復問曰。彤瑛

致女士之書。可得聞歟。蕙華曰。余約能憶其梗概。請背誦之。其書曰。『與姊別三日矣。此三日間之疾痛慘。但愈令妹不能片刻忍受。命也不辰。偷生何益。清夜三思。萬不可不死。蓋不死之痛。尤十倍於死也。嗟乎。蕙姊。早知今日。悔煞當初。妹年來含垢茹苦。忍氣吞聲者。胥為日後幸福計耳。誠知命薄。乃爾曷不早隨雙親於泉下之為愈。妹有竹筍一具。遺與素影。筍中盡屬斷簡殘編。姊欲詳余生前之苦况者。可向之索閱。能俟韓郎來時。為我代致之。則尤所感矣。抑妹更有重望於姊者。』蕙華述至此。忽止不言。劍廬詰之。則紅暈於頰。怩而答曰。其下所云。為余姊妹知己之談。不必為君道也。劍廬固明敏解事者。見蕙華情狀。知必與彤瑛致己之書。為一致之辭。蕙華實難以相告。亦不復窮詰。

默坐有間。劍廬詢蕙華以素影為誰。蕙華曰。余新贈彤妹之侍婢也。性頗機警。善解人意。余念彤妹寂寥。故贈之。蕙婢以慰其情。劍廬曰。素影今安在。渠必能知彤瑛之消息。余當就詢之。蕙華曰。此事亦余所急欲告君者。余得彤妹書。倉皇趨赴吳家。詢伍氏以彤妹所在。渠僞謂因事赴白門。繼詢素影。則謂亦隨彤妹去。寧劍廬不待言終。急詢之曰。然則遺筍仍未得乎。蕙華曰。然爾時余以詢伍氏。伍氏譏余言為不倫。然以余度之。素影既受彤妹之托。自必挈之同行。其筍不在吳家矣。劍廬木視有頃。泫然曰。彤瑛素影真個俱死乎。女士信也未。蕙華見劍廬狀。知其去。瘋狂不遠。笑語之曰。君毋愛癡。彤妹果死者。當必有尸身發現。今半月無音耗。或尙寄跡塵寰。特天涯地角。不知隱避何所耳。劍廬曰。滾滾大江。浩浩瀚瀚。無際安知死之必得。其身余不敢贊。女士議素影亦忽不知所。

往。是。中。容。有。可。尋。味。者。蕙。華。無。以。難。劍。廬。遂。置。不。語。旋。卽。辭。歸。並。約。明。日。再。過。劍。廬。寓。
是。晚。劍。廬。輾。轉。籌。維。寢。不。成。夢。回。溯。數。年。以。來。之。情。懷。白。門。學。舍。初。晤。伊。人。芳。辰。看。花。花。間。鬪。酌。良。宵。步。月。月。下。
盟。心。此。情。此。景。何。等。綢。繆。而。今。者。落。浦。珠。沉。湘。泉。孤。冷。能。勿。慟。歎。此。時。淚。痕。須。藉。一。襲。青。衫。幾。爲。濕。透。迨。至。啼。雞。
報。曉。晨。曦。上。窗。始。朦。朧。睡。去。比。醒。已。午。後。二。時。甫。餐。竟。蕙。華。卽。至。坐。次。以。彤。瑛。遺。物。畀。劍。廬。劍。廬。受。之。啓。而。把。視。
果。彤。瑛。小。像。亭。亭。倩。影。較。與。劍。廬。明。陵。同。游。時。大。爲。銷。瘦。一。種。抑。鬱。不。平。之。氣。獨。流。露。眉。目。間。其。後。幅。則。醜。血。書。
十。六。字。劍。廬。讀。之。其。辭。曰。涓。涓。濁。水。了。我。浮。生。敬。留。攝。影。以。慰。郎。情。劍。廬。大。慟。且。泣。且。言。曰。彤。瑛。定。葬。身。魚。腹。矣。
余。誓。以。身。殉。之。蕙。華。斯。際。力。索。慰。勸。之。辭。而。久。不。可。得。相。持。有。間。蕙。華。始。發。語。曰。君。尙。有。弱。弟。在。何。作。此。不。情。語。
假。令。彤。妹。果。死。者。泉。下。有。知。亦。必。啾。啾。嗷。嗷。恨。禍。人。之。甚。矣。劍。廬。曰。然。則。女。士。爲。余。計。當。何。以。處。此。蕙。華。曰。君。姑。
守。此。數。日。復。探。其。詳。何。如。劍。廬。曰。余。在。廣。陵。少。相。知。人。地。生。疎。曷。從。探。詢。豈。非。守。株。待。兔。乎。蕙。華。曰。薇。亭。新。從。閩。
江。歸。未。之。知。耶。劍。廬。聞。薇。亭。在。里。稍。釋。悲。懷。詢。蕙。華。曰。薇。亭。近。與。若。華。女。士。之。感。情。奚。若。彼。二。人。亦。備。嘗。人。世。之。
辛。酸。矣。蕙。華。曰。吾。妹。自。幾。經。患。難。神。志。迷。惘。恐。未。可。久。於。人。世。惟。邇。來。以。薇。亭。旋。里。朝。夕。叙。首。略。有。歡。容。矣。劍。廬。
喟。然。曰。情。因。恨。果。成。於。因。余。亦。個。中。人。也。今。者。癡。夢。似。有。所。悟。矣。恨。不。能。一。執。天。下。之。人。而。教。以。太。上。忘。情。
蕙。華。曰。君。往。訪。薇。亭。歟。劍。廬。曰。渠。與。若。華。叙。舊。方。殷。余。苟。往。擾。之。於。心。良。有。不。忍。蕙。華。笑。曰。君。未。免。因。噎。廢。食。矣。
劍。廬。始。允。訪。薇。亭。蕙。華。遂。辭。歸。

三年舊雨今日重逢。詰朝劍廬往訪薇亭。適薇亭未外出。含笑迎之入。導往書齋。寒暄既。薇亭先詢劍廬來揚有幾日。劍廬以四日告。並謂將有旬餘勾留。藉可作平原十日遊也。薇亭諾之。言次仰視壁間時計。顧劍廬曰。余今日約蒼華在蕪園晤叙。茲已屆時。君可偕余往也。劍廬力却其議。薇亭強之。再四劍廬乃從行。蕪園者。離商某翁之別業。翁性好客。凡文人墨士往遊。輒勿見拒。劍廬曩昔客揚時。屢偕彤瑛過是園。園中鑿地成池。誅茅爲亭。琪花瑤草。終歲常春。彌足引人入勝。劍廬至園。猛憶前情。大爲於邑。顧薇亭曰。人生忽忽若夢。余與彤瑛偕遊斯園。曾幾何時。而人事之滄桑。竟若是矣。薇亭偶有根觸。亦爲惘然。兩人步至柳陰下。劍廬曰。曩昔之日。余偕彤瑛憩於此樹下。彤瑛笑而語余曰。劍哥。吾兩人他日苟能買地北郭。築室數楹。培植紅栽。綠以徜徉。晚節者。妹之心願。慰矣。言猶在耳。事竟成空。余其何以堪。此薇亭曰。余之邀君出遊者。原爲洵君之愁。今若茲。增余罪過矣。言罷。蒼華飄然至。兩人趨與爲禮。蒼華如禮以報。蓋蒼華與劍廬亦素相識者。劍廬視蒼華膚圓春月。神凝秋波。依然舊時丰韵。惟稍爲銷瘦耳。寒暄竟。三人偕至涼亭而就坐。

第三回 好事多磨意同橋本 閒愁莫却心比卷施

麥秋時節。青草池塘。槐市桐陰。在在娛日。三人既至涼亭。下蒼華先語劍廬曰。聞蕙姊言。君來揚已數晨夕。余惟於行動。迄未過謁。幸勿以爲罪。劍廬笑否之。顧薇亭曰。余初來廣陵時。與若女士姊妹及彤瑛諸人。門吟聯。朝夕聚首。乃數年以來。分飛勞燕。天各一方。彤瑛慘狀。固無論矣。卽蕙女士亦風塵歷落。多失意。冰士女遠客天。

涯余不能深悉其境遇。然聞諸人言，謂亦失意也。薇亭聆言，因詢若華曰：水妹消息，余尙未詢及。今果何若矣？若華曰：水妹近有家書歸，備述徐氏家庭。黑暗與夫處境之狼狽，謂俟秋高氣爽時，當南旋省親，特未識能。天從人願，不生變端否？劍應聞之，急詢水華近狀。若華歎曰：徐恨伊爲人直狗，斃不若水妹生不逢辰，嬪彼惡婿，余雅不忍言。請俟諸異日，今且談歡娛事。毋再說懊惱語，令人更增辛酸也。劍應唯唯，旋詢薇亭曰：君當何時再作閩遊？薇亭曰：嚴柳堂已退歸林下，新任福州刺史江甘仁，素不相識。余擬暫居故鄉，不再遊閩。若得償余願者，言至此，覺若華在旁語有微疵，乃急轉其辭曰：設有機緣，余當東遊扶桑，以廣見聞也。劍應曰：君才十倍元亮，恐當今憲幕中亦未易多覩余意。東游殊無爲，不如仍至閩省之爲愈。薇亭曰：年年壓線爲人作嫁，余久厭棄。幕賓生涯，今幸得脫此牢籠，何必復投入乎？言時，顧若華而啼曰：妹以余言爲何如？若華曰：男兒柔弧蓬矢，志在四方。哥既有此壯心，妹自當力贊其議，欣然勸駕也。薇亭笑曰：然則樓上花枝，陌頭柳色，不將累妹日以淚痕洗面乎？余意苟作東游，必與妹俱。若華聞言，紅潮上暈，俯首無言。劍應見此情狀，乃語薇亭曰：余久別此園，今當往遊一週。幸君與若女士留此，少待言次，不待薇亭可否，卽起立向外行。劍應既去，若華責薇亭曰：薇哥何爲作如許癡語？令人羞媿無地。薇亭曰：吾兩人情誼，劍應豈不之知？何必作假惺惺耶？若華置不辯，別談他事。密語移時，劍應復至。薇亭曰：吾儕來此已久，今可去矣。劍應若華咸是其說，三人乃偕行出園。劍應別二人先行，別時約薇亭明日過其寓，謂當有要事就商也。

詰朝晨風淡蕩。天氣晴暢。薇亭憶昨日之約。卽過劍廬寓。劍廬時方在室修書。寄其弟馥齋。見薇亭至。攔筆起迎。笑曰。君晨起。卽早耶。薇亭曰。昨宵失眠。徹夜未寢。黎明外出游行。信步至此。故略早耳。劍廬乃歎之。坐詢以緣何事故。寢不成。夢薇亭曰。昨別君後。與茗華等亦分袂。迨傍晚時。茗華又過余。泣然而泣。余驚其狀。急詢之。故茗華曰。哥哥吾冰妹皆斷送於庶母沈氏手矣。家門不幸有此禍根。父也云何。不諒人只日來。沈氏不知。又若何。譖妹於家君之前。今午歸後。家君召妹往。痛責妹曰。賤骨不識羞。又與薇亭昵矣。余恨金氏之人。不啻眼中毒針。有其姑。必有其姪。汝母已累余至斯。今幸不永其年。汝猶與金氏子昵耶。賊骨真不一文值。薇哥念之。妹生不逢辰。以至如是。夫復奚言。獨恨辱及父母。是妹所至死難忘者。劍廬聆薇亭言至此。太息曰。能營三窟。工讒。免誰撥。明燈救火。蛾余恨不能上叩天關。問彼無言之主宰。爲何施其罡風孽雨。以摧殘此一般名花。抑紅顏命薄。自古有定評耶。薇亭曰。茗華又云。家君并謂若不與薇亭絕。將與之涉訟。夫以兩造之情形。其勝原可操券。特妹何忍與生我者相抗。再三籌維。實無兩全之計。人生終須一死。妹惟有死以報哥耳。薇亭述至此。幾悲噎不成聲。劍廬拍案而起。曰。咄。茗華又將死乎。言次。怒眦欲裂。憤懣達於極點。嗣顧薇亭曰。然則茗女士今何往。薇亭曰。茗華言。既余猶忍淚以慰之。謂與其負氣自裁。毋寧兩借死。余意今終仍相交如初。一任天崩地坼。吾兩人終不稍變厥心。設一朝塵緣淨盡。著江流滔滔。攜手同歸可耳。今姑聽之。余亦回天無力。茗華然。余言飲泣。移時含淚別去。余遭此變端。故長夜失眠也。劍廬曰。余意茗女士昨晚之苦。况必尤有甚於君夫。以一弱女子之身。乃至與否。運抗。

與惡魔抗日顛倒於狻狂蛇蝎之鄉天下第一等可憐人也君今日往視渠乎薇亭曰苕華約午後過訪當不爽信也劍廬唯唯薇亭曰此事且置勿論君昨日約余時謂有要事就商請速以語我來劍廬曰余須問諸君者卽爲形瑛事也然今者君有所戚余何忍復以此事擾君薇亭曰君試言之固無妨也劍廬曰然則請君語余以形瑛情況薇亭曰是固無待余言者余之所知胥聞諸苕華苕華又係乃姊蕙華所告蕙華旣盡以語君更何待余言劍廬曰旣乃爾盍語我以星橋之近蹤余必甘心於彼而後已薇亭曰星橋乎余歸時渠已他適聞諸人言渠因形瑛之事亦方深悲痛劍廬曰旣迫之於前復痛之於後何也薇亭曰星橋原無大惡特以情之所鍾遂不惜壞一己之道德以謀人甚矣情之累人也情情不知爲天下種幾許禍根使余當年而不鍾情於苕華苕華何至有今日之痛君不在石城識形瑛又烏有如此落離顛沛之慘耶言次語聲漸澀劍廬亦慕動悲懷愴然欲淚薇亭覺之乃不復語少間劍廬曰星橋今果何往設形瑛復存者焉知星橋不蹤其後以擾之則更不堪設想薇亭曰以余視之當不至此劍廬曰然此且勿言予居此已數日而於形瑛消息絕無所得幸君有以教我薇亭沉思少頃忽起立曰余得良策矣吳家女僕馮嫗日與形瑛相處當必能盡知其事君盍往懇蕙華浼彼使馮嫗吐其實劍廬是之并謂苟有所需尙希轉懇苕華助薇亭唯唯並詢之曰設形瑛而終不得者君當何時返潯陽劍廬曰不得形瑛余誓不返卽異日死於是邦者衣冠雖歸葬潯陽江畔而魂魄猶戀戀不去也薇亭聆言爲之悽絕蓋同病相憐中心同有難言之隱痛旣而言曰聞苕華言形瑛有斷腸詞遺於君能否畀余一讀乎劍廬允之

並附以撮影。遞與薇亭。薇亭曰：余來時，君方作家報，今可仍往治所事。劍廬諾而去。逾時，劍廬事竣，往視薇亭。則薇亭方俯首木坐，淚斑點滴，落於手中函上。因呼之曰：薇亭，累于傷感，增余罪過矣。薇亭喟然曰：余亦人也，庸有讀此書而不動者？女子多才，原折壽形璞，具此清才，宜造物之嫉妬，倘果不幸者，余當為傳其事，俾千秋詞人墨客，想望之憑弔之，終不令泯滅無聞也。劍廬曰：若然，則吾與彤瑛身後之事，當盡屬君矣。薇亭不知所對，惟含淚視劍廬耳。適侍者報午膳，劍廬乃歛薇亭進餐。餐既，薇亭即告別還家，蓋恐爽若華之約也。

劍廬旋再書蕙華，邀之過從。傍晚，蕙華如約至，詢劍廬以所需。劍廬語之故，蕙華曰：今日過晏，急則事債，余意明日前往劍廬，深然其言。蕙華欲告辭，劍廬挽之，謂尙有他事相詢。蕙華乃復就坐。劍廬問以若華事，蕙華曰：家庭之隱痛，若妹猶有未盡以告。薇亭者，總之吾國著萎頹風，急宜禁革。此風不革，中國社會之黑暗，當無已時。夫嫡庶交爭，牆茨遺羞，固家庭莫大之不幸。其尤甚者，特寵專政，太阿倒持，至演出忍心害理之事，以戕賊家庭幸福。其情尤可痛已。吾家自叔父納沈氏後，家庭之間，遂以失和。泊乎阿嬈逝世，乃至同居異爨。若妹冰妹，低首短簷之下，年來遭遇之慘，君知其略矣。至於近日常狀，余當細為君道之。劍廬靜待，蕙華之演講，蕙華曰：紅顏薄命，今古同然。吾輩女子，不知生前造幾許冤孽，乃至墮入此現身說法之地獄中。蚍蜉撼樹，精衛填海，終不能為吾輩發。階梯恨也。沈氏為人陰險多詐，家嬸在日，即積不相能。嬸既喪，遂洩毒於其女冰妹，為沈氏所禍。嫁此孽種，固無論矣。家惟存若妹，形單影隻，每至抑鬱無聊時，則過後樓與余傾談。蓋余家後樓，妹宅前進，雖同居一第，而門

設常關不啻如楚漢之鴻溝也。吾姊妹遇時所談無非含辛茹苦之語。恆作楚囚對泣。昨日之夕。若華來視余。入室。卽向余泣。謂流言忽來。莫從伸雪。茫茫塵寰。無妹容足地矣。今日父召妹往。謂聞諸他人。妹將與薇亭偕遁。并謂人言晴曠。妹與薇亭有曖昧事。當與之與訟。而使妹對簿公庭。受人無辜之誣。言人言未可遽信。女兒誓不至此。父不少顧。姊乎。其何以處此。本欲瞑目以了殘生。特恐仇余者。又將謂羞憤而死。益微妖言之權。既毀名於生前。復遺臭於生後。妹誠不知計之將安出。姊乎。生不了。死又不了。幸姊爲余了之也。蘊華述至此。悲梗幾不成。劍廬曰。然則此誣鱗之言。果何自來乎。蘊華曰。君閉眼入夫。復何問。劍廬歎曰。甚矣私欲之蔽人也。晉獻公惑於驪姬之讒。乃至殘其骨肉。而弗恤。百今有同慨矣。蘊華曰。余卽以中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策若妹。若妹謂父方盛怒。禍懸眉睫。此舉緩不濟急。勸余逼於無奈。以稟吾母。吾母亦大爲扼腕。今晨晤叔父。力爲若妹剖白。叔父將信將疑。盛怒少殺。吾母復乘機以遣若妹。至雲溪。與其姨母同居之說。進叔父似有允意。特恐沈氏復從中爲厲。則若華此後之否運。尙無已時也。蘊華言竟卽起立告別曰。與君久談。失時。恐累家中。盼望。劍廬送之。叮嚀之曰。馮姬之事。若得端倪。幸卽告我。蘊華頷首而別。

蘊華旣行。劍廬默坐客窗下。孤燈照影。似幽似明。舊恨新愁。自感交集。竊念蘊華此舉。又不知效力究何若。自目前之情形觀之。形瑛必無生理。古人麥飯香膠。慕前慟哭。已爲人生至慘痛之境。乃余則欲哭無慕。并不能爲撫棺之一慟。其慘痛尤十倍於古人。獨不解彼造物用心。何其爲德不卒。旣生余矣。復生形瑛。以爲儷似造物無負。

於人者既儷之矣。又從而中道摧折之。似有情實無情。甘糖辛辣。先後禍人。碧翁翁何若是之不仁也。耶遐想之。頃情愈不能自己。因從皮囊中取出在東時形璞所復之書。把而展之。反覆數回。玩不忍釋。既乃朗誦之曰。

劍廬愛暎。竹徑風清。槐庭陰綠。閑看蛺蝶雙飛。每爲惆悵。幸得琴書半榻。聊慰寂寥。適小婢持惠問。至拆而誦之。知故人無恙。旅况戡清。歡何如之。書辭諄諄。眷注之情。溢乎楮墨。尤足徵愛我之真摯。倍深感激。吾哥潛心法學。正當務之急。異日學或歸國。展其平生所學。必能大有造於邦家。妹日來輿居稍適。惟思哥愁緒終日昏昏。未嘗一刻去諸方寸。問時時節。花花朝朝。故園之靈光無恙。伊人之形影杳如今昔。感觀其何如耶。嗟乎。劍哥追維前情。何堪回首。言念來日。尤爲痛心。疇昔盟言。迄無端緒。致令中心。慳慳夙夜。難安。妹命途不辰。固應乃爾。而至哥亦歷盡酸辛。是所腸斷。心碎者。雖然。語不云乎。蒲柳之姿。未秋先落。松柏之操。經霜彌堅。蓋彼爲霜爲雪者。可以殺彼柔柔。蒲柳之姿。而不能奪我亭亭。松柏之操。吾輩果百折不回。誓生死與造物抗衡者。則當年私願。寧終無辭報時耶。哥聆余言。其亦少慰乎。謹答尺幅。聊抒寸衷。餘惟心印不具。賦妹手復。誦竟。情思愈悲。淒涼之極。伏案大慟。啜泣久之。不覺儼然入夢。

第四回

月冷霜天墮篋急奏

珠溼滄海琴瑟空調

黃姑渡何傳來。驚耗明日綺齋。忽得九江急電。稱覆齋病革。囑劍廬速歸。爲治身後事。劍廬得電。如青天聞霹靂之聲。且驚且慟。頓足痛哭曰。吾父吾母。捨我逝矣。我妻亦遺余而去。吾親愛之家庭。惟餘一弱弟。形影相依。今弟

又臨危矣。奈何。必復。位。何。倪。倪。遊。此。慘。無。人。理。之。世界。已。矣。已。矣。千。苦。百。痛。乾。乾。淨。耳。因。使。急。足。遞。薇。亭。薇。亭。旋。至。劍。廬。曰。與。子。長。別。矣。曩。嘗。許。我。以。代。了。身。後。事。幸。無。負。諾。薇。亭。慟。目。不。解。急。詢。之。故。劍。廬。曰。潯。陽。有。急。電。至。舍。弟。病。危。促。余。返。鄉。不。如。意。事。迭。迫。而。來。余。腦。海。窄。狹。能。容。幾。多。煩。惱。今。當。過。歸。故。里。盡。阿。兄。之。職。設。吾。弟。果。逝。者。吾。與。君。今。生。亦。無。重。見。時。矣。言。次。淚。下。沾。襟。薇。亭。曰。馥。齋。之。病。當。能。轉。危。爲。安。奚。如。此。惋。傷。爲。劍。廬。不。語。旣。乃。曰。聞。蕙。華。言。若。華。有。赴。雲。溪。與。姨。母。同。居。之。消息。一。俟。若。華。安。貼。請。君。卽。過。潯。陽。謀。最。後。之。一。面。也。薇。亭。曰。少。遲。數。日。余。定。至。潯。幸。君。毋。先。他。適。劍。廬。諾。諾。而。已。

是晚劍廬卽往附汽船。蕙華若華得薇亭之轉告。特至輪次。送行。薇亭亦偕至。劍廬曰。余本言不見彤瑛。不生。出。揚州城。今不圖中途。又來此凶變。迫余自爽。前言。蕙華曰。君幸安心。旋里。余雖非紅線。隱娘。彤瑛之事。願以全力。謀之。倘得好消息。當寄書告君。君前程正大。幸勿懷短見。若華亦曰。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大丈夫立身。處世。決不因外界之磨折。悻悻然以求死。高明如君。寧獨昧於此耶。且彤瑛生死未可逆料。設一朝珠還璧歸者。君不又重負彤瑛乎。君思之。重思之。幸從余姊妹之勸。劍廬終不答。一辭。蕙華至此。慰勸無言。亦相與太息而已。有間。劍廬問蕙華曰。然則彤瑛之事。女士詢諸馮媼也。未。蕙華曰。今晨余召之來。一一詳詢之。渠雖不能言之。鑿鑿然究其所言。彤瑛事大有把握。劍廬曰。女士給余耶抑假此。以慰余耶。余不敢信。蕙華力言勿妄。劍廬曰。旣有此消息。女士必早以語我。今乃待余發問而始相告。余不能無疑矣。蕙華曰。臨別匆匆。無暇及此耳。若華亦起。

助。乃。姊。力。言。不。謬。劍。廬。疑。信。參。半。既。而。汽。笛。鳴。鳴。三。人。乃。起。立。告。別。劍。廬。曰。風。蕭。蕭。兮。邗。水。寒。孤。士。一。去。不。復。還。三。人。慰。之。含。淚。而。去。

棊。夢。花。好。中。道。遽。擢。劍。廬。既。抵。家。則。覆。齋。已。遠。逝。攢。心。之。痛。自。無。待。言。時。喪。方。一。日。尙。未。殮。劍。廬。撫。尸。痛。哭。曰。弟。乎。韓。氏。血。食。惟。此。僅。存。余。年。來。遠。客。他。方。戀。戀。於。斗。斛。之。祿。同。樹。荆。花。東。西。異。趨。汝。之。生。也。余。不。能。盡。阿。兄。之。誼。汝。之。病。也。余。又。不。知。其。何。自。來。何。時。始。汝。之。死。也。余。并。不。能。與。汝。作。最。後。之。訣。別。重。負。弟。矣。重。負。弟。矣。泉。下。有。知。當。必。訾。余。荒。唐。余。其。曷。以。解。此。慟。哭。之。餘。痛。棒。幾。暈。諸。親。知。好。力。勸。節。哀。治。喪。劍。廬。忍。痛。從。之。而。家。道。清。貧。殮。資。艱。絀。劍。廬。幾。無。從。擗。播。乃。出。室。中。物。盡。貨。之。始。稍。獲。微。資。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其。滿。目。滄。桑。之。情。形。洵。極。人。世。之。至。慘。矣。

風。披。靈。幃。月。照。棺。影。劍。廬。徘徊。其。旁。熱。淚。貫。珠。哀。思。抽。繭。悵。一。棺。之。已。蓋。音。容。徒。此。渺。茫。招。魂。而。魂。不。知。魂。即。有。知。而。人。天。睽。隔。影。響。皆。虛。傷。哉。劍。廬。思。亦。無。益。哭。亦。無。益。寸。寸。肝。腸。一。時。摧。斷。矣。自。是。厥。後。飲。食。頓。減。僅。啜。粥。糜。屢。思。返。刼。清。都。以。了。此。身。罪。孽。特。宗。嗣。所。寄。恐。重。傷。泉。下。之。心。且。先。人。墓。官。未。安。若。久。任。曝。露。於。心。安。忍。出。此。是。以。不。得。不。暫。視。之。一。度。此。傷。心。之。歲。月。然。而。喑。喑。書。空。瓊。瑤。雪。涕。不。死。之。痛。尤。甚。於。死。之。痛。多。矣。

覆。齋。既。喪。之。旬。日。薇。亭。果。如。期。來。灣。見。劍。廬。情。狀。不。禁。慘。然。淚。下。既。乃。就。弔。於。覆。齋。靈。前。弔。既。與。劍。廬。談。別。後。事。劍。廬。含。淚。爲。述。之。薇。亭。又。詢。覆。齋。病。由。劍。廬。曰。老。僕。告。予。其。病。本。係。春。瘟。忽。轉。傷。寒。遂。致。廬。扁。失。靈。百。藥。罔。效。當。

抱病時秘不告蓋恐余之縈念其心良苦矣然而余今思之轉恨其不以告我而尤恨余之欠客他鄉致吾弟不忍告我也薇亭曰往事已矣逝者不能復生者尙其自愛萬一君因哀毀致疾泉下之心其能安平固不如意其傷死者之心而謀所以慰死者之爲愈劍廬聆言不置可否惟木視薇亭淚珠瑩瑩審蹙而出蓋屢經憂患神經幾失知覺矣薇亭又曰余來海時往別蕙華姊妹詢以形瑛消息蕙華謂形瑛確未葬身魚腹今寄寓西子湖濱幸君速過錢塘毋作薄倖郎劍廬曰形瑛乎時至今日余已無生人樂趣於形瑛更奚取諸薇亭笑曰是直憤懣語耳余不敢信略待數日余當偕君往浙際此春光明媚桃李爭妍時節君正可與意中人片舟雙槳蕩漾蘇堤之下寫照西湖行樂圖也劍廬曰君其操蘇張之舌耶薇亭笑噴曰余亦爲君計耳旋留薇亭宿於其家藉慰彼此之岑寂

洪喬無誤音信忽來薇亭留海之第七日忽得若華書急拆閱之乍爲驚絕書中云云係蕙華托若華告薇亭懇薇亭轉語劍廬者薇亭默念劍廬方哀悼之餘何忍復以此重槩之痛幸書到之時劍廬適外出因秘不以告然中心已大爲劍廬惋傷矣又居旬餘薇亭見劍廬形銷骨立損瘦益甚乃強之作杭游仍以形瑛避居於杭爲辭時劍廬哀思少殺遂從其言買舟赴臨安寓居於拱辰橋畔湖山風景今昔異殊馬關結約拱宸橋關爲商場錢塘門外頓增熱鬧迥非廿年前景象兩人解裝方竟劍廬卽詢薇亭以形瑛所在薇亭曰曩係傳聞之言形瑛既屬隱居決不明以告人尙待吾輩探詢耳劍廬聞言大失所望喟然曰余固知君之給我今果然矣余不敢怨君

余○并○不○應○怨○君○余○惟○恨○因○余○之○故○致○君○失○其○本○真○耳○微○亭○曰○吾○實○未○始○君○幸○君○無○躁○明○日○余○輩○姑○先○遊○湖○以○領○路○林○蕪○蘇○堤○問○鶯○柳○浪○諸○風○光○劍○廬○不○從○謂○必○先○得○形○瑛○而○後○游○覽○微○亭○明○知○形○瑛○必○不○可○得○縱○索○十○日○亦○難○有○濟○然○事○已○如○斯○無○言○足○以○回○劍○廬○之○心○第○緩○俟○之○耳○劍○廬○見○微○亭○狀○知○形○瑛○必○不○在○杭○急○欲○過○返○乃○天○公○留○客○泰○雨○連○綿○劍○廬○欲○行○復○止○一○夕○獨○憑○客○窗○遙○聽○窗○外○風○雨○淒○其○聲○聲○送○到○耳○際○殘○樹○枝○頭○爲○微○颺○所○撼○呼○呼○作○響○如○哀○秋○之○遠○笛○不○禁○悲○從○中○來○泫○然○而○泣○旣○而○泣○聲○漸○高○微○亭○爲○所○驚○寤○見○劍○廬○未○寢○起○詢○之○曰○君○坐○以○待○且○者○何○耶○劍○廬○止○泣○而○言○曰○落○月○屋○梁○工○部○念○舊○停○雲○天○際○彭○澤○興○悲○何○況○若○子○之○天○涯○地○角○重○逢○莫○卜○者○旅○館○靜○夜○自○感○紛○投○余○縱○就○寢○其○能○入○夢○乎○言○次○又○不○禁○淚○下○如○綆○靡○微○亭○曰○情○之○所○鍾○固○在○吾○輩○余○與○若○華○之○纏○綿○何○曾○次○於○君○與○形○瑛○若○華○身○受○之○疾○痛○慘○怛○亦○不○減○於○形○瑛○然○余○從○不○作○無○益○之○愁○思○蓋○思○之○無○益○固○不○如○不○思○爲○愈○且○思○之○者○益○所○以○增○其○疾○痛○慘○怛○耳○劍○廬○曰○吾○輩○相○交○數○載○性○情○沉○澁○而○君○於○形○瑛○之○事○獨○作○如○許○不○情○語○平○昔○自○命○爲○多○情○人○者○今○何○如○矣○微○亭○曰○余○與○君○相○知○綦○深○故○言○之○彌○切○耳○劍○廬○若○勿○聞○也○者○惟○向○微○亭○索○形○瑛○微○亭○不○願○劍○廬○若○癩○若○狂○微○亭○知○其○鬱○結○已○極○竊○思○不○如○語○以○實○情○或○一○慟○之○餘○轉○可○使○平○昔○積○悶○盡○情○發○洩○也○乃○語○之○曰○余○實○告○君○形○瑛○消○息○凶○多○吉○少○事○至○今○日○生○死○惟○君○自○裁○第○君○而○死○者○余○與○君○同○來○此○邦○坐○視○君○之○死○而○不○救○援○更○何○顏○獨○返○故○鄉○計○惟○從○君○俱○往○余○從○則○若○華○又○必○從○余○忍○乎○否○乎○亦○唯○君○自○聽○蓋○微○亭○明○知○所○言○之○不○規○於○道○然○苦○心○孤○詣○以○爲○如○此○要○挾○劍○廬○或○可○不○死○也○言○次○即○取○若○華○之○書○示○劍○廬○曰○形○瑛○近○況○盡○在○此○中○君○試○誦○之○劍

廬方惘然開書已接入手中因展閱之其書曰

薇哥足下陽關分襟轉瞬旬日照愁看鏡劫夢多魔此中况味恨也何如昨晚蕙姊來告妹囑妹鴻書於哥托轉語劍君形姊消息馮嫗受伍氏之囑初不欲言既以大義責之始直言不諱蹈江之事確非子虛蓋素影曾日擊之事後還家取遺笥往語馮嫗以形瑛死事狀並謂不及救援惟有以身同殉故素影亦葬身江魚腹中矣望吾哥將此概略曲爲劍君道之人生妍媸壽夭同是一夢劍君前程正大幸勿湮沒於愛河情海之中吾哥其以此意婉勸之蕙姊又言當以重賞覓形姊遺骸形姊生爲韓家婦死爲韓家兒劍君當必允遵極歸河陽葬諸韓氏之墓也吾哥何時旋揚殊深繫念若上之行恐有中變其情當俟面罄若白

創應閱既大呼曰形瑛形瑛可憐可憐言已而倒地口中噴出鮮血數點蓋痛極而暈矣薇亭扶之榻上極力救之始醒然猶啜泣不已

第五回

石爛海枯此心不改

水流花謝往事皆空

橫風吹來情絲中斷倦懷前事我心孔傷劍應從薇亭之請復買舟過廣陵覓形瑛遺骸以了未死者事乃龍王多情香肌豔骨竟爲攬去劍應久勿能得而疑竇復生謂形瑛之溺也或有人援之以手亦未可逆斷乃商議薇亭願溯江流上下訪察其事薇亭曰君意良是余誼應追隨左右伴君寂寥特若華今方病劇旦夕莫保余實不忍去劍應曰君於若華猶余於形瑛余不能爲若華而留君自不應爲形瑛而去余今與君別矣願若華早占

勿藥妝豔海棠速諧紅燭是尤余所切盼者薇亭曰若華恐不起矣余之疾痛慘但實與君同病相憐劍應曰疾病爲人生恆有事安見若華之必不愈若彤瑛則天涯地角曾遺骸之不可得遑問其他耶薇亭漫應之兩人乃分袂劍應卽買舟東下溯江作汗漫遊

春色飄零二豎交侵常劍應微亭自臨安歸時若華適抱病家居薇亭屢欲過訪而綉幃深鎖飛度無術恆借蕙華爲寄書郵蕙華日躑躅病榻之旁顧此薄命女弟恆爲之暗中墮淚聞暖噓寒調湯進藥未嘗片刻相離故劍廬來揚後迄未得與蕙華一面卽蕙華前者所云以重賞覓彤瑛遺骸者今亦不及兼顧若華之病沈氏從未一加存問其父偶過其室亦不過略詢數語藥餌所需又納沈氏之言異常吝嗇幸薇亭飲助之得不匱乏病居彌月始進稀糜漸能下榻步履一日攬鏡自照不覺蹙然失聲曰鏡中人久不面汝矣形容枯槁面目黃萎髮不可復認言次悽然淚下蕙華恐其根觸新愁復發舊恙乃勸之休養若華忽詢劍應近狀蕙華據實以告若華歎曰劍應此行恐不復生還矣惜余在病中未悉其行不然當方阻之卽萬不能留亦當令人伴之蕙華曰門前積雪力未能掃妹又管他家瓦上霜矣言次太息不已蓋此語本非由衷之言特恐增若華愁思聊以寬慰之耳薇亭聞若華病瘳中心大悅願一縷絲猶時縈繞腦府者則可憐可傷之劍應此行究不知何如江流千里烟波浩漫彤瑛果投江者必無倖生理卽以遺骸論亦不啻滄海一粟更何處尋覓徒令人悵望江天頻喚奈何而已人事勞勞光陰草草修又由夏而秋矣銀河百鍊玉露合珠涼月一窗秋聲半樹此情此景彌足令人氣惻也一

夕。薇亭偕茗華出外。步月一輪。皓魄飛上碧霄。大地如銀。通明不障。兩人聯步。閒清談。娓娓意至愉快。此爲茗華病癒後。與薇亭第一次之晤叙。蓋前此數月間。茗華幾如籠中鸚鵡。其父不令越雷池一步。今幸茗華之姨自茗水來。揚旅居岑寂。茗華伴之本擬即時赴茗。以冰華將歸。故稍留數晨夕。以謀晤叙。薇亭遇此機會。因得與茗華暢敘。然而歡會無幾。又將言別。兩人終不能無所戚戚也。

天涯寄子。重返故鄉。又逾日。冰華自東魯歸家。以與蕙者久別。故轉致黯黯。茗華見冰華憔悴狀。尤不禁淚下。聚闕之餘。冰華詢家鄉姊妹近況。茗華略舉以告。繼及彤瑛。謂前得茗華書。稍知梗概。今何如矣。茗華又略道之。並謂劍廬一去三月。渺無音信。殊令人縈念不置。已而往謁姨母。其姨見冰華顧而歎曰。別汝三載。竟銷瘦乃爾。若非汝姊偕來。老眼幾不能識矣。冰華曰。人壽易老去矣。難追此三載之中。姨母亦多增幾許。老態其姨曰。余幸獲強健。惟家境艱絀。年甚一年。常引爲憂。暮氣之增。蓋亦此也。蕙華從旁笑曰。吾姊妹三人。異日及姨母之年。恐猶不能如姨母今日之矍鑠也。其姨聞言爲之愀然。

秦樓坐月共訴離情。是晚冰華與茗華閒談。冰華告以際遇之狼狽。謂夫固不良。姑更凶悍。今春三月。妹幾遭不測。恐姊縈念。故迄未以告。茗華詫甚。急詢其情。冰華曰。憶伊性嗜博。呼盧喝雉。客坐常滿。妹屢婉勸之。渠充耳不聞。卽聞亦如東風過馬耳。不久便忘却。某晚在家宴諸賭友。酒酣而醉。強妹出侍酒。妹力斥之。謂焉有良家婦女。靚顏作此醜態。渠不顧。出其暴虎之力。強挈妹行。妹攀牀柱以拒之。渠大怒。轉身向外行。妹此際心頭轆轤。究不

知渠又將以何等壓力相加。乃忽聞足音凌雜而來。知偕諸博徒入室。方欲引避。渠已至門首。橫身障妹。行妹沒奈何。返身歸室。面壁而生。諸博徒既入。擁擠一室。酒味腥臭。令人幾作三日嘔。憬伊又令僮取飲具。殘殺至牛飲如初。漸語妹曰。今衆人具在。從余言者。則煩汝入侑一觴。不則莫謂黔驢無技。妹聞其言。冷汗浹背。驚懼不知所可。若華聆至此。失色曰。以一柔慢少女。而與羣魔相敵。妹其殆矣。冰華曰。自何待言。妹此時憤氣填膺。不知所爲。既乃厲聲斥之。憬伊怒益甚。起立奔赴妹。如餓虎之撲人。妹見其來勢猛烈。知事必無幸。以首觸壁。願求速死。憬伊見妹狀。力挈妹離壁曰。汝求死耶。余定欲生辱汝。正撐持間。幸賭友中有人前來勸止。憬伊初以惡聲相拒。嗣爲諸人所拽。始悻悻外出。妹經此蹂躪。自維復何顏視居人世。輾轉籌思。長眠爲樂。是晚因卽懸梁自盡。乃塵劫未滿。忽爲僕婦所覺。救妹至。醒力勸勿萌短見。妹勉從之。決意寧家。然設非蕙姊寄川資來。恐仍不能如願也。姊妹爾時之境。遇無殊。身履維艱。備嘗五刑。今後誓不返舊家。若以強方相迫者。惟有仍以一死報之。若華曰。家中亦非樂土。余擬隨姨母至雪溪。妹可俱往。冰華曰。姨家境遇不豐。吾姊妹何忍復重以口腹相累。若華曰。薇亭允扶助。余之不足。渠謂不特私誼不忍坐視。並於先姑情面亦不忍觀望。其孤女之飄零失所。故就經商言之。妹可毋慮。冰華以爲然。決意聯袂赴浙。若華又曰。薇亭約余明日過其居。姊久客初歸。伊良繫念。可俱往一晤。冰華領之。既而若華告冰華前者沈氏誣讒之言。冰華亦不勝憤激。喟然曰。毒哉。沈氏一若於余姊妹有九世深讎。而必陷之於死地者。妹若無渠之惡作劇。何至遠適東魯。儷此孽種。至今思之。猶令人怒眦欲裂也。若華曰。余爾

日設無伯母之將。伯雖有求生之心。恐亦無生之路。後余臥床彌月。沈氏從未進我存問。並聞婢媼密語。渠於人後常詛咒。余願速死。以去眼中針。余既笑其愚。復恨其毒。常以告蕙姊。蕙笑置之。耳冰華曰。蕙姊性情豪爽。而雍容大度。尤非余姊妹所能及。若華曰。妹言良是。余病居時。蕙姊日假傍藥爐之側。沈氏嫉渠之惠。我常以隱語刺之。而蕙姊休有容從。未稍存芥蒂。非大度者能如是乎。冰華聞若華之言。爲蕙華感念身世。慕起根觸。喟然曰。蕙姊長妹。兩齡今已三七芳春矣。而名花一枝。尙無所託。設有不幸。他日落溷汚泥之中。可以妹爲殷鑑也。若華曰。妹未之知耳。蕙姊原有屬意者在。特形格勢禁。恐終無如願之日。冰華急詢爲誰。若華笑曰。春夜談心。秋燈抵足。蕙姊曾稍吐其曲衷。謂與劍廬一見傾心。言笑如舊。特使君有婦連理。已占不敢作非禮之妄想耳。然必盡力以助彼。兩人務使美滿。因緣克底於成。雖非身受其樂。而對此一雙璧人。亦聊足自慰矣。嗚呼。冰波翻銀漢。夢斷星橋。遇其情瀾。爲人作嫁。蕙姊之心亦良苦矣。冰華曰。是真非妹之所及料。設形姊果殂謝者。不知劍廬與蕙姊能否補此情天之缺憾乎。若華曰。微特蕙姊勿廬出此。卽劍廬亦有所不忍也。然後顧茫茫。難於臆斷。世事變幻。猶有人所不及料者。冰華是之時。簪月西斜。殘更欲斷。六華起笑曰。良夜喂喞。幾忘時晏。明晨尙當往視薇哥。可以寢矣。於是二人乃同衾就眠。

明日若華承華聯袂至金宅。踐薇亭之約。薇亭與冰華別已三載。蓋冰華家居時。薇亭方客閩。迨薇亭歸來。冰華又已至。舊故參商異趨。久未把晤者。番重逢。自不勝快慰之情。薇亭先詢冰華寧家已幾日。冰華以昨日對。並語

之曰。薇哥塞鴻。喉月不傳。瀛海之書。江豚拜風。竟阻翟塘之棹。與哥一別。三載。迄無隻字。上達妹深。不自安。哥亦念及否耶。薇亭曰。那不念妹。此意常向若妹言之。若妹當能憶之也。若華笑曰。冰妹。薇哥常語。余渠不僅以妹之遠客爲念。并憐妹。遇人不淑。冰華悽然。薇亭又詢與誰偕歸。冰華曰。他鄉孤客。其孰可親。此行僅一老嫗爲伴耳。薇亭曰。迢遙千里。僅一老嫗爲侶。妹膽氣真足。令人欽敬。冰華曰。是亦計出無奈。行險徼倖耳。且途中曾兩受虛驚。至今思之。猶爲慄慄。若華聞之急詢曰。妹亦未曾告余。究何事也。冰華曰。蛟龍逞狂風波。多惡鬼賊。現形禍變。無端兩事。綦長。容後爲吾姊道之。薇亭曰。余可得聞歟。冰華曰。是奚不可。後當訂期約哥也。若華曰。今日別無所事。何必俟諸異日。冰華曰。姊歸來甫一日。心藻未平。語焉不詳。願姊少安毋躁。若華遂不語。因別談他事。冰華告薇亭以將從若華至浙。薇亭極贊同。並謂苟有所需。余力尙能措辦。中表至戚。毋學作客氣。冰華謝之。薇亭曰。倘徐氏來揚。迎妹歸魯者。將何以復之。冰華曰。初惟有置諸不理。若以強力相迫。妹早有成見在胸。此意昨已向若姊言之。居頃之。薇亭顧冰華曰。妹離家鄉久矣。幸歸來完聚。故園無恙。三徑猶存。今朝菊花初放。盍往遊乎。冰華欣從之。三人相率入園。園廣不及畝。僅一菊圃耳。竹籬縱橫。栽菊無數。紅白相雜。五色迷離。籬旁誅茅爲亭。鼎足而三。每當秋高氣爽時。薇亭若家居者。必日遊其中。或撫卷怡情。或扣弦寄慨。紅苞錄芳。間直爲行樂窩。二人旣至園內。繞籬閒步。冰華故好菊者。不禁唱然曰。彭澤遺芳。孤高自潔。淵明去矣。請是知音。蓋感念身世不覺言之痛切也。薇亭亦曰。吾輩誓年過從耳。曩斯磨性情相投。沈澁一氣。其時重堂無恙。阿姑尙存。姑每寧家省親。則兩

妹必借歸歸則必與余攜手斯園中綠楊春好兩小無猜余與若妹形影相依青梅竹馬竟夕流連猶昨日事也冰妹雖面好弄搏土爲饗揉花作蔬嬉笑余與之言若解意若不解意此情此境余腦府中留痕猶存而人事之變遠以今視昔大相懸殊矣低徊舊情不勝滄桑之感言念卒日益多老大之悲吾知爾妹於此亦不能無所動於中耳若輩曰世外祖母仙遊後舅杓相繼卽世吾母亦返真瑤池十年以來吾三人迭遭大故咸爲俗行孤苦之兒同病相憐愛情愈篤而天際橫風因之愈狂近數年間妹日處蛇蝎之鄉腸斷淚枯延得一絲殘喘形銷骨立猶未十斛開愁今夕何夕乃復與薇哥冰妹復作舊時景象同遊斯園夢耶真耶余愈不得而知矣言次三人相與浩歎不止

既而冰華指園左一籬曰妹猶憶某年若妹抱恙妹獨來省外祖母薇哥聞姊病挈妹至園中就籬旁詢妹絮絮問病情愛形於色童稚無知不解愛情之爲何物第覺薇哥待余姊妹之懇勸耳若輩聞之悽然淚下薇亭曰余邀爾妹賞菊原欲遊日聘懷以展愁眉今乃視物傷情焉增根觸罪過甚矣然豈余始之所及料耶

第六回 邂逅相逢天緣巧合 情懷互剖人意纏綿

秋意蕭條淡雲籠日對影三人悄然無語冰華笑語若輩曰若姊吾輩今日飲啜藥乎何嘗學寒蟬之噤聲耶若輩不語冰華又顧薇亭曰若姊果病啞矣薇哥又將絮絮問妹以病情乎若輩聞之不禁破顏而笑雖心惡其言之戲已然情理逼真不忍督責過苛乃笑附其掌曰妹癩乎胡以此癩語向人薇亭亦笑曰冰妹天真爛熳依然

鬢齡性情宜不能與僮父強爲伉儷。冰華聆薇亭言：「赤潮上暈梨渦微紅，附茗華肩曰：『茗姊薇哥待姊……』」茗華恐冰華之又將戲謔也，急以手掩其口。冰華乃止不復語。

日影西移，鐘聲琅琅。茗華姊妹與薇亭盤桓逾半日。茗華曰：「與哥談久失時，吾姊妹將歸飯也。」薇亭笑曰：「外家縱貧一飯之資，尚能羅掘。」冰華曰：「薇哥誤會辭旨矣。」茗姊之言恐勞吾姨久待，故急欲歸耳。」薇亭曰：「兩妹此時歸寓，恐三姑已飯過，不如此午餐。」餐後，余亦當往視三姑。茗華姊妹從之，乃入室進餐。餐既，茗華姊妹先返。薇亭旋亦過寓次謁金氏。

雁唳聲催人上道。金氏客揚既久，急欲歸家約茗華姊妹。明日首途，並以行期語薇亭。莫言暫別，休悲愴。人生能得幾回別。薇亭聞言之下，其一種黯然魂銷之態，有非楮墨所能形容。茗華姊妹因行期迫，乃返家一行，以告其父。其父淡然領之耳。兩人略束舊時奚囊鏡臺等物，攜之俱行。又往別蕙華。蕙華送之，至寓是晚，金氏即留薇亭。蕙華宿寓中，置酒爲諸人餞別。水咽風酸，天愁野曠，來朝分飛，今宵祖帳。賦驢歌以侑觴，柔腸欲斷，悵征車之就道。離緒如麻，南浦生離，其悲慘不減於北邙死別也。飲次，茗華泣然曰：「薇哥晤聚無幾，又歌陽關，妹此際方寸之間，不知有幾許臨別之言，欲盡情傾吐，奈如亂繭抽絲，反不知所從。傷哉余心，哥其何以爲我。」解此薇亭曰：「妹母然余少，畢所事即當赴浙視妹。萬一天假之緣，或能覓得劍廬形瑛，綺集茗上，敲冰煮茗，圍爐聯吟，即當在彼度歲。冰華曰：「但望天從人願，彤姊劍君均無意外之虞。異日果能一雙嘉賓同到，茗上與妹紅樓談心，重聚古

舊者姊當笑口常開矣。又顧蕙華曰：蕙姊得暇，赴浙乎？此事伯母當可允從。蕙華曰：事難預定，後當函告兩姊。人復談有頃，殺核既盡，衆且薄醉，乃始罷飲。各就寢室。蕙華若華同榻，更復絮絮語，夜深方眠。明日，金氏遂挈若華、冰華行，薇亭、蕙華送之。舟次冰華，顧薇亭曰：尚允語哥以南旋途中所遭之險，今不及踐約，俟哥異日來浙，當詳以相告。薇亭領之。若華雙眸含淚，凝視薇亭，默無一言。蓋不言之痛，更倍於言也。舟既起，旋薇亭目送征帆，至不見形影，始與蕙華各歎息歸。

風雨載道，行人斷魂。若華姊妹從金氏乘舟至海上，將易舟赴浙。會天雨不獲前進，乃寄居逆旅中。一日，姊妹方對談，若華忽聞隔舍有浩歎聲，心竊訝之，側耳諦聽，聞其入微吟，嘖經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聆其音，頗稔，細尋之，恍然曰：此韓劍應也。吾姊妹盍往扣其居。冰華曰：姊姑緩待，恐有他人在室，未可造次。行事若華以爲然，乃先折簡邀劍應。得書急至，鄰居若華姊妹聞步履聲，已先起立，見劍應入舍，笑迎之。劍應曰：人事湊巧，邂逅相逢，異鄉游鴻，又與故人值矣。若華見劍應愁蹙雙眉，瘦削鶴骨，不禁黯然。乃曰：與君一別，瞬將半年。黃姑信去，青鳥音沉，久不得消息，乃者憔悴之態，令人幾不復認識。始久歷征塵勞瘁，過其所，致耶。劍應曰：別後所遭，彌增於邑，余之艱難，辛苦，當亦女士等所能慮度。憂能傷人，理或然歟。冰華曰：君因何客居海上？形姊消息，今果何如？劍應曰：余擬過歸濟陽，爲先人及亡弟營葬，殯禮成後，當遠赴粵東，往覓形瑛。則家務既了，可專致於一。今以籌措款項，故在此稍作勾留。若姊妹聞言，訝曰：形今在嶺南乎？

劍廬曰。然。惟道聽之言。確否未可定斷。然余必一行。以盡人事。因轉詢蒼華姊妹。寓滬之故。蒼華略舉以告。辭意冰華請劍廬詳述別後所遭。且曰。吾輩姊妹情深。固日盼形姊生還也。劍廬領之。時適金氏有事在他室。遣人來邀蒼華姊妹。劍廬乃曰。余有暇復當過視兩女士。暢談所遭。今且暫別。蒼華等諾之。劍廬既去。雙華乃至金氏室。金氏見兩人。詢之曰。余本擬來若室。因徐嫗語余。室有男客在。余未便即來。故遣人邀若。客伊誰耶。蒼華曰。潯陽韓劍廬。寓居隔舍。金氏曰。劍廬之名。余彷彿憶之。似阿沓曾以告我者。蒼華曰。然。形姊之未婚夫。而吾輩之舊友也。金氏恍然曰。是卽汝曹所稱泛舟江上。獨覓形瑛遺骸之韓生乎。渠今既歸來。形瑛當必覓得矣。蒼華曰。渠言形瑛或在嶺南。亦未可必。余方欲詢以詳情。而姨母適使至。渠遂別去。金氏曰。晚來天色稍霽。明日當可晴。陽寓中耗費。實巨。余輩明日盍行。冰華然其說。蒼華曰。吾姊妹今晚尙當邀劍廬一詢。務必知形瑛現况。廿年姊妹交成。莫逆形姊身世。余日夜所憶。念不能忘者。今幸得此機會。余必不忍失之交臂。金氏領之。乃曰。若姊妹可往。整束行裝。晚後再與劍廬晤談。屆時余亦當一往。存問藉視。此小衛玠之丰儀也。

是晚劍廬果復過雙華室。金氏與劍廬初次相見。由蒼華介紹。劍廬尊稱伯母。執昨禮甚恭。金氏見劍廬。氣宇軒昂。應對周旋。尤從容。開羅落落。大方竊念曰。個兒郎。大嬌好。與形姑果屬佳耦。若三生有緣。赤繩繫足者。此一雙璧人。不足令人健羨耶。乃笑語劍廬曰。公子來滬幾時矣。尊府俱無恙耶。劍廬慨然曰。寒家門衰。祚薄。母喪未久。弟又凶折。今惟餘小姪一人。來滬僅五日。不久便當歸里。金氏聞言。亦爲憮然。恐妨三人暢談。乃卽辭出。劍廬遂

與苦。華。姊。妹。頗。談。情。劍。應。曰。余。離。揚。時。若。女。士。適。在。病。中。曾。知。之。乎。茗。華。曰。方。余。新。瘥。時。蕙。華。以。告。余。略。悉。其。情。劍。應。曰。余。與。薇。承。別。後。未。即。離。揚。在。江。濱。察。訪。旬。日。與。村。人。士。言。率。未。然。不。知。後。聞。步。江。濱。偶。遇。二。樵。夫。方。相。對。語。余。亦。其。言。忽。大。驚。異。樵。夫。曰。曩。日。東。鄉。王。老。在。江。上。捕。魚。時。有。鄰。船。拋。網。江。心。沉。重。不。能。起。疑。得。巨。魚。呼。鄰。船。相。助。王。老。亦。應。聲。往。網。既。出。水。不。意。係。一。女。屍。捕。魚。者。大。懊。喪。仍。以。屍。棄。之。江。中。不。知。誰。家。女。郎。而。懷。此。短。見。抑。爲。人。所。謀。變。而。棄。諸。江。中。耶。彼。捕。漁。者。既。得。之。矣。又。復。棄。之。於。心。亦。太。忍。矣。冰。華。聆。至。此。急。攬。言。曰。夫。豈。形。婦。道。管。耶。御。素。影。之。屍。乎。劍。應。曰。女。士。且。卒。聆。余。言。余。當。時。聞。樵。夫。言。急。前。詢。其。底。蘊。樵。夫。視。余。久。之。乃。復。如。前。所。言。者。以。語。余。且。曰。此。月。前。事。也。傳。聞。之。辭。恐。語。焉。而。不。詳。先。生。必。欲。洞。其。底。裏。者。余。輩。可。爲。先。生。紹。介。於。鄰。家。王。老。也。余。諾。之。從。樵。夫。行。沿。江。里。許。入。一。村。舍。數。十。農。家。櫛。比。而。居。家。家。宅。前。綠。水。一。灣。風。景。殊。清。閒。既。而。道。經。一。家。廡。夫。曰。此。王。老。家。也。余。嘗。入。報。先。生。幸。少。待。余。從。樵。夫。語。待。於。門。者。有。間。樵。夫。旋。出。語。余。謂。王。老。今。晨。即。往。釣。先。生。有。暇。者。明。日。可。過。其。室。余。不。獲。已。怏。怏。歸。寓。是。時。之。悽。淒。洌。實。有。難。言。之。者。竊。念。既。爲。月。前。事。且。屈。女。屍。與。形。璞。事。極。吻。合。形。璞。果。不。祿。乎。人。間。萬。事。余。概。絕。望。詰。朝。余。急。欲。聞。其。詳。即。再。過。王。老。家。則。昨。夜。露。宿。江。上。迄。未。返。家。與。余。言。者。爲。一。老。婦。余。因。詢。婦。以。曩。日。有。無。是。事。婦。是。之。舉。以。告。余。而。所。言。轉。不。及。樵。夫。之。詳。余。又。廢。然。而。返。翌。日。余。再。過。王。宅。幸。王。老。已。在。室。出。見。余。視。余。衣。冠。齊。整。又。素。不。相。識。忽。現。驚。訝。狀。語。余。曰。鄉。愚。無。知。三。枉。先。生。下。顧。罪。甚。先。生。所。欲。詢。者。山。荆。昨。已。爲。言。之。篤。余。毫。矣。腦。府。昏。饋。恐。無。倫。次。請。先。生。以。所。欲。詢。者。

一一告余。余當極所知。次第語先生也。余領之。乃曰。幸老人語余以死者狀貌。王老曰。此事發生於晚間。夜色迷離。模糊莫辨。惟彷彿面目極端正耳。余又曰。年約幾許。王老曰。此余未之留意。不能妄告先生。設當時不復棄諸江中者。余亦得有以應命。余即責以復棄江中之非人道。王老曰。余本不爲然。奈寡不勝衆。何惟先生於此事如此諄諄下問者。何耶。余遲疑有間。因略舉形瑛投江事以告。王老搔首仰天。熟視少頃。噤然失聲曰。余得其蹤跡矣。曩昔之夕。江上喧傳有羊城某客。停泊江濱。遇一女郎蹈海者。援之以手。客固有登徒癖者。以女郎丰姿娟秀。乃載之人粵。其事去今亦不及五旬。得弗即先生所言之人乎。

雙華急詢曰。君昨所謂形姊。或在嶺南者。殆即指此歟。劍蘆頷之。蒼華又曰。誠如君言。形姊又深入魔障。一重轉不如死之爲愈。冰華曰。姊且勿言。劍君旣未目睹其事。漁父又屬傳聞而來。所拯救者之是否。爲形姊尙在懸想之中。且或爲素影亦難逆斷。然劍蘆嶺南之行。余亦表同情。蓋世情雖難預料。人事則不可不盡。蒼華聞言。笑附其肩曰。妹靈根慧心。勝阿姊遠矣。冰華亦笑語蒼華曰。若姊姊開笑顏。若薇哥在此。又當作東道主矣。蓋前者蒼華還舅家時。偶有不愜意事。終日不言。笑薇亭以計逗之。而以東道主與冰華相賽。蒼華果爲破顏。此前五事也。冰華猶能憶之。故今以戲乃姊。蒼華聞冰華之戲。已以劍蘆在坐。殊爲赧然。微愠曰。姊胡爲惡作劇。以窘人年少。口利宜不能得夫婿之歡。冰華不忍復以他言傷阿姊之意。莞爾置之。

劍蘆漸詢蒼華曰。吳家嗣後有他消息否。星橋近訊奚若。蒼華曰。吳家與余等久不往還。惟星橋近已歸來。前數

月何往者。人莫之知。余離揚時。聞彼爲二豎所侵。方委頓床褥。劍廬曰。休矣。星橋亦有今日。冰華曰。薇哥與蕙姊。有至浙度歲之意。劍君滬華所事後。亦能過我乎。劍廬曰。冰女士頃不言。余嶺南之行。殊表同情乎。奈何。又遊我至浙耶。冰華曰。當此時。節寒冰慘。結朔風冽。瘴僕僕長途。殊非相宜。余意人事雖不可不盡。至明春南行。亦未始不可。劍廬曰。若果如王老所言。彤瑛已隨某客至羊城者。事必無幸。恐飛幕危巢之中。其迫切有且夕不能相待者。余今日之過。返滬。實以先人與亡弟爲重。不得不有此行。遑暇優游。若上蒼華曰。君歸滬陽。約須勾留幾日。行旌赴粵時。能否繞道至浙。復與吾輩一聚。所費多不過四日也。劍廬曰。營葬手續。頗費周折。歸家須留幾何時。余此是尙難逆料。第赴粵時。決不至浙。蓋不特爲事機所迫。且又不願與女子等。叙片日之歡。轉增別時無窮之痛也。冰華曰。薇哥友朋。誼篤日夜。余君勿置。蕙姊以冰姑故。於君亦恆念念不忘。君若能曲從余姊妹之言。當先馳書。薇哥與彤姊。令彼兩人。即來若上屆。是于于怡怡盈盈一堂。君願之歟。劍廬曰。兩女士諄諄相囑。方命過當。殊非人情。且俟余邊星竣事。後再以書報命。雙華唯唯。劍廬特詢二人行期。若華具以金氏之言。相告劍廬曰。余明日當至輪次。送兩女士。若華辭之。劍廬又曰。冰女士還魯之期。是否。在明春梅花時節。冰華不欲舉內。惟深道唯唯而已。言次。猛憶一事。又向劍廬曰。聞著姊言。彤姊之斷腸詞。纏綿悱惻。淋漓盡致。請畀余一讀。劍廬從懷中取出。曰。是書從未一日。離懷余愛之。余寶之。見物猶如見人。冰華乃展讀之。至宛轉淒涼之處。屢爲淚落。讀罷。語劍廬曰。彤姊書末所重望於君者。君有意乎。劍廬曰。微論余與蕙女士誼。屬友朋不應出此。卽就彤瑛而言。

渠既爲我而羅難余又何忍作薄倖郎以別求鳳下耶冰華領之劍廬乃辭去。

第七回 千里傳書歡交集 一堂聚話痛搔相關

汽笛一聲催人上道。明日若華等行矣。劍廬如約往送之。若華復叮囑劍廬。異日務繞道至湖州。劍廬仍以前言相答。若華又曰。君倘能於來浙之前。先惠余輩一書。則尤所感矣。劍廬諾之。致聲珍重而別。若華姊妹既至湖州。宵水雲濤。景物無恙。雙倩復作舊遊。姨家姊妹行二年。尚皆稚於雙華。晨星伴讀。夜雨聯床。馨弟橋兄。相得甚歡。以故雙華客中尙不寂寞。且較平山堂畔安貼多多也。間又寓書蕙華。告以客中況味。及途與劍廬在滬巧遇情形。且謂劍廬亦當來浙。晤聚形姊。有在粵東之說。力請蕙華毋毀前約。速來湖東。藉可謀一歡聚。畫去未幾。遲至旬餘。凡足始傳復書。至厚重逾常。緘封更固。且喜且訝。急與冰華共啓視。則蕙華書外。別附一函。洋洋灑灑。連篇累牘。若華識爲形瑛手筆。急欲誦讀。冰華曰。姑先讀蕙姊書。可悉其所自來。若華以爲然。乃取蕙華書而朗誦。冰華就旁聽之。其文曰。

若冰兩妹。無恙。刻又讀淡句矣。良夜未眠。說詩評畫。芳晨并坐。窺鏡拈花。猶昨日事也。曩惠瓊書敬聞。命矣。惟母親之意。以爲際此歲臘。不宜遠行。慈命難違。惟有俟明春再下行止耳。昨晚姊在齋中正與古人伴讀。忽聞青鳥一聲。啣來形瑛三書。且驚且喜。視其封面。乃自洪都寄來。展而誦之。一幅血淚圖。一篇斷腸詞。幾令姊不忍卒讀。紅顏一代碧血。千年死固。酸辛生更可憐。形妹生前不知造幾許冤孽。造物必欲顛倒之。播弄之一。

而再再而三以迄盡時耶。兩姊妹書謂劍君當買舟赴粵往訪形妹。倘繞道過潮。選囑其毋行。形妹在嶺南之說實。聞之誤。或兩妹能先寄劍君一簡囑彼。逕赴洪都則事更妥善。蓋形妹盼望援手不啻度日。如年知何之處。惟兩妹裁奪。明風凜冽。凌厲日加。惟希強飯自愛。餘俟後告。蕙華手啓。

昔華讀此書。華手書淚痕。界而悽楚。高狀。顧冰華曰。余讀此書。已知萬刃攢心。肝腸寸斷。形姊之書。更不展讀矣。時金氏適至。雙華室中笑問曰。誰家書來。而令爾兩人如此。蓋待婢兒雙華對泣狀。奔告金氏。金氏驚而趨至也。雙華聆金氏言。一時氣咽不能答。既而冰華拭淚語曰。揚城書來。形姊消息大惡。吾輩姊妹情深。故不覺潸然泣下。耳金氏對冰華言。又笑曰。然則形璞尚在人世也。若姊妹方當相慶。奈何轉作楚囚泣。冰華曰。姨母生固可喜。然金氏語。悲地獄之苦。其悲慘尤十倍於死也。金氏曰。試爲余言形璞之悲慘。冰華曰。請取形姊書爲姨母讀之。金氏頷之。冰華乃展誦形璞書曰。

蕙姊青涼離琴以奏。轉瞬八閏月矣。出入生驟。以書奉吾姊。得之當必且驚且喜也。雖然蓬飄萍泛。痛弱息之。丁零泣血。離心傷幽。花之憔悴。生之慘痛。更有不忍爲吾姊言者。自客洪都。荏苒半載。半載之中。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無時不以血淚洗面也。旅愁黯黯。別路迢迢。殘燈半滅。寒漏終宵。眉峯鎖翠。莫罄低徊之腸。淚雨飛紅。誰傳悱惻之語。此情此景。傷也何如。請將別後情形。細爲吾姊道之。妹旣投江。漂流有頃。遂失知覺。不知經幾許時。乍聞人語曰。若已嘔出無數清水。諒可無慮。妹當迷惘之際。亦不知身在何處。旋復大吐。有鄉婦

來撫余胸囑妹靜氣安眠。妹時旋有知覺俯視己身臥巨艇中。知尚在江上。思掙起赴水。而方苦不勝。乃語婦曰。吾樂死不樂生。請仍投我江中。婦笑語曰。姑娘玉骨冰肌。果主人賞鑒者。茲後藏以金屋。圍以珠簾。幸福正無。限何求死爲。吾姊念之。妹聞斯言。其何能忍。既願玉碎。以見志。更何能瓦全。而自玷耶。

冰華讀至此聲音慘變。涕泗橫流。棄書於旁。嗚咽久之。幾不能續讀。若華則對壁啜泣。並不欲再聞。金氏曰。形姑何如此。不幸者番所遭。又十倍於在家之苦。冰兄速續誦之。余急欲聞其後。冰華於是復取書續誦之。曰。

旋有男子來視妹。顧鄉婦曰。個女郎大姣好。宜努力調護之。設有不虞。惟爾是責。妹是時更不解所云。瘦馬家耶。盜賊藪耶。勾欄中耶。姑忍氣以觀其後。舟在江中行數日。妹漸能步履。婦待遇尙厚。而防範則嚴甚。男子偶來存問。幸未以強力相加。嗣乘汽船由海道至榕城。留榕一月。妹漸悉男子姓湯。曩嘗以二千石聽鼓閩中。湯雖戀妹之色。而意存珍重。僅常就妹絮絮款語耳。妹處此危巢。屢欲卽死以自潔。第念湯尙慈祥。苟以至誠哀之。或可歸真反璞。與劍盧舊盟。故苟延殘喘。以迄今日。後欲以所歷各情。寓書告姊。而僕婦受湯之囑。不爲妹遞郵。余見湯真此深心。又爲之怦怦心動。嗣返洪都。妹仍從行。室有家婦。既悍且妬。鬪脂虎也。妹細察之。始悉向者侍余之僕婦爲虎之心。腹使監察湯者。季常懼深。黔驢無技。故湯迄未犯妹。秦庭之未破壁。正賴此耳。虎初見妹入室。色甚悻悻。繼知湯未相犯。妹又力陳苦衷。乃闔小屋一楹爲妹居室。仍使僕婦督察。妹黃飯蔬菜。一日兩餐。此中況味。不啻羅刹地獄也。嗟乎。吾姊落花千樹。新月一彎。照顏色兮。愁有痕。度光陰兮。日如

年不作杜鵑思。望帝且爲蝴蝶夢。還鄉妹之痴腸。夜夜尙然。每值日中無事。則託蠻牋。而寄恨拈湘管。以成吟。似海候門得過。且過乃僕婦。狡甚。舉以告虎。虎謂吟風弄月之句。莫非勾引主人浪心。因興問罪之師。嚴辭詰責。中書君卽墨子。盡爲所毀。來在短簷下。怎敢不低頭。妹亦忍氣吞聲。安之耳。急欲寄書告姊。而文具既無。且苦不得問。今幸湯闔家有事。他出妹。得潛入書室。草成數言。情詞急迫。語多不倫。書成。急遣小婢付郵。異日倘爲湯夫婦知者。又不知將以何等惡辣手段。虐妹也。嗟乎。吾姊。傾巢僅存。虫蟻侵蝕。其能久乎。姊若知劍廬近蹤者。幸得妹書後。卽馳函以聞。俾劍廬速來。洪都出妹於水火。惟家孀之前。毋以生還情形告庶。此後妹或可得自由。更有爲吾姊言者。猶狂鄉中多姪。一日殘喘。卽增一倍痛苦。若至除夕。而劍廬不來者。仍當借彼慧劍。返我本真。生之死之言。盡于此。北風颯利。寒氣嚴凝。珍重珍重。斌妹泣上。

水華讀竟。泣而不言。茗華從而和之。金氏曰。兩甥幸勿乃爾。今當速籌良策。以拯彤姑。水華拭淚言曰。弱女子受人凌辱。天下最可憐之事。余深知此中苦况。旣爲彤姊悲。又因彤姊之身世。而自悲矣。紅粉飄零。憐卿憐我。那得不泣。茗華曰。蕙姊候而多才。當邀之來浙。水華曰。薇哥亦長於運籌。可並請之來。金氏曰。余意當如彤姑言。先函告劍廬。可令劍廬先至贛。江薇亭諸人。若有嘉謀。爲之後援。可也。雙華俱然其說。茗華且曰。事不宜遲。郵書多費。時日今當以電告。卽薇哥蕙姊處亦發電之爲愈。言次。卽偕水華至書齋。擬電稿兩紙。一致劍廬。一寄蕙華。並使轉報薇亭。立遣人至電局拍發。事竟。雙華相與計議。拯彤瑛之策。水華曰。故人千里。誦義急人之急。而况姊妹。

行○遭○此○鉅○艱○甯○忍○袖○手○坐○視○妹○當○親○至○南○昌○相○機○行○事○姊○乎○紅○線○隱○娘○未○追○獨○讓○古○人○幸○妹○表○同○情○也○茗○華○曰○且○俟○薇○哥○蕙○姊○來○此○再○決○行○止○若○薇○哥○而○往○者○余○當○留○家○靜○待○好○音○妹○意○謂○何○水○華○曰○妹○當○懇○諸○姨○母○若○姨○母○允○一○行○從○薇○哥○而○往○妹○亦○可○同○行○茗○華○是○之○乃○偕○至○金○氏○室○中○直○以○情○告○金○氏○曰○除○夕○伊○邇○年○事○艱○集○余○恐○不○能○行○水○華○固○請○之○金○氏○以○姑○待○廣○陵○人○至○爲○辭○雙○華○乃○退○

入○門○相○見○欣○語○歡○情○逾○兩○日○薇○亭○忽○至○茗○華○訝○其○神○速○詰○之○則○薇○亭○因○晤○蕙○華○審○知○形○瑛○事○故○匆○匆○束○裝○來○浙○前○電○固○未○之○悉○茗○華○急○問○曰○蕙○姊○有○無○來○意○薇○亭○曰○令○伯○母○以○蕙○女○士○性○氣○剛○直○詞○鋒○銳○利○故○不○欲○伊○行○若○知○將○往○南○昌○者○恐○更○不○允○矣○茗○華○曰○此○事○正○多○借○重○蕙○姊○蕙○姊○不○來○余○意○當○再○發○第○二○電○促○其○就○道○薇○哥○於○意○云○何○薇○亭○曰○電○去○恐○無○效○余○意○務○懇○三○姑○挈○兩○妹○偕○行○如○是○蕙○女○士○雖○不○往○當○亦○無○妨○茗○華○曰○姨○母○若○不○偕○行○即○蕙○姊○來○浙○亦○不○能○成○行○故○無○論○何○若○余○嘗○與○水○妹○極○力○哀○之○水○華○亦○曰○電○去○雖○未○敢○必○爲○有○效○然○人○事○不○可○不○盡○薇○亭○從○之○立○至○郵○局○發○電○寄○蕙○華○並○囑○其○如○果○不○能○來○浙○可○仍○以○電○復○待○至○明○日○果○得○蕙○華○電○謂○務○於○母○命○萬○難○束○裝○諸○人○得○電○遂○置○不○問○草○草○整○理○行○裝○預○備○首○途○時○金○氏○爲○兩○甥○女○所○強○亦○允○同○行○因○定○明○日○往○附○汽○船○向○海○上○進○發○靈○光○無○恙○今○日○重○來○諸○人○旋○至○黃○歇○浦○畔○擬○易○長○江○汽○船○先○至○九○江○便○道○一○視○劍○廬○再○由○江○貢○舟○至○洪○都○故○在○滬○僅○宿○一○宵○即○乘○長○風○破○巨○浪○溯○江○流○而○上○既○抵○潯○陽○薇○亭○即○過○劍○廬○家○則○謂○劍○廬○久○已○赴○粵○薇○亭○聞○言○知○劍○廬○空○勞○此○行○大○增○於○邑○因○諱○囑○其○家○人○如○異○日○劍○廬○有○書○歸○當○即○發○電○促○之○返○吳○家○女○公○子○今○固○生○存○南○昌○家○人○聆○

之薇亭踉蹌而歸。以告雙華。雙華聞劍廬之已先赴粵也。亦爲之歎息不置。若華曰：劍君此次若不赴粵，至洪都時，當能與形姊完聚。今也如此，又成空商。豈人生聚首之緣，亦有定數耶？事已如斯，吾輩惟有毅然前進，以副初志耳。薇亭若華俱以爲然，仍往商金氏。金氏曲從雙華言，惟謂不能久作寓公，居留數晨夕，當即返省度。雙華諾之。即日買舟渡鄱陽湖，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其名勝在昔已稱道於文八學士之口。薇亭於六年，前曾來此作汗漫遊。金氏與雙華則均第一遭過臨也。薇亭與雙華議曰：形女士歸而並不及湯氏居室所在，今當復何以探訪雙華？亦爲躊躇。冰華旋笑語薇亭曰：薇哥妹當今與哥分任所事，哥倘能探得湯家所在者，妹自能入其門，與形姊晤面，哥能慨然任前事乎？薇亭曰：是余所不容辭者。特妹所請能入湯家，果有何把握？冰華笑曰：日後自能知之。今姑畀若數日，問蒞蘆薇亭，亦不復相詰一笑而罷。

第八回 劫中劫弱女墮風塵 愁裏愁旅人同雪涕

舊雨多情，惠然過我。薇亭旋往訪其友謝曉山。曉山者，南昌之舊笑子，曾在閩與薇亭同事。言月今方賦閒家居。薇亭至其家，適曉山未外出，含笑迎之。入久別，垂盞盡歡。湯意曉山旋詢薇亭，以李贄之故，薇亭實以告曉山。大爲歛服，力讚諸人之義。俟薇亭因詢湯宅所在，曉山以未詳對允代爲訪聞。薇亭諾之，期以明日再過謝宅告辭而出。旣歸旅邸，以告雙華。雙華頷首而已。

疎星幾點，新月一鉤。是夕薇亭偶外出，踱步湖風凜冽，寒氣侵森，未及百步，方欲返寓，忽見迎面一人，行而參

旋與觀面薇亭睨之則曉山也。因與爲禮。曉山見爲薇亭笑曰：余便擬赴尊寓，今與子相值，益較善矣。薇亭曰：萬木棲霜，天寒欲凍，君且至敝寓，此間不宜多留。曉山爲然，遂從薇亭向寓行，且行且談。曉山曰：奉委之事，已爲君探得其詳。湯名寅，康常以二千石聽鼓榕城三年。薇亭聞湯名中心若有所動，猛省曰：此儉余在閩時，卽稔其名。固不料伊如是之作惡。言次，已及寓所，乃叩扉而入。既入室，薇亭卽款曉山坐。曉山續言曰：去今十日前，其家忽遷赴九江，湯妻張氏惡吳女士殊甚，乃強湯鬻之於曲院中，已則乘舟北徙，聞中途遭盜劫，夫婦俱沒於難，是亦惡貫滿盈，有以致之。特吳女士既如此，君等又枉此一行矣。薇亭聆言，瞠目不知所對。旣而言曰：君稔湯寅，康鬻吳女士於誰家院中乎？曉山曰：此事余亦訪之，特無端緒耳。薇亭曰：吾不料人事之變幻，竟有如此出人意料者。非特余輩所不及料，卽彤瑛一己亦萬不料一身之將備嘗辛苦也。曉山曰：余且再爲探之，容有以報命。薇亭稱謝勿遑，曉山略坐有頃，遂卽辭去。薇亭入內，將曉山所言詳以告雙華。雙華大爲惘然，若華曰：余輩今當作何行，止劍廬形瑛之無緣，殆非人力所恃強矣。冰華曰：彤瑛前生不知造幾許冤孽，爲人糟蹋至此，真個無可解脫。薇亭曰：余已復托曉山訪彤瑛，且俟明日消息。至再爲計議。若華繼太息曰：青衫落泊，紅粉飄零，東奔西馳，都無是處。真令人愛莫能助。冰華曰：抑余有過慮者，曉山之言恐難盡信。薇哥可能復別尋一友重訪之？若所言與曉山吻合者，則彤瑛之爲落劫無疑。不然，余之痴心終不能死也。薇亭曰：余意弗然。曉山之言當無謬誤，幸妹毋多疑。冰華不語而終不能釋然。若華時亦爲冰華之言所動，乃曰：妹等並非不信曉山，特雙方探訪，當較曉山獨往爲

周到薇哥。且徇余姊妹。請當亦於事無妨。薇亭見昔華如此。不忍過拂。乃諾之。明日午後。曉山如約至。氣息咻咻。若遠涉急行者。不及就坐。卽告薇亭曰。余奔馳既憊。今幸略知崖略。然又非佳消息。薇亭急詢所以。曉山曰。余友隱紅。素熟悉北里事。余昨晚謁之。適未在家。余歸家時許。又往訪之。伊猶不還。凡三往而三不遇。余今晨復往訪。幸與相值。直詢以湯家鬻人事。渠茫然不解。囑余同外出。至曲院中探詢。余從之。凡過十餘家。躡躑十里。猶無確實消息。或謂似有某院新他徙者。或謂某院有姊妹行暴斃者。余雖未得確信。然卽此推想。必無佳音也。薇亭聆言既。含笑問曰。子言盡確乎。曉山曰。子疑余耶。余何必誑子。薇亭謝之曰。勞君奔波。心實難安。固不敢復洩以他事。然余在章門。素乏相識。故不得不復與君熟商。爲今計。當若何。曉山曰。事變之來。每多出人意表。余意此事非旦夕間所能探得。君等且在旅邸少待。當有機緣巧遇。薇亭曰。時將臘盡。年事催人。就家姑母之意。至遲亦不能逾二十日。然今日已既望矣。曉山曰。且于此三四日內謀之。或可得確實消息。亦難逆料。若屆時猶依然如故者。余亦無如何。薇亭亦計無所出。唯唯而已。曉山坐有間。旋卽辭出。薇亭乃入內。以曉山所言詳告若華姊妹。金氏在旁聞之。忽言曰。事既乃爾。余意留此亦枉然。家中事冗。明日賦歸何如。薇亭力懇。並謂萬一三姑必不復留。余不能俱行。金氏以探若華姊妹意。若華曰。姨母家事。余姊妹尙能助理。二十言旋。正未爲晚。金氏無已。乃不復言。

昏燈夜話。聊以慰情。金氏既出。薇亭就若華姊妹閒談。共研究形瑛事。永華曰。設得形姊消息。發憤身之。得仍惟。

有怨。語。薇。哥。特。客。中。無。此。巨。資。又。當。作。維。揚。之。行。薇。亭。曰。此。不。必。慮。予。若。有。電。歸。即。可。匯。款。前。來。所。慮。者。吳。女。士。消。息。難。得。耳。且。予。聞。渠。性。激。烈。生。院。中。之。委。曲。夫。豈。能。堪。言。念。及。此。實。爲。寒。心。若。華。曰。然。則。曉。山。所。云。某。院。有。姊。妹。行。暴。斃。者。莫。非。卽。形。姊。乎。此。事。不。可。不。追。溯。其。源。水。華。曰。曉。山。並。未。斷。言。亦。不。可。盡。信。妹。擬。親。自。訪。詢。或。能。補。曉。山。之。所。不。薇。哥。嘗。語。於。意。云。何。若。華。曰。日。歐。夕。歐。水。華。曰。日。中。急。醫。真。相。晚。間。當。較。妥。也。薇。哥。聞。之。大。不。爲。然。謂。水。華。曰。無。論。晚。間。風。雪。交。侵。非。弱。女。子。所。能。堪。且。異。鄉。之。客。獨。不。畏。途。乎。設。妹。去。而。又。遭。意。外。者。余。等。各。將。焉。辭。幸。毋。生。此。遐。想。若。華。亦。力。勸。其。毋。行。水。華。徇。兩。人。意。乃。不。復。言。三。人。旋。各。歸。寢。室。而。臥。傾。國。傾。城。多。愁。多。病。若。華。以。弱。不。禁。風。之。資。屢。感。重。寒。又。復。病。矣。薇。亭。見。若。華。臥。病。憂。心。如。焚。形。瑛。之。事。遂。置。腦。後。日。惟。與。病。榻。藥。籠。作。倡。伴。水。華。亦。忽。忽。若。有。所。失。未。嘗。一。現。笑。容。金。氏。則。既。憐。阿。甥。臥。病。又。憶。家。中。年。事。亦。進。退。維。谷。薇。亭。初。得。曉。山。之。介。紹。延。請。瑛。醫。士。何。南。生。爲。診。視。自。服。南。生。之。藥。不。時。病。勢。未。見。少。減。且。益。入。膏。肓。後。凡。數。易。其。醫。迄。無。靈。效。病。中。所。費。之。資。已。兩。至。雜。揚。匯。寄。蓋。近。千。金。矣。薇。亭。嘗。曰。若。華。設。有。不。測。余。義。不。獨。生。余。死。復。何。用。此。憶。來。時。故。甯。破。產。爲。若。華。醫。治。嗚。呼。天。下。事。無。獨。有。偶。不。僅。痴。情。是。劍。盧。矣。寒。鴉。無。語。悽。綠。上。窗。小。除。之。日。薇。亭。坐。於。病。榻。之。前。視。此。瘦。骨。盈。握。之。意。中。人。淚。眼。相。對。含。意。酸。辛。若。華。微。聲。語。薇。亭。曰。薇。哥。余。病。殆。無。望。矣。自。經。家。難。未。嘗。一。日。享。人。生。之。樂。命。途。乖。舛。於。斯。而。極。然。猶。冀。先。憂。後。樂。以。享。中。年。之。幸。福。今。也。如。此。夫。復。奚。言。第。余。死。之。後。哥。倘。眷。念。舊。情。俾。賸。骨。葬。於。金。氏。塋。側。以。慰。其。生。前。痴。念。則。泉。下。之。幽。

魂安矣。茗華言時聲浪凡數斷。續漸倚枕。自擗其力。蓋肺氣噴湧不能臥也。是時茗華泣。微亭亦泣。茗華嗣又力忍。嬌喘拭淚而言曰。薇哥。木有無緣。千古同傷。吾不圖今竟步其後塵。前情如夢。後約落花。枉勞愛注矣。枉費心血矣。言次又喘不能續。適冰華自外入。顧茗華曰。茗姊。醫士至矣。預備診脈也。旋見茗華。嚙痕復言曰。幸姊珍重。毋懷愁話。憂以益其病。茗華諾之。微亭出見醫士。旋偕之入於床前。設案診視。微亭詢以病勢。較昨日如何。醫士蹙蹙。勿答。微亭觀其神色。惶急萬狀。醫士診脈。竟即與微亭俱出。室語微亭曰。病者現象。極危不測之變。恐在兩日以內。然余當竭綿力爲之診治。能否見效。殊未可必。微亭曰。願先生施奇方以挽回之感。且不朽醫士遜之。程方而去。去時告薇亭曰。如服是劑而猶不效者。謹謝不效。微亭唯唯。即使人往取藥。仍入室視茗華。時茗華方濃睡。金氏爲之看護。微亭因詢茗華現狀。金氏曰。渠肺喘已較頃間稍平。既能安眠。暫當無妨。微亭曰。茗妹爲氣喘所苦。已三日。夜不寐。今殆憊極而入夢。言次亦坐下。冰華旋入曰。糜湯養成矣。茗妹醒也未。金氏曰。且令渠先服藥。藥後若能飲則飲之。不則且置之。冰華遂出。金氏語微亭曰。若茗華之病能稍見痊。可予意。當早歸。客居終非所宜。薇亭聆言深。盪不悅。竊意茗華病幾及殆。而金氏之心猶日夜縈繞於茗水雲溪間。動輒言歸。抑何齒冷乃爾。蓋人情於患難之中。最易生恩怨之心。金氏之言。原別有用心。特自微亭風之。則更增煩惱。微亭旋答金氏曰。病者體弱。不宜勞動。三姑若必欲行。請先歸。冰妹且留此看護茗妹。予之道德。當亦三姑所能信也。金氏方欲有言。而茗華已醒。連呼口渴。薇亭乃往視藥。則藥已裂成。急取之入茗華。忽又大喘。金氏撫之。藥竟不能入口。

薇亭持藥却立惶急無語惟恨不能以此身為病者代受其苦耳。茗華喘息久之欬唾如潮湧。白沫凝脂紅絲絡血。金氏雖爲撫摩亦不爲稍平。約逾半鐘許其喘始止。金氏仍囑之安眠。薇亭取藥溫之既熱乃進。與茗華服。茗華不能多飲。金氏取匙哺之僅飲四之一而止。諸人至此咸束手無策。第相與雪涕而已。

第九回

蕙折蘭摧藍門玉冷 水落石出合浦珠還

殘月一簾涼侵病榻寒光半壁更動愁懷。除夕之夕茗華病益劇。金氏與冰華寸步不離室中內外所需惟薇亭一人總其成。而薇亭心猿意馬第覺東馳西驅都無是處。居則若有所忘行則忽忽不知所往。金氏見病者情狀乃召薇亭語之曰。蒼兒之病恐無奇術可以挽救。身後之事不可不預爲之備。汝其忍痛爲之。薇亭含淚應諾。時已晚間九時許。薇亭立命侍僕隨之出匆匆爲辦殮具。衣衾棺槨費約千金。措辦既竟仍返旅邸。冰華迎之曰。若姊適喚薇哥請速入恐有言相告。薇亭亦不答語卽入室。金氏時方坐病榻上見薇亭入低聲語茗華曰。薇亭來矣。茗華聞言轉身向外臥。金氏恐兩入別有所言起立出室。薇亭卽於榻前坐下。茗華旋出其戰戰之臂以玉掌握薇亭之手。忍喘而言曰。薇哥薄命妹長負哥矣。甫及一語腕爲震顫喘又大作。薇亭知其心房戰刺已極且悲且泣。且爲之徐熨其胸。茗華含羞安之相隔一綿衾而胸際骨節歷歷可數。蓋病雖旬餘已時消瘦萬分。茗華喘漸平復續言曰。吾累哥已甚不敢復在奢望。惟賤骨無論何若務附葬於金氏塋側。薇亭極口允之。茗華又曰。予實不祥物歸葬之後萬望吾哥不復相念。以吾哥之才之德何患無相當之匹。儻今後幸善自物色世間有情人。

正多也。薇亭聆至此，淚下如綆，糜幾放聲而泣。茗華則欲泣無淚，薇亭旋拭淚，言曰：茗華，吾妹，吾儕，鬢齡相交，同游，同食，情之所鍾，遂如水乳之交，融磁鐵之相吸，吾何忍捨妹以求生？妹死，余誓必從之於泉下。紅冰碧血，拚作同命，冤禽若謂捐棄，誓盟別求，願卜世間可永無夫婦之倫矣。茗華聞言，猶強笑慰之曰：幸哥毋然，尾生抱柱，君子不取，哥誠能使朽骨得所，蔭庇於願已足，倘有甚焉者，轉令余寶恨泉壤，不能一日安居。且妹尤有懇諸哥者，吾母骨血，僅存吾姊妹兩人，冰妹不幸，殞於虎穴，來日大難，正未易料，幸哥念阿姑之情，中表之誼，而時爲將伯之務，使不至飄泊失所，是較與妹同死，大有裨益矣。言既，忽釋薇亭之手，薇亭泣從之。且曰：予家別無他人，予當盡燈所有，以付冰妹，誓不負妹言也。時已夜半，室外寒風瑟瑟，冷逼孤燈，半滅半明，似有鬼語。薇亭不禁毛髮悚然，而榻上之人，忽瞑然睡去。薇亭疑之，按鼻以驗其氣，則已不續，大爲悲慟，急呼金氏與冰華，薇亭顧金氏曰：三姑，茗妹呼吸不厲，恐凶多吉少矣。冰華在旁聞言，急先趨至床前，就茗華而撫之，微呼其名。茗華忽張目而視，見冰華在前，疾聲言曰：姊去矣。汝珍重言，既瞑然而逝。時金氏與薇亭亦已至床前，俱爲大慟。薇亭尤悲號欲絕，冰華力勸其止泣，先治喪事。薇亭曰：明日爲元旦，恐不能治喪，且此間又屬客舍，縱昇居停，以重金當難得允諾。余意且緩至後日。三姑以爲然否？金氏頷之。冰華又語薇亭曰：薇哥，且外出，吾當與姨母爲茗姊易衣也。薇亭含淚而去。往與居停商榷各事，藉孔方之力，居停一一諾之。乃議定初二日治喪。

薇亭漸入室，則茗華易服已竟。冰華方撫尸慟哭，曰：好姊，汝今棄妹而長逝耶？同氣連枝，惟吾兩人，姊倘有靈。

願擊余同行薄命如儼固不如死之爲愈。薇亭聞冰華泣更情不自禁亦涕淚滂沱矣。漸乃轉悲爲憤對茗華而言曰妹之疾妹之死皆沈氏爲之厲階余誓拚此一身爲妹復仇不得仇人之首不特無以對妹且無以對二姑妹幸恕余暫偷殘生冰華又泣曰昔姊余在東魯時姊寄書於妹謂倘有不測願與俱盡今妹尙視息人世而姊竟先侍慈母於重泉余今後獨行踽踽形單影隻其何以堪此且前者與姊聯袂離鄉而今惟妹生還又何顏見老父悠悠蒼天何其酷耶言次與薇亭二人相與和泣是夜之客舍幾爲愁雲慘霧所籠單無何曙光啓矣金氏語薇亭曰大好良辰一年一度今日爲元日遽以凶信語人恐遭迷信者之厭惡余意且行若無事發喪亦待至明日卽汝與冰華亦毋終日淚痕界面因使冰華爲茗華覆衾一若沈沈濃睡者然。是日曉山來賀年問茗華病情適居停在坐薇亭不能諱乃據實以告曉山大爲傷慟薇亭曰如不來洪邵尋形瑛茗華原不至遽死今若茲殆亦命也居停聞薇亭言卽詢以形瑛誰薇亭一一舉以告之并述來贛後之情形居停乍現驚訝之色似有所言而不能出諸口者薇亭視曉山則踟躇之狀若芒刺在背中心大爲惶惑曉山忽起立告辭薇亭留之不可匆匆而行後居停就薇亭而告之曰適聞所云恐君受人愚矣湯氏家世予所深悉并無鬻良爲娼之事北徒之說亦屬子虛君眞受人愚矣薇亭聆其說大爲驚訝急詢曰君言盡確乎居停曰予又何必欺君欺君予何益薇亭喟然曰余固不料衰世薄俗交游之間竟有如此人面獸心者余素以曉山爲可信今若茲直有目若盲耳居停曰曉山雖世家子然執袴少年本難與其事薇亭領之急入語冰華冰華聞之歎曰余固言曉山之言恐

難盡信而薇哥執言勿謬。今何如矣。薇亭惟心呼負負冰華力止之。薇亭曰：余有負令姊矣。然吳女士之事，吾爲友誼，決不變初志也。今何如矣。薇亭大率措意，今日別無所爲。余嘗乘此閒暇，往訪湯寅康。余在閩時，即聞寅康名，或寅康亦知余名也。冰輩曰：薇哥客囊中又恐無此巨資矣。今何薇亭曰：除若妹媿費外，尚有五百金，或能敷所需，亦未可知。冰華是之。薇亭忽歎曰：余福薄，此生已矣。然猶望吾友吾女，友終成眷屬，不步余之後塵也。冰華曰：以子旁觀者視之，劍塵運否形璞，命薄來日大難，正多人意所不及料。若薇哥以爲形姊得珠還，兩人即能諧伉儷乎？吾恐前途荆棘，猶是寸步難行。薇亭曰：此何預余一俟？若妹歸葬，大仇報復，余即當避世絕俗，返劫清都。冰華曰：薇哥毋然是。大傷阿姊心矣。薇哥異日得新夫人後，年年除日，意想中能存一劉若華之音容香醪麥飯，叩夕遙祝，九原有知，已拜謝多多，何必復爲已甚哉。薇亭遂不復語，整裝而罷。

栢葉稱觴，椒花獻舞，盈庭賀客，甚祝遐齡。薇亭至湯家，先投刺入。寅康迎之，登堂則賀客十數輩，方圍聚堂中。寅康先歛薇亭入座，旋語曰：吾昔在閩時，神交有年，君猶憶賤名乎？薇亭唯唯。寅康又曰：聞汪太守已蒞任，君何時赴閩，抑今奉公來贛？薇亭充口暫不赴閩，在此小作勾留耳。寅康唯唯，旋與他客酬應。約二時許，客衆始陸續辭別。薇亭思就與寅康談彤瑛事，而寅康已先知其意，含笑言曰：君有所惠教乎？薇亭曰：然舍親吳彤瑛女士，蒙君救援，心實銘之。余特來贛，挈之還揚也。寅康曰：事誠有之，特余前至閩時，渠忽夜遁，今不在舍下矣。奈何？薇亭

聆寅康言。心知其狡黠。乃從懷中出一物。含笑語之曰。幸君毋復給我。前事決不苛求。寅康視之。則彤瑛致蕙華之書也。未及讀竟。汗流狹背。幾無以自容。旋以還薇亭曰。前言戲子耳。彤瑛固在舍下。幸未有所濡染。尙足以對故人。特山荆性情過躁。每多失禮。彤瑛含怨含愁。長多疾病。今又臥床五日。予也護花無力。任風摧殘。何以自贖。其愆。薇亭聞所言。投機乃曰。幸念前交。俾弱女子不至淪落天涯。則已。戴德靡既。寅康曰。然惟當與山荆商之。薇亭曰。君夫人之前。惟賴鼎力吹噓。予必從重酬謝。今晚再當造訪也。寅康唯唯。薇亭乃辭出。既歸旅邸。冰華逆之曰。薇哥一去半日。令人急斷腸矣。彤姊果何如也。薇亭遂舉前情以告。冰華曰。頃與姨母談。姨母謂若姊明日就殮。後日即可挈柩啓行。余意太匆促。哥以爲何如。薇亭曰。吳女士果能歸來。考余昉晨當卽迎之來。寓棗與若妹。旣不及爲臨終之訣別。亦當使之撫尸一慟。以盡姊妹之誼。然吳女士明晨能歸。則吾儕再後日可啓行。時金氏亦至。頗聞餘音。乃曰。後日能行乎。余意多客一日。卽多一日消耗。事已如斯。留復何事。得行卽行耳。薇亭曰。姑意極與余相符。特恐明日一日之間。不及治竟所事。則後日不及行矣。然予必極力從事也。言次。薇亭返身入死者之室。見兩女僕方焚冥鏹。薇亭曰。若妹生前素不信神鬼之說。此舉當亦非在天之靈所心許。冰華時亦入室。含淚言曰。余亦明知其妄。特姊妹情深。究不能釋。然於懷姑妄爲之。以盡生者之心。薇亭無語。悄對幽靈。悲從中來。復不禁潸潸淚下。負負頻呼。人生至此。百憂感於外。萬念積於中。無所適歸矣。

是晚。薇亭復如約過湯家。詢寅康以日中所談之事。則湯妻張氏。反爲居奇。索寄養之資六百金。薇亭有難色。以

客中空之告寅康。且語以荇華死狀。言辭侃侃。哀動感人。寅康又與張氏商議。出入凡五次。而始決議。餽以四百五十金。薇亭乃歸旅館。取金復赴湯宅。付金署券。坐有間。冰華乘輜至。蓋薇亭還旅館時。與之約定者。於是寅康起迎冰華。導之入內。薇亭坐待久之。冰華忽獨行而出。語薇亭曰。形姊病甚。不能乘輜。荇姊喪事。予未以告。恐益其病也。爲今計。將若何。薇亭曰。事不宜遲。遲恐生變。且待余細思之。冰華乃弗語。薇亭躊躇未竟。而寅康忽出。見薇亭面現愠色。笑曰。先生尙有所未愜意乎。薇亭怫然曰。直以千金市骨耳。今不須矣。當立時赴闔子。其憤之寅康大恐。含笑而言曰。令表妹既不能行。昇之歸寓可乎。薇亭不得已。乃應之。令冰華返寓。另闢一室。以安形。若華之事。仍秘之。勿告冰華。然其言。匆匆返旅館。

冰華行後。薇亭從寅康入視形。瑛瑛與薇亭別既經久。又值積疾之餘。薇亭幾不相識。旋就床前語之。曰。與女士久別矣。人事變幻。客途多艱。此來竟遲。遲勞女士望穿秋水矣。形瑛伏枕。嗚咽曰。薄命女。童累公等。病骨支離。殘喘莫保。行將爲泉下物。長負公等盛意。惟有來生作犬馬以報耳。薇亭聞言。亦爲愴然。又感荇華之死。不禁悲從中來。愴然淚下。特以寅康在旁。恐令人疑有兒女私情。仍忍淚止泣。形瑛旋又曰。劍廬尙生。存乎游屐。征衫今在何方。余致蕙姊之函。伊曾見之乎。薇亭不敢遽以實告。乃紿之曰。劍廬新遭弟喪。方留潯陽。措理後事。不出旬日。當來章門。余等在旅館中。已先爲女士虛下榻地。余家三姑亦在寓內。得女士同居。益可無容寂之虞。形瑛又曰。蕙姊若妹同來也。未薇亭曰。兩妹爲家中年務所困。有姑未果來。此者。僅吾與家姑及冰妹三人耳。形瑛歎曰。

吾輩甘載姊妹一別經年。薰姊之英風。爽若妹之纏綿。多情常爲余所憶。念今恐不及把晤。余便將長逝矣。言次益悲。不自勝。固不及念寅康等之在側。薇亭慰之曰。女士且安眠。久談殊不宜於病體。余當使人往召昇夫。乘轎恐女士力弱難勝。形瑛不知所對。惟感謝而已。於是薇亭乃懇諸寅康。使遣人召昇夫。逾時昇夫至。遂肩形瑛行。形瑛與寅康夫婦亦不作別。而寅康夫婦猶勉作客套以飾之。薇亭步行以從。

珠還合浦。璧歸趙城。幸事亦傷心事也。形瑛至寓。冰華肅之入臥室。早爲措備。薇亭別遣一女僕侍之時。已九時許。冰華以明晨即將爲茗華治喪。諸多瑣事。尙未措竟。遂不及伴。形瑛微亭則更不待言。形瑛悽對孤燈。輾轉病榻。念薇亭等舉動奇離。竊竊訝之。長夜迢迢。太息頻頻。幸女僕殷勤。圍暖。噓寒。調湯。進茗。刻不相離。形瑛因詢以冰華等所在。女僕欲以實告。而啞不敢。出諸口。形瑛回詰之。僕曰。茗姑娘於除夕去。世間晨就殮。故冰姑娘等不暇來。此形瑛不待言。終急詢之曰。茗姑娘爲誰。僕曰。聞卽冰姑娘之姊也。形瑛忽大呼曰。茗華乎。劉茗華乎。茗若妹。茗汝竟因薄命女之故而死於客中。吾復何顏。佻倪荷延殘喘於人世。言次奮然而起。旣不知厥恙之在身矣。女僕驚其急止之曰。夜涼於水。寒侵五中。姑娘病魔未退。而遽起行。動勢之將益其疾。受寒更難求治。幸速安眠。冰姑娘此時當亦睡矣。形瑛曰。予病已瘳。汝可導吾至茗姑娘處。女僕固勸其寢。且謂若因此病勢。轉劇將受薇亭等之重責。形瑛不應。獨行而前。詎意積疾之餘。兩足弱甚。甫舉數武。身竟以蹶。歇臥地上。喘不能言。女僕急往扶之。而力殊勿勝。乃奔告薇亭。薇亭冰華踰跟趨至。冰華遂與女僕共扶形瑛起。顧而歎曰。形姊何苦。

乃爾更令吾輩腸斷矣若姊之喪初意本欲相告俾姊得撫尸一慟反後見姊病甚乃不得不隱匿不料嫗不解事遽以此兇惡之耗唐突吾姊累姊至此令吾心如萬刃之鑽慘矣形瑛喘已漸平乃曰吾知若妹之死實余所累乃病不及視其疾死不及與之訣而殮又不憑棺一慟余亦人也此心寧能安乎吾妹設身處地豈復空面目安居牀褥妹諒之重諒之幸導余一往形瑛言至此又欲起立冰華知不可強止乃與女僕挈之以行

金氏與形瑛素無一面者形瑛入室金氏適在內以在病中不行大禮僅點首而已形瑛見若華趨至榻前放聲而泣曰吾累妹矣妹以薄命姊故而自損天年縱令余粉身碎骨亦無以贖其辜於萬一妹乎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余誠不知所之泣至此喘不能續冰華前往勸之不爲少願又泣言曰水流花落玉折蘭摧人生至此天道何論影人斜陽招幽魂於此日身驚落葉夢夜雨以何年洒徧深閨之淚之子重泉望斷客路之塵伊人千古且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此後年年今日令余何以爲當妹乎余命途乖戾輾轉流徙死而不死實余所不妹安居家鄉轉至生而不生尤余所不料泉下有樂趣死後倘能忘憂余亦行當從妹游也聲聲淒楚江雲爲遲冰華見形瑛哭之慟既若華之身世又因若華之身世而自悲亦不禁和之而泣

寒窗夜盡驪魂曙光微亭旋自外入勸冰華止泣助金氏措理各事冰華從之轉勸形瑛收淚形瑛時已憊甚而猶勉力支撐不願歸室安眠冰華固強之告以殮時仍當扶之出形瑛始從所言由二女僕挾歸寢室既就寢仍由女僕相伴形瑛因詢以若華病時情狀女僕俱以告且謂若姑娘性情和藹待人忠恕非似不壽者而竟不壽

天道福善寧可盡信耶形瑛聞之又失聲而泣。淚落既多，頭痛欲裂。形瑛之病，已此轉劇。雖女僕時來勸慰，而不入耳之歎，不僅難以祛其憂鬱，轉益增中心之切怛耳。逾四時許，女僕入告形瑛曰：「若姑娘將蓋棺，姑娘欲往，可即行也。」形瑛聞言，力掙而起，鬢影撩亂，外衣不整，即挾兩僕而出。至殯室，見金氏冰華方撫棺，噙泣。蓋亭則坐於靈幃之前，淚落如貫珠狀，類瘋癲。形瑛未及撫棺，已先放聲而泣。泣聲滿室，互爲應和。悽慘情形，殆難言喻。然而逝者茫茫，枉灑西州之淚，重泉渺渺，難覓倩女之魂。淚裡揮盡，猶然琴劍飄零，魂即歸來而已。生死睽隔，是若華之死，不特薇亭悲之，冰華悲之，形瑛金氏俱悲之。凡普天下之才子佳人，亦莫不爲唏噓零涕，同聲一哭也。

大殮之次日，薇亭請於金氏，擬即攜柩旋里。金氏以爲然，特格於形瑛之疾。冰華願留伴形瑛，往與商之。形瑛堅勿願，且謂久離家鄉，魂飛故國，病縱不起，亦當生還故里，何可死後重以靈柩累人。冰華以此轉語金氏，與薇亭薇亭知不可強，且亦不暇多及他人之事，遂決如形瑛意。同舟返維揚，俾生生死死各隨所欲。冰華復以告形瑛，形瑛領之。薇亭乃擇定新正四日登程。

第十回

重話曲衷恨人腸斷 一窗煙雨遊子神傷

一聲汽笛行色匆匆，薇亭等自章門起行，乘巨舟由水道行。蒼華之柩以從，抵舟之時，冰華扣柩而祝曰：「若華吾姊，魂兮有靈，幸從妹等歸去，異鄉寂寥，幽靈無伴，非可久戀也。此非冰華之迷信，到此境，遇實出於不自覺耳。形瑛之病是日少痊，遠遊生還於悲慘之中，又寓一線之愉快。登舟之夕，冰華就形瑛閒談，顧形瑛曰：「自姊之歸。」

余爲若姊事。迄無聞。與姊聚。語今幸。畢所事矣。長途僕僕。水程迢迢。正可作終宵之談。特不知姊病軀能勝此乎。形瑛曰。固所願也。吾方悶甚。得妹長談。或可少抒愁懷。病魔當退避。三舍冰華。領之因詢。形瑛曰。姊當日因何懷短見。蘊姊但知姊去揚。兩旬以前之事。敢問此後何如。形瑛曰。妹既聞蘊姊之言。其遠因即可推想。而知余前不以星橋逼婚。蘊姊乎。妹當聞之矣。余去揚之三日。前家婦入余室。正顏告余曰。汝年長矣。鏡臺待聘。斷無以角終理。且余生計艱細。亦不復有育汝之力。星橋家資富厚。遠埽王侯。年少翩翩。裘馬都麗。他人方嗟。攀龍之無術。汝也幸爲彼所屬。意盛情欸。遇汝良厚。此而不事天下。其孰可事。汝無父母。當從余命。余已爲汝受聘。暫緩數日。即可行令。香禮余聞。嬌言瞠目。結舌不知所對。有問正顏以却之。嬌又詈余曰。吾知爾心矣。爾心惟戀戀於韓氏子耳。韓氏家徒壁立。衣食猶不自給。不作盜賊。雖千萬年。難改其寒酸之態。如此文丐。汝願戀之。令人恨恨欲死。賊骨真不一文值。形瑛述言至此。淚下滂沱。幾不可仰。冰華力慰之。且曰。已往之事。等諸蓬炳。姊幸毋悲。形瑛領之。復言曰。家婦平日待余。雖不免苛刻。然從未靚面痛責。乃一朝因婚事。故既詈余矣。復辱劍。處是可忍。孰不可忍。余聞言之下。亦以厲色申辯之。雖明知以此對長者。大非倫誼。所許特余於情。瀆之餘。亦不遑顧及。嬌聞余言。含怒而出。出時且遙語余曰。柔工無效。繼以強力。是亦汝所自取之辱。毋謂阿嬌不情也。形瑛言次。冰華恐其過勞傷神。囑之安眠。形瑛睡之。冰華乃語形瑛曰。余姊妹行無一非薄命。司中人若姊。無論矣。余之命運。視姊何如。悍姑惡婿。舉人所難堪者。余一。身受之。姊溺而不死。余亦絕而復生。其間種種艱難。辛苦不言。已足令人

腸斷言之益增悲慟。若非蕙妹。惡我川資。恐不能生還揚城。與姊等把晤。即瞑目之後。賤骨亦永湮沒異鄉矣。言既愴然。形瑛曰。吾知妹雍容大度。凡事能忍耐守之。若余則。腦府窄狹。能容幾許煩惱耶。

冰華旋以櫻伊。暴戾之舉。詳語形瑛。形瑛聆至。雉經斷魂一段。爲之扼腕不置。冰華曰。余自東魯歸揚城時。途中飽受虛驚。糞管。允若姊。以日後相告。今若姊。長往矣。余復向誰踐約。姊倘樂聞。當以語姊也。形瑛唯唯。冰華曰。妹不耐乘風破浪。故從陸行。而僅一老嫗從。過宛州時。夜宿黑店。居停以酒餽余等。異香。郁沁人心。醉嫗。故魯人深悉北地情形。密以酒色。渾濁吾余。余未明。厥旨。猶舉樽。罄之。姊乎。誰料此芳。洵勝常之酒。一入余。腹。滄桑頓易。耶。形瑛曰。然則。姊。其。殆矣。冰華曰。然余。盡此。酒。隨。覺。神經。迷。惘。以爲。酒。力。不。勝。不。虞。其。有。他。故。忽。見。老。嫗。如。廁。去。余。獨。坐。而。食。未。幾。俄。頃。竟。營。然。伏。案。上。此。後。情。形。皆。非。余。所。能。悉。不。知。歷。幾。時。許。覺。手。足。辣。痛。身。寒。於。冰。刺。而。醒。四。顧。視。之。昨。夜。寄。宿。之。所。已。不。知。所。在。身。臥。草。中。手。足。爲。繩。所。縛。無。寸。縷。以。覆。體。余。且。悲。且。羞。旋。見。有。人。至。視。之。嫗。也。余。急。呼。嫗。救。援。嫗。趨。而。前。曰。好。儂。伴。好。儂。俸。令。余。心。胆。俱。落。矣。於。是。嫗。解。衣。畀。余。雖。不。適。身。僅。求。蔽。體。耳。余。衣。竟。同。詢。嫗。以。前。事。嫗。曰。余。見。姑。娘。欲。殺。知。已。不。及。挽。乃。僞。爲。如。廁。趨。至。庖。頭。取。銀。囊。藏。於。身。畔。潛。行。出。室。伏。暗。處。以。觀。其。變。逾。時。店。主。夫。婦。入。室。四。顧。室。中。見。余。未。在。忽。現。驚。異。狀。其。妻。曰。且。了。此。女。再。行。尋。嫗。彼。老。婦。有。幾。多。能。力。豈。虞。其。潛。逃。耶。余。聞。其。言。見。室。外。無。他。人。潛。啓。其。扉。倉。皇。出。走。仍。伏。於。暗。中。以。伺。之。約。半。時。許。見。店。主。忽。負。一。人。出。余。知。所。負。必。爲。姑。娘。特。未。下。生。死。河。若。乃。遙。從。之。渠。行。甚。速。余。不。能。及。故。至。此。始。覓。得。姑。娘。死。

裏。逃。生。豈。非。大。幸。耶。彤。瑛。聆。至。此。乃。曰。嫗。亦。可。謂。有。胆。力。矣。冰。華。曰。渠。國。北。人。較。吾。輩。悍。強。多。多。也。繼。又。曰。嫗。言。既。竟。挾。余。而。行。至。城。市。間。余。置。衣。服。始。復。履。車。前。進。後。至。徐州。抵。棗。村。天。色。已。暮。御。者。告。余。以。地。多。萑。苻。野。曠。人。罕。不。宜。止。宿。余。從。其。言。使。乘。夜。色。策。車。而。前。意。欲。抵。城。中。休。止。乃。未。及。入。城。途。遇。二。匪。御。者。遙。見。之。知。不。能。免。乃。下。車。折。毀。旁。柳。木。取。以。爲。械。匪。旋。呼。嘯。至。猛。力。來。撲。幸。御。者。曾。走。江。湖。者。臂。力。亦。不。弱。乃。執。柳。木。橫。掃。而。前。匪。爲。蹶。一。人。其。一。見。之。乃。大。憤。身。出。自。刃。挾。刃。而。前。御。者。爲。之。氣。陵。勉。以。柳。木。抵。抗。而。舉。手。即。亂。且。戰。且。退。匪。益。逞。勇。幸。天。終。不。雜。匪。人。野。多。荆。棘。遂。取。之。力。既。猛。不。暇。審。視。足。下。爲。荆。棘。所。刺。身。忽。以。仆。仆。時。適。在。御。者。之。懷。御。者。乘。前。奮。其。刃。舉。手。一。揮。喉。血。如。注。敗。者。乃。轉。勝。矣。回。視。前。所。仆。之。匪。則。已。遠。颺。遂。棄。刃。於。地。驅。車。前。進。姊。乎。此。其。險。爲。何。如。耶。設。一。不。幸。御。者。勿。勝。余。今。日。尙。能。生。還。見。姊。乎。余。自。經。此。險。阻。然。后。知。天。下。事。所。最。忌。者。乃。行。險。以。微。作。塞。翁。失。馬。轉。以。爲。喜。經。此。一。蹶。大。增。余。之。閱。歷。矣。彤。瑛。領。之。

冰。華。旋。詢。彤。瑛。曰。敢。問。令。婦。出。姊。室。後。其。特。形。又。若。何。彤。瑛。曰。余。爾。時。嗒。然。神。喪。不。知。所。對。與。素。影。談。和。對。淒。然。亦。未。奈。何。也。旋。乃。理。余。書。笥。發。殘。稿。斷。簡。盡。付。素。影。素。影。見。余。舉。措。知。余。懷。必。死。之。念。泣。勸。余。毋。然。余。亦。和。而。泣。且。囑。之。曰。若。果。彼。輩。以。強。暴。相。加。者。非。死。無。以。自。全。余。一。生。心。血。盡。在。笥。中。幸。汝。爲。我。保。全。之。毋。使。淪。落。於。他。人。之。手。重。誣。余。於。身。後。異。日。韓。公。子。若。來。維。揚。可。盡。以。付。之。素。影。懼。甚。不。敢。應。對。勸。余。耐。心。安。守。余。亦。不。復。與。語。乃。至。舅。家。往。視。蕙。姊。與。之。訣。別。且。爲。蕙。姊。略。道。前。情。蕙。姊。之。勸。余。者。一。如。素。影。言。余。此。時。中。心。繚。亂。不。暇。卒。聆。其。言。

匆匆而歸。舍垢。茹舍者。又越一日。至第三日。余方靜坐窗前。回湖十年間事。素影忽入。余室謂庭前方在。結彩後日。將爲女公子贅婿。吉期。余聞其言。氣結不能答。移時。素影又曰。婢侍女公子久。不當以違心之論。瀆女公子聽。然事急矣。幸女公子行權宜之計。與伍家先行納采禮。合卺之典。且要渠待至秋間。一面促韓公子速來。維揚解決。此疑難問題。韓公子諒尙在。惠麓路程。伊邇。僅須數日。即可來此。願女公子熟思之。余聆素影言。覺尙可一試。乃往視。嬌嬈見余。喟曰。余後日卽當實行籠中之鳥。固能飛向天上去乎。余雖心惡其言。然以方欲有求於嬌。遂笑置之。轉語嬌曰。勞嬌厚意。感且不朽。特余意且緩至涼秋時節。今者百事未備。令戚鄰視之。羣將疑阿嬌之冷眼矣。但阿嬌既有舉動。後日先行納采之典。何如。嬌聞余言。視余曰。若欲行緩兵計乎。吾不墮汝術也。余復曰。納采禮成。萬難反悔。固無所謂。緩兵。特如此草草。未免令人難堪耳。嬌正色曰。難堪亦將堪之。汝何能爲。余知不可強。含淚歸室。

冰華靜聆至此。太息而言曰。姊乎。最毒婦人心。余姑之悍。吾初以爲天下無出其右者。今聞姊言。而後知天下事無獨有偶。若而人者。吾不知其臍腑果何若。其良心又何若也。彤瑛亦喟然曰。冰妹。吾輩亦女子也。何爲吾輩。獨無此鐵石心腸。冰華笑存之時。將夜半寒氣襲人。涼澈肌骨。冰華時作寒嚙。彤瑛勸之。睡冰華乃與同寢。彤瑛續述曰。余歸室後。知時機已迫。甯爲玉碎。不作瓦全。痛憶前程。輒呼父母。思量往事。莫問靈修。乃展蠻箋。潤湘管。含淚和血作書。以別劍廬。走筆逾時。汗下涔涔。頭暈欲絕。旣竟復作書報蕙姊。蕙姊之書言辭拉雜。已不成文。冰華

曰蕙姊處一書。吾曾見之。聞薇亭言。姊致劍廬之函。劍廬在揚時。曾與彼一讀。一字一淚。一筆一血。非姊無此好筆。墨幸也。妹後亦見之。彤瑛曰。余草蕙姊函。既竟復欲修書別阿嬾。第以臂上失血過多。腕已不舉。乃遂擱筆。素影見余狀。木立若癡。時將夜半。余急以兩書畀素影。囑彼爲我付郵。素影牽余衣而泣。請余毋行。余不之顧。素影且泣且言曰。女公子決意死乎。余願相從於地下。言次忽從身畔出一并州快剪。將刺其咽喉。婢子癡心已久。懷與余俱死之志。余見厥狀。急奪其剪。正顏語之曰。素姐。汝而如是。殊非所以愛我也。余死之後。尙有許多未了事。將藉汝以慰韓公子。汝死余不感汝。汝生而能爲余了未了之事。是余所至感者。素影聆余言。乃詢余曰。敢問未了者。安在一棺附身不了。白了女公子。尙奚望於婢子。余曰。韓公子於余誓言俱在。余一朝如是。渠之痛心自無待言。汝若能諒余之心。以爲心而慰韓公子之傷感。是尤所切望於汝者也。素影不語。余乃啓門而出。素影從之。復攀余衣。余力斥之。素影不以爲忤。仍從余行。至大河之濱。余縱身一躍。遂入龍宮。飄流久之。漸失知覺。至若遇救。後所遭余在章門時。致蕙姊之書。妹當見之矣。冰華聆音爲之太息者移時。

彤瑛旋又問冰華曰。妹自故鄉來。素影近狀。竟如何。承蕙姊厚愛。錫我寵婢。余夙另眼視素影。今者附于吾嬾。簪下當無好消息。抑或生性激烈。果已玉碎香消乎。冰華曰。若姊嘗告余。蕙姊曾詢姊事于馮嫗。馮嫗初不肯言。蕙姊固詰之。馮嫗始直言勿隱。謂素影目擊彤姑娘蹈水後。還家取遺笥。復來告余。以彤姑娘死狀。以遺書託余付郵。且言不能救援。惟有俱死。余挽之不可。渠攜笥而行。若妹轉述。蕙姊聞諸馮嫗之言如此。此余未敢必其真。

僞形瑛聆冰華言竟歎曰素影定已葬身江魚腹中余之累人甚矣冰華又曰聞薇哥言前者劍廬溯江流上下
 訪尋吾姊蹤跡時曾遇一漁夫漁夫謂在江上捕魚時有鄰船獲一女屍仍棄之江中不知是否素影漁夫云曩
 昔之夕江上喧傳有羊城某客停泊江濱遇有女郎蹈海者援之以手載之入粵其為湯黃康救姊之事所誤傳
 者耶說別有一事而即素影之事乎令人如墮五里迷霧中百思而不得其故形瑛曰以余視之無論若何素影
 必不在人世矣更爲余而死又孰料余反生還倘幽魂不昧能毋怨乎冰華曰此事且勿論敢問姊還維揚後仍
 與令嬪同居乎抑別覓棲止乎形瑛曰余于此事亦頗躊躇若復與阿嬪同居不啻自投羅網終必蹈前者之覆
 轍茲苟別營新巢則又有種種難處正欲與姊商榷也言次冰華未及答語形瑛又曰雖然予病甚矣深入膏肓
 藥石無靈朝夕且不保何庸爲此久計冰華曰此遭極之懷抱願姊剷除之疾病之事人所常有若病而必死恐
 天下將無人類形瑛曰然則妹爲余計將奈何冰華曰妹意擬揚城後即往觀蕙姊詎屬中表又極相知蕙姊必
 不澆視形瑛曰余已屢承蕙姊將伯今若復以臍骨相累自問良有不安余意設能天假之緣克與劍廬踐舊約
 者冰華不待卒聆其言即語之曰此固大好軍容不濟急何形瑛曰然則妹還揚後作何計議與沈氏同居乎
 當非妹所甘心仍返窠巢乎更非妹所樂願妹果得托身之所余惟有乞憐於妹冰華笑曰姊戲言耶余依人一
 飯方乞憐他人更何暇憐人一俟若姊告厝或當再赴警溪與姨母同居言次曙光啓矣二人始驚夜盡乃合眼
 而寢旋即朦朧入睡鄉

青山綠水。送我行程。薇亭諸人。旋至九江。彤瑛猛憶薇亭所言。因語冰華曰。余初見薇君。告我以劍廬。因弟喪家。居今吾輩。既過是邑。曷不一往視之。冰華曰。姊方有疾。不宜多在途中勞動。以損元氣。彤瑛不悅曰。然則盍不招彼過我。且薇君語余。劍廬不出旬日。當至章門。若吾輩不以還揚告渠。寧不累渠。杜此一行乎。冰華時爲彤瑛所迫。雖不能答久之。乃直告曰。劍廬聞漁夫言後。疑妹淪落粵東。草草在潯。理竟喪事。卽附汽船而行。余等來時。道出是邑。薇哥往訪之。問諸其家。備悉底蘊也。彤瑛聞之。而罩澀。滿淚下如雨。病容益慘。無人色。顧冰華而泣曰。造化小兒之弄人。竟有如是酷毒者乎。劍廬與余東飄西泊。每成參商命也。如此夫。復奚言。恐不及黃泉。余兩人縱生存。亦無相見時矣。恨不速死之爲愈。冰華極力慰藉之。且謂劍廬至羊城後。若不得姊之影蹤。仍當返揚視余。輩屆時卽可完聚。彤瑛遂不復語。停泊潯陽一口。復溯江而下。

作者至此。當暫置彤瑛諸人。爲讀者述劍廬近狀。前者不言劍廬赴粵乎。劍廬自潯江登程。順流東下。低海上。會遇舊友胡石蓮。石蓮家居羊城。適欲還鄉。省親。遂與劍廬俱行。客途寂寞。人地生疎。正不可少此良伴。留海上二日。卽附汽船。行由汕頭而香港。而廣州。劍廬屢嘗至此。今者舊地重來。江山未改。風物頓殊。不禁起滄桑之感矣。石蓮卽留劍廬宿於其家。劍廬不可。石蓮固留之。劍廬乃止於其家。然劍廬之來也。既未審彤瑛之確否。在羊城又不知某客所救者。是否卽彤瑛。徒以理想上之希冀。貿然遠行。異鄉鮮相識。訪問亦無從。縱與石蓮言之。石蓮亦無從捉摸。并劍廬自己。亦如墜五里迷霧中。不敢告人以彤瑛必在羊城。而求助於人。荏苒經旬。音信杳如泊。

鳳飄鸞空。成斷梗。中心焦灼。自無待言。一夕偕石蓮赴友人宴。座有鹽商蔣志端者。偶談粵中近事。謂同業王三前自淮上歸。曾救一女郎。挾之入粵。強以爲妾。而夫婦奇妬。恆以鞭笞相從。前日之晨。奉鹽具以進。偶一不慎。失手墜地。夫婦盛怒之下。遽施以酷刑。縛其手足。劍以穢物。女郎號泣終日。觸壁而死。鄰人以其違背人道。控之於官。今尚未驗。聞諸人言。女郎貌頗端好。系出良家。一旦遽罹浩劫。亦云慘矣。劍慮聞言。大爲色變。猝問志端曰。公言其真耶。令人肝腸寸斷矣。志端見劍慮驚惶狀。失聲曰。先生殆與此事有關。係乎何關。切乃爾。石蓮笑曰。劍慮初自北來。粵中又無親族戚鄰。何至與王家有關。係特以其事至慘。至痛。故有心人不禁爲之傷感耳。且不僅劍慮如此。卽余亦爲之黯然。劍慮見石蓮爲之解嘲。且感且悲。嘿無一言。席終不歡而散。

是晚歸後。劍慮遂以形瑛所遭及此行真意。一一語諸石蓮。且謂王家之事。與江上所聞極相符合。不可不一往探之。石蓮心是其言。然恐劍慮因此傷感。遂謂之曰。吾意殊不然。以吳女士之高潔。何至爲人婢妾。苟延至今日而死耶。劍慮覺言有至理。乃曰。君言固是。然人事不可不盡。石蓮唯唯。約期明日往訪志端。偕過王氏。明日如期往至蔣宅。其家人謂志端因年關伊邇。赴汕頭作僱租人。清晨起行矣。劍慮至此。大爲失望。與石蓮匆匆別去。旋問石蓮曰。君識王三乎。石蓮曰。余不僅不與相識。並夙未聞其名。劍慮無已。囑設法往訪之。石蓮曰。予有職業。鹽者。今姑往視之。彼或識王三也。劍慮曰。如志端言。王氏之事。旣動衆憤。知之者心多。當不難探悉也。石蓮以爲然。卽偕劍慮訪其戚。至則其戚又適外出。石蓮乃留書與之訂期。劍慮無奈。遂從之歸。征人夢斷。游子心傷。是後無

時不以淚痕洗面。縱有石蓮之多方解慰。亦徒如東風之過馬耳。不能療劍廬中心之憂也。

第十一回 返魂無術傷如之何 誓海有盟誰能遣此

客居光陰。愁城歲月。劍廬自來粵後。又忽忽經旬。一日之晨。石蓮之戚。如約過訪。石蓮因詢以王三家事。其戚謂幸是同繫。素與相識。惟其妾自裁之舉。未悉其詳。石蓮乃爲劍廬介紹於其戚。劍廬始悉其戚姓何。字蕃伯。因請往訪王三。而爲之導。蕃伯以爲可。兩人卽偕行。至王居。遇其家人問之。則謂三因訟事。已捉將官裏去矣。劍廬詢以其妾死事狀。家人秘不肯言。劍廬又詢以死者面貌。家人謂維揚自古產佳麗。彼女子貌極秀姝。特自入吾家。後受主婦百般……言至。聲頓止。劍廬探其意。若曰。受主婦自端。凌虐玉容。大爲減損。劍廬曰。芳齡幾許矣。家人曰。豆蔻梢頭。春光正好。以余視之。不過二九許人。先生諄諄下問。殆與長眠人有關。係乎劍廬笑。余亦維揚人也。家有弱妹。失足墜水。鬪鬪爲人救援。挾之來粵。故余追蹤至此。今知汝家之事。卽余所欲探訪者。是以不憚多問。家人曰。然則先生將與吾主與訟乎。劍廬曰。是何待言。家人曰。先生休矣。毋擾余也。言次。闔戶。遂入劍廬。無奈徒爲之咨嗟而已。

一燈相對。冷餓逼人。是晚劍廬獨坐室中。轉輾籌思。竊念王家之妾。必爲形瑛無疑。形瑛死矣。淪落他方。酸辛備嘗。寢至身死。不明誠竊痛之。余誓拚此一身爲之申雪。冤抑雖赴湯蹈火。亦非所顧。所慮者。余既未有確鑿之證據。王氏又富有家資。倘以賄進。余必難直思至此。爲之嗒然。旋又歎曰。地老天荒。如此恨海。枯石爛。可憐生金。

屋舊盟竟成夢。幻玉簫。再世總是虛。無往事。尙忍問乎前者同客白門之時。形瑛曾語余曰。妹上無阿兄。下僅幼弟。堂上椿萱俱年邁矣。妹倘一朝不祿。市棺爲殮。掇土成墳。將屬之於哥。不必有此實事。不妨有此戲語。而執意無心之言。遂成讖語乎。特余有所不解者。則形瑛之甘作王氏妾也。以星橋之盛情。欸欸年少。翩翩形瑛。尙誓死以全其貞。何物市僧。竟有蠱惑之能。而使彼失身乎。然余知形瑛賢。余信形瑛深。形瑛必不至如此。殆或有他故。歟。倘幽靈不昧。夢中必來告余。以前情思至此。熱淚雙流。串珠而下。奉倩啣哀。安仁茹戚。情之所鍾。蓋有不竭而然者。旋覺寒氣侵森。冷激肌裏。與尋常迥異。訝之乃起。視窗外則數樹寒花。一色皆白。始知天公雨雪。劍盧對此。忽又重增感觸。憶曩在廣陵時。與形瑛及三華對雪聯吟。圍爐煖茗。形瑛有白雪紅顏。有夙因紅顏對雪。更酸辛之句。嘗爲玩不忍釋。迄今思之。猶昨日事。而轉盼之間。生離死別。已令人不堪回首。傷何如耶。且思且悲。坐聽窗外。淒聲時揚。時抑。終宵不成眠。

明日雪霽。劍盧乃約石蓮往南海獄中相王三。兩人與王三俱不相識。至獄中相見。既劍盧因備道來意。三初不承認。石蓮曰。道路所傳。事已確鑿。予抵賴亦然。承認亦然。余友並不欲與子爲難。特旣屬兄妹。不能不探知其詳。以便攜棺東歸耳。三迫於兩人所言。無辭可答。乃乞憐曰。事誠有之。惟求先生之曲恕。予也。各固難辭。然令妹之死的係急病。劍盧曰。無論病死與自裁。今俱置不論。余所急欲詢者。則長眠人之年齡。姓氏面貌。與子援彼之時日也。三曰。予憶暮春時節。泛舟南下。遇彼於江濱。挈之俱歸。殊貞堅。予與寢處。幾三月。終未有所染。泊乎秋初。

始屈居簾室。自言姓吳。余詢其名。則謂既淪魔劫。不欲以真名示人。而貽宗黨羞也。然先生姓韓。彼女恐非令妹。必別一人矣。劍廬聞言。幾爲所窘。幸石蓮機警。亟爲之申辯。曰。彼女郎既不願言其姓。其名當亦非真也。若事果符合。必爲吾友之妹無疑。王三亦不復詰。續述曰。其年齡約二十許。貌極端好。且殊穩重。腰瘦而頤。面皙而圓。言至此。忽爲淚落。歎曰。吾不圖此絕世好女子。竟遭此橫逆。余事後思之。悔莫能及。負罪甚矣。劍廬一一聆既。覺與形瑛無異。乃曰。聞若所言。死者確爲余妹。余妹死矣。汝平昔之虐視彼。余固不能起長眠人而詢之。然聞諸鄰。余已得其概。略今當何以處之。三曰。自我生之。不妨自我死之。設令妹蹈江。而不遇余者。今日亦能生還乎。恐并死骨之不可得。劍廬曰。汝救之於前。不爲無功。獵其色於後。此心足誅。且余妹前者之死。固儼然冰清玉潔之貞女。今者而死。則已失身。汝之功不足念。而汝之罪劇可懲。三曰。余已備受衆鄰之詰責。幸先生曲宥之。毋咄咄逼人。余願出巨資。親送靈輓歸葬。廣陵。幸先生開余罪。劍廬斥之曰。辱其身於生前。隆其禮於死後。吾奚取諸汝。休矣。三又哀之曰。先生毋怒。先生縱使余懸首藪街。戮尸東市。於彼地下。長眠人亦絕無補益。幸三思之。劍廬曰。余亦知若非元兇。余能恕若。必不能恕若妻。三曰。先生幸能爲余窮治之。是余所深願。且足以對死者矣。劍廬不答。疾趨而出。

是日劍廬遂具狀於南海縣。縣令爲案。無主告。本未定讞。及得劍廬狀。知死者有兄來粵。乃卽日判決之。案成。王三以逼良爲娼。治家不嚴。兩罪遠戍新疆。其妻以絞罪監候。使劍廬攜棺東歸。王氏家財悉數籍沒。分其百之一。

以爲。選。極。之。資。時。石。蓮。家。務。已。畢。仍。願。與。劍。廬。偕。行。藉。以。破。劍。廬。長。途。之。寂。寞。而。慰。其。傷。心。起。棺。之。日。劍。廬。大。哭。失。聲。小。婢。並。以。遺。帕。獻。於。劍。廬。曰。此。如。夫。人。日。用。之。巾。余。輩。得。之。於。舊。奚。囊。中。公。子。需。此。紀。念。品。乎。劍。廬。聞。言。按。而。視。之。確。爲。形。瑛。故。物。囊。與。形。瑛。晤。聚。時。常。以。此。貽。彼。且。巾。角。猶。有。形。瑛。親。製。之。墨。蘭。因。是。益。信。死。者。爲。形。瑛。持。巾。而。歎。曰。三。年。舊。巾。輾。轉。流。徙。仍。歸。故。主。物。猶。如。此。人。何。以。堪。余。恨。不。能。啓。厥。靈。柩。撫。尸。嚎。哭。以。表。無。窮。之。哀。思。也。亡。何。舟。起。旋。矣。劍。廬。與。石。蓮。相。對。長。談。以。資。消。遣。石。蓮。因。詢。以。與。形。瑛。相。交。始。末。劍。廬。曰。其。事。甚。長。請。爲。君。述。之。余。年。十。五。負。笈。海。上。識。金。君。薇。亭。越。三。年。與。薇。亭。俱。畢。業。於。某。中。學。由。本。校。咨。送。金。陵。高。等。余。與。薇。亭。性。情。相。投。醇。醪。古。劍。歡。若。昆。弟。之。間。薇。亭。有。妹。曰。靜。宜。肄。業。於。金。陵。女。子。公。學。薇。亭。時。往。存。問。間。或。倩。余。同。行。如。是。者。一。載。而。余。之。往。公。學。者。計。有。二。十。餘。次。時。形。瑛。盛。舉。淹。冠。全。校。余。慕。其。名。時。或。注。意。之。漸。覺。心。目。之。間。別。具。一。積。極。意。想。一。點。靈。犀。三。生。冤。債。余。今。日。思。之。轉。恨。往。昔。之。多。事。也。余。時。在。校。中。功。課。尙。作。名。譽。亦。不。惡。旋。由。靜。宜。之。介。紹。結。識。形。瑛。如。膠。投。漆。如。磁。引。針。兩。人。一。見。傾。心。言。笑。如。舊。星。期。之。暇。余。常。過。形。瑛。閒。談。風。月。良。辰。每。遊。必。共。形。瑛。尤。好。作。莫。愁。遊。每。登。是。湖。形。瑛。必。流。連。竟。夕。與。余。絮。絮。道。胸。懷。謂。盧。家。少。婦。雖。磨。折。於。生。前。而。死。後。令。名。永。垂。不。朽。千。古。詞。人。墨。客。憑。弔。之。詠。歎。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人。神。往。矣。余。嘗。勸。形。瑛。思。想。毋。過。衰。颯。當。從。樂。觀。着。想。形。瑛。極。聽。余。言。然。卒。不。能。改。其。故。常。也。

劍廬述至此石蓮詢之曰吳女士家世如何請爲余言之劍廬曰形瑛原籍桐城其大父志堂先生慕平山堂二

十四橋諸勝蹟遷居於廣陵曾祖出仕至鄂藩大父承襲遺產沒世無聞父名國鈞字秉襄富有文才詩詞音韻之學無所不工形骸之擅長文學家教使之也襄丈著有柳風閣詩存及半塢殘墨兩書朋輩方為醜賁付刊而遽焚於火半生心血都付太空襄丈為之鬱鬱不歡而疾病之來遂中於無形後竟因是喪其身文人結果乃至如此亦大可哀已言次為之歎息不置旋又語石蓮曰白門衰柳舊院殘陽余畢生之樂事在此畢生之恨事亦在此既有今日恹恹當年余憶某歲春初偕形瑛謁明高皇帝之陵陵在紫金山隈登陵巔遙矚滿城風月歷歷在目余與形瑛徘徊其上想念地下長眼竟雄銷聲匿跡萬喚千呼而不一處為之嗟歎竟日形瑛嘗語余曰人生在世等諸朝露彼潦倒終身與飛揚一世者同歸於盡吾輩又何必勞碌作戲劇中人夢幻中事哉余聞其言之悽惻俯仰身世亦為之百感交集乃曰人生本無樂趣即或有之亦不能與苦趣相抵吾輩庶民意彼王公大人披贊千萬一呼百諾似極生人之樂殊不知處彼輩地位又有彼輩之苦特以苦樂二者相權較吾輩之差別稍微余上無父母下有弱弟而家况清貧肩負重大來日苦趣未難逆料妹也椿萱並壽阿弟無恙家庭幸福殊足令人仰慕願猶常作感歎之語其如余何形瑛見余慕動忍懷故作惡語曰人生既無樂趣願化此身為春郊之月秋山之雲神馳銀漢紡織女之機魂游蟾除尋仙郎之斧樂歟否歟余亦笑答之此情此景宛如昨日而余今者竟攜香榭俱行形瑛縱有知亦不能再與余對罄曲衷矣慘何如耶石蓮聆劍廬言詢之曰吳女士父母俱存乎何為又遭此顛沛也劍廬曰父母若存何至於斯憶前歲夏初吾方居枝中忽形瑛遣人賚書至謂揚

城有急電。老父忽西歸。擬即時奔喪。促余往商諸事。余得言驚甚。趨赴彼校。見形瑛已如淚人。泣不能仰。同學三五輩方從旁慰勸。見余至。相率引避。僅靜宜留焉。余索電底靜宜取。畀予子視之。果襄丈噩耗。乃以節哀順變之說。勸形瑛形瑛泣而不答。余又詢以何時啓行。形瑛以晚八時對余曰。余當送妹歸。且以弔世伯之喪。形瑛不願。余亦不相強。晚間余送之。至輪次爲之措。竟妥善。叮嚀珍重。別乃形瑛歸。後經旬。迄無隻字寄余。余爲訝甚。然猶謂苦塊之中。無暇及余。乃至兩來。復後。余乍得其書。則謂老母弱弟俱遺。薄命妹而去。家庭慘變。出於意料。余亦行將從侍堂上於九京。囊水子愛允。締絲蘿此生。已屬絕望。果夙緣未斷。當踐舊盟於來世。余不暇卒讀其書。卽爲大慟。然書辭簡略。余既不審其母其弟之因何而死。又不知形瑛之果否以身殉變。模糊疑難之時。余忽生游揚之念。乃從校中乞假旬日。卽晚首途。匆匆溯江而下。至維揚。卽過吳宅。形瑛含淚出迎。余目逆之。面目黃萎。形容憔悴。憐不能認。形瑛未及告余以慘變情形。卽顧余而泣曰。劍哥。余自有生以來。從未解人世有如此慘况。兩旬之間。迭遭大故。吾父死矣。吾母死矣。吾弟又死矣。誰復憐我。誰復庇我。容丁孤女。何以資生。吾母之待我。非較吾父尤摯者歟。余偶染疾病。吾母伴余而寢。輒終夜不成眠。余負笈他鄉。吾母偶得幻夢。則竟日食不下咽。而同氣連枝。與余互爲倚者。尤非吾親愛之羣英乎。而今俱死於疫矣。俱從吾父於地下矣。翳余獨存心。喪畢世。泉下人胡甯忍予劍哥。留此薄命女兒。正不如早從堂上於重泉之爲愈。且劍廬述至此。追懷往事。倍覺淒涼。幾不能異其言。石蓮忽藉之。已往之事。譬諸書中記載。視爲身外之物。幸毋介介於懷。劍廬聆言。始續言曰。形瑛。

之泣。既哀形瑛之言。更慘余對此。悽慘景象。亦幾失聲而哭。雅力求慰。勸之辭而終不可得。况形瑛所遭極人也。之痛本無從慰。勸耶。旋而形瑛又曰。劍哥久承眷注。心竊銘之。隕首結草之語。固不當出諸我輩之口。然此情此德。今生恐難圖報。惟有俟諸來世。所以不遽出此者。將待哥之訣別耳。余聞言急詢之曰。妹將身殉乎。恐逝者有靈。當亦非所願也。墓骨未安。幽靈不寧。此等責任。今當屬誰。汝也將以一死了萬事乎。平日自命爲有識力者。安在竊爲妹不取也。形瑛爲余所激。意似有動。余覺之。復進而正色曰。形瑛。吾妹。汝可死乎。汝將以死欺人乎。夫誰欺。欺天乎。形瑛聆言。急向余詢其故。余之爲是言也。原欲以激烈之說。消弭形瑛之死志。乃形瑛忽堅詰其故。余竟不能答。大爲所窘。久之。乃曰。是何待言。妹細思家庭情形。妹當死乎。不當死而死。欺人。欺天。欺余。言既亦不求。形瑛答覆。又起而言曰。世伯。父母之靈。韓安在。幸妹導余往。余當叩之。形瑛聞之。乃起立。導余行至靈前。余沐手焚香。叩謁如禮。徘徊少間。仍偕形瑛至堂前坐。談余於此始得閒暇。以詢其母與羣英之死狀。

形瑛曰。吾自白門過返。否。已就殮。吾家數十年來。有出無入。生計日落。吾父殯殮之需。悉由吾弟拚擋。衰毀之中。繼以勞瘁。弟體素弱。時揚城時疫。方盛。不幸染及。症初發時。吐瀉交作。瞬息百變。羣醫不及。施救未五小時。竟以不起。吾母大慟。觸壁求死。余牽母裳。且泣且勸。母勿能聽。抱弟尸而泣。狀類中瘋。余力言疫有傳染。垂暮之人。精神不足。更易侵入。切莫相近。吾母置若勿聞。余既悲阿弟之凶折。更憂老母之染毒。肝腸之爲寸斷。果也。吾弟猶未就殮。吾母竟蹈覆轍。母病發時。較弟更劇。病僅三小時而吐瀉。則迄未稍停。余見母死。痛不欲生。時蕙姊適

在○余○家○遂○羣○英○輿○極○力○勸○止○余○勉○從○蕙○姊○意○偷○生○至○今○耗○矣○哀○矣○形○瑛○述○竟○又○慟○哭○失○聲○余○惟○陪○淚○而○已○石○蓮
 聞○劍○廬○所○述○喟○然○歎○曰○吳○女○士○誠○可○憐○甚○矣○今○者○女○士○既○死○於○粵○然○則○吳○家○殆○無○一○人○存○者○蒼○虐○人○抑○何○酷○耶○劍
 廬○曰○形○瑛○尙○有○癖○在○形○瑛○之○死○癖○管○死○之○石○蓮○爲○之○扼○腕○旋○問○劍○廬○曰○金○陵○勝○蹟○獨○擅○江○南○莫○愁○詞○明○孝○陵○雞○鳴
 寺○血○影○石○吾○知○之○有○素○石○城○門○內○之○清○涼○山○閒○亦○爲○名○勝○之○一○果○何○如○也○劍○廬○歎○曰○不○言○清○涼○山○余○懷○尙○可○自○遣
 言○則○更○增○余○之○悲○痛○掃○莫○樓○頭○舊○痕○如○昨○翠○微○亭○畔○古○趣○悲○然○偌○大○之○南○唐○清○涼○台○非○余○與○形○瑛○盟○山○誓○海○指○環
 交○換○之○所○乎○而○今○已○矣○望○暑○風○之○亭○夕○陽○黯○淡○登○來○青○之○閣○人○影○依○稀○往○事○尙○忍○問○乎○尙○忍○問○乎○石○蓮○曰○其○詳○可
 得○聞○歟○劍○廬○曰○兒○女○瑣○事○原○不○應○污○余○叔○度○之○聽○特○形○瑛○已○死○夙○約○成○空○良○緣○終○幻○不○妨○爲○君○一○言○以○遣○此○無○聊
 之○時○日○清○涼○山○爲○南○唐○清○涼○臺○故○址○在○石○城○門○內○山○半○掃○葉○樓○山○巔○翠○微○亭○咸○名○勝○也○余○識○形○瑛○之○次○年○上○巳○之
 辰○與○形○瑛○來○遊○此○山○時○常○春○明○百○花○爭○妍○芳○艸○成○茵○濃○陰○簇○聚○積○翠○紛○披○余○兩○人○遊○興○所○至○偶○及○婚○事○余○更○求○諸
 形○瑛○蓋○前○者○一○年○中○余○雖○與○形○瑛○相○處○從○未○敢○質○然○啓○齒○唐○突○西○子○形○瑛○聞○余○之○請○以○面○頰○不○答○余○知○女○郎○性○情
 不○忍○強○其○所○難○乃○笑○語○曰○形○瑛○吾○卿○余○未○得○卿○之○許○可○在○理○不○應○遽○以○此○親○暱○之○稱○相○呼○卿○倘○從○余○之○請○則○應○諾
 以○示○意○卿○倘○以○余○之○請○求○爲○妄○則○逕○置○不○答○乃○形○瑛○聞○言○不○假○思○索○竟○頷○首○應○余○曰○時○之○愉快○雖○白○衣○登○卿○相
 簾○獲○萬○金○易○以○過○此○而○孰○知○前○者○之○喜○適○所○以○重○今○日○之○悲○耶○石○蓮○曰○余○亦○天○涯○腸○斷○人○也○十○年○哀○感○劫○後○餘
 生○聞○君○之○言○固○一○字○一○淚○述○余○之○史○亦○可○泣○可○歌○請○爲○書○盡○言○之○憂○者○余○餽○日○潮○中○時○結○識○校○書○涵○芳○樓○淪○落○天

涯飄零身世偶得此解人不禁傾心向之而校書尤病於情癡於情幼本良家子略解詩文辭慘遭家難遂墜塵鴟也。不良常施凌虐自與余爲友。凡夫俗子之造訪悉待以閉門羹。因是益中假母之忌。及後除子而外。空庭冷落。竟無問津者。而校書澹泊自甘。絕無怨言。其母則漸由怒詈而至撻楚矣。劍廬曰。活地獄中。黯無天日。恨不能上叩天關。爲花請命。殲盡此輩。蛇蝎石蓮曰。校書初猶秘不告子嗣。爲子所偵。知以詢校書。校書不能隱。撫傷痕而涕淚痛身世之。不辰且語余曰。春鏡樓之名。花秋心院之主人。俱非備嘗辛苦者。耶韓杜雖終成眷屬。使荷生無經略之贈金。中朝之保。采秋亦不免爲梧仙草。劉生離死別。使癡珠有柳巷之金屋。雁門之功。助秋痕亦可以爲夢。倘是無。論成與不成。兩人品格俱足爲吾輩則。效名妓之遭際。尙然矧余敗花殘柳。耶言絕。沉痛劍廬喟然曰。雞羣或產鳳。鳳廬中且生芝草。青樓間原非無真性情者。要在明眼人能物色之。盼盼殉尙書梁姬識。斬王非風塵中人物乎。且文人好事。偶一爲之。縱不遇盼盼。梁姬其人亦無傷於大雅。石蓮題其言。續言曰。校書以一介弱女。落於風僧之手。剝膚慘痛。無復人理。每值酒闌燈燭。笑語雜沓之際。校書宛轉悲歌。令人不忍卒聽。蓋其境遇實有難言之者。嘗以終身托余。謂生則願委身相從。死則乞市骨歸葬。余也。天涯寄食客囊。如洗竟不能庇一女子。立出諸火坑之中。致校書受么麼媒孽。余實忝爲丈夫子矣。劍廬歎曰。天下之事。聚則生妬。美則招魔。其然。豈其然哉。石蓮曰。余輩見地。豈不及此。特當局之。易迷耳。其後余有鄂渚之行。往與校書作別。校書泣不可仰。謂來日方長。變端莫測。恐征帆東歸。將不及把晤。余惟強笑以慰之。曰。人生悲歡離合。自有定數。余苟不作。

秋扇見捐。卿又何愁。破鏡難圓。校書又曰。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蒲柳之質。認承繼。縉此恩。此德。心夙銘之。今願擯棄鉛華。待君三月。如三月不來。妾惟有以魂魄報君耳。言次。忍淚而別。乃余至鄂渚。爲叔父所苦。竟未克如期返湘。未幾而校書之絕命詞。果至。情天多恨。媼皇之術。空留孽海。不填精禽之誠。徒托余也。車負校書。重負校書靈台。方寸間。迄今猶不能稍忘此一段之血淚語。故人聞之。能不爲我同聲一哭乎。劍廬聆終長歎而已。

第十二回 似真非真魂歸倩女 一誤再誤夢斷征人

銅環猶在鐵線依然。劍廬田漚而揚。重到廣陵矣。讀者誌之時。在新正初四。適微亭等在贛啓行之日。劍廬先往訪微亭。知赴南昌。乃轉謁蕙華。蕙華見劍廬。驚喜交集。寒暄竟問之曰。君自嶺南歸來乎。微亭與若冰兩妹俱赴贛矣。形妹淪落於南昌。曾寓書於余也。劍廬訝焉。急言曰。形妹客死粵東。余附靈柩歸來。恐女士等誤矣。蕙華曰。形妹死乎。真歟。誤歟。劍廬曰。那得不真。旋又出遺帕示蕙華曰。此非形瑛之遺念品乎。形瑛死已二旬有餘。其死狀之慘痛。有出人意表者。蕙華曰。吾前接形妹南昌來書。知形妹已獲救。惟屈爲人妾耳。劍廬曰。形妹來書。幸與我一讀。蕙華曰。若冰兩妹居浙時。余曾轉寄與彼。今猶未歸。余也。惟余所最注意者。則書謂幸夫婦奇悍。尙未失身耳。然君自粵中來。而又言形妹已死。且靈柩亦已東歸。其情節之離奇。令人如處五里霧中。倘恍甚矣。劍廬曰。余必無誤。恐女士等或有誤歟。蕙華曰。君疑余言妄乎。余據事實而言。真假固不敢自必。空決無片言。給君也。劍廬曰。然則微亭等赴贛。幾許時矣。蕙華屈指計之曰。約二旬許。劍廬又曰。有書歸來乎。蕙華曰。去今十日前。微亭

曾來揚。旌款雨次。謂著妹病於客中。近則別。無書歸。不知又如何。劍廬一一貽蕙華。言大爲詫異。乃以羊城所遭。略告蕙華。蕙華雖不盡信。然亦不能無疑也。

蕙華旋勸劍廬留揚少待。且俟薇亭諸人歸來。再別真僞。劍廬曰。余在粵中。親歷此事。決不致有誤。南昌來書。恐不可信。不然。爲何薇亭還書。並不提及彤妹。且何必久留章門也。蕙華曰。滕王閣畔。自昔擅名。或恐薇亭等留戀勝蹟。故盤桓數日。飽管眼福。亦未可知也。劍廬曰。歲暮天寒。誰耐作客。薇亭等若覓得彤妹。久已聯袂歸來。今若此。必無佳消息也。蕙華曰。誠如君言。彤妹必死矣。彤妹靈柩。君旣挈之歸來。今當何以處之。劍廬曰。今尚在舟中。余擬攜之赴潯陽。蕙華曰。獨不畏伍氏之尋釁乎。劍廬曰。於彼乎。何有。彼久不以姪女視彤妹。且彤妹久已蹈水而死。此棺余自粵中得之。於吳家無涉。且泉下朽骨。彼失之無傷。得之增累。又何必與余尋釁哉。蕙華曰。伊人機許百出。未可斷言。劍廬曰。彤妹之死。伍氏實殺之。余篤念舊情。本當爲彤妹復仇。若彼尋釁於余。余正可殲此悍婦。言次。爲之髮指。蕙華和顏而勸之。劍廬緘默。有間。乍詢蕙華曰。星橋何如矣。余擬往訪之。蕙華曰。伍星橋乎。問彼何爲。劍廬曰。予前留海上時。晤茗華女士。悉星橋爲二豎所侵。方委頓床褥。今何如矣。蕙華曰。渠已久作泉下人。或謂其病。因思念彤妹而起。不知果否。然亦自作之孽也。劍廬曰。如此結局。彤妹或可少慰。蕙華歎曰。怨毒之於人。甚矣。以君高明。乃作此言耶。劍廬又曰。彤妹潦倒半生。心傷畢世。每一落筆。輒令人不忍卒讀。惜乎生後遺著。素影不能爲之保存。余擬撥拾斷簡殘篇。爲之釀資付梓。以留鴻爪於天壤間。而了余之心。願尊處有渠遺作。

乎。蕙華曰。形妹偶成詩詞。輒秘不示人。余處別無所有。奈何。劍廬爲之長嘆而已。蕙華旋曰。卽就形妹絕命一書。而論哀感頑豔。已屬可泣。可歌。余處尙存函底二封。若能再從。若冰兩妹及諸女友處廣搜。此等書牘。亦可彙集成冊也。劍廬曰。余意本非如是。特旣無可如何。卽此亦較無有爲愈。請女士以函底畀我。蕙華曰。余藏諸古紙堆中。非頃刻所能覓得。明日擬來舟次。弔形妹。屆時當以畀君。劍廬唯唯。時已傍晚。暮禽瑟瑟。縮疎樹冥濛。劍廬乃起立告辭。獨歸舟次。

水流花謝。卿兮奈何。是晚。劍廬躑步船頭。獨伴棺影。追思日中。與蕙華所談。志忘於心。怱懷紛集。竊歎曰。予與維揚。城從此一別。當無重遊之時。生不。凡十過是邦。初次之來也。值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桃魂初吐。柳魄垂青。與形瑛攜手名園。流連竟日。卽誦我瘦。聊愁兩意。痴都因離別。減清姿之章。妾讀夢郎封侯。歸妾開門。自掃枇杷花之句。相與嬉戲。此情此景。彷彿如昨。今何如乎。二次之來揚也。形瑛病與客中。余送之歸。登堂拜母。備蒙青眼。閨閣時臨。藥爐常伴。而今。則桃花門外。風物依然。燕子樓頭。佳人難再矣。三次之來揚也。適在暑假期內。吳氏家有荷池。時方開滿。枝頭爽氣。侵軒豔映。雲霞之色。清芬拂檻。香霏激灑之波。余偕形瑛躑躅其旁。與之所至。採蓮作歌。此樂何極。四次之來揚也。爆竹除舊。桃符更新。適亦新正之時。余特來揚賀年。形瑛導余至蕙園。玩賞遊興。旣闌。共憩柳樹之下。形瑛笑語。余曰。劍哥。吾兩人他日。苟能買地北郭。築室數楹。培紅栽綠。以徜徉晚節者。此心慰矣。那知形瑛竟負約先行。耶。後此六至是邦。每況愈下。雜揚佳麗地。幾等羅刹國。思至此。萬斛酸心。

時俱。築倚闌。干而歎。息望流水。以阻涕。此時之黯。然欲絕。幾欲從伍。大夫俱遊。明日蕙華如約。空舟次見。形瑛靈。纒不覺。放聲大慟。廿年姊妹一朝。永訣人情。於此自不勝其傷心。蕙華旋收淚。語劍廬曰。余攜兩書來。此一爲形。妹復。若妹之書。一爲形妹。致余之函。琳瑯滿紙。足可諷誦。劍廬聞言。卽向蕙華索閱。蕙華先畀。以致若華者曰。此書。昨晚。自若妹室中。覓得。中心哀感。情見乎詞。君披誦之。當必根觸於懷。劍廬唯唯。接而閱之。書曰。

若妹青睞。折柳愁深。賣花聲。俏春鎖。南國人。守東風。言念可憐。方架蘊結。適披瑤函。乃簪注承流。巖朗通篆。竹。銘心。惟君過譽。增我汗顏。自離家門。彈指五旬。江南疎雨。渭北浮雲。游子天涯。懷人故國。梅兒。樊弟。意厚情濃。時值良辰。拈花鬥韻。每逢讀罷。並鏡化粧。前番若此。今者何如。旅愁黯黯。別恨重重。蓬飄萍梗。個個。誰知。山遙水迢。相思何處。燈前。飢鼠角。逐中宵。窗外寒蟲。嗚咽半壁。銀缸。夜燼。題詩。潑淚。玉漏。更遲。劫夢。生魔。羈旅。苦衷。楮墨。難盡。嗟乎。若妹。白門。衰柳。長使人愁。勝朝。故宮。尤增。余痛。盧家。少婦。空喚。奈何。淮上。健兒。而今。安在。以視。故鄉。遠逾。客地。廿四。橋頭。平山。堂畔。偶一。領略。魂夢。常依。妹氏。多情。曷以。慰我。承惠。象管。不亞。鼠鬚。製自。良工。應歸。大匠。余也。不才。手硬。如鐵。性拙。如鳩。重辱。多儀。罪過。罪過。春寒。料峭。諸維。珍重。征雁。南來。靈魚。東返。仰待。芳訊。以日。當年。斌姊。謹復。

劍廬讀罷。顧蕙華曰。此書當在白門校中所作。課暇無多。書成倉猝。偶有一二句。余當爲竄改。數字。蕙華唯唯。劍廬又曰。余客東瀛時。半載之中。形瑛。惠我書函。凡數十次。洋洋灑灑。計二萬言。若再彙集。東遊以前。所寄我者。及

諸女士處之遺蹟能得三萬言。余願足矣。蕙華曰：余處本有兩書，乃昨晚搜徧破書囊，僅得一函，悵何如之？劍廬曰：是殆形妹死有遺憾，不欲此含淚和血之文字多示後人耶？蕙華不語。旋詢劍廬曰：形妹正邱首後，君當作何行止？言至此，不禁紅潮上泛，梨渦生春。若顯示人以嫌疑之際，不應以此相問者。劍廬曰：形妹死矣，逝者不返，天地縱大，日月雖長，容有余小子開顏之日，葬彼而後，余決意離鄉去國，絕人逃世，以求懺悔也。蕙華曰：形妹絕命詞中諄諄以前程勸君，今如是大傷形妹心矣。余意潯陽事竟仍來廣陵，其時薇亭及兩妹當已歸來，前函之爲真爲假，便可水落石出。幸君毋偏執已見。劍廬曰：以余與形瑛之故，重累良朋，若女士更因此抱病客中，不知阿誰好弄，僞造形瑛之書，以累人，真令余羞見故人矣。余必不復來此地。形瑛尸在形瑛棺在，尙何水落石出之可言？蕙華以證據確鑿，不能詰責，唯唯而已。劍廬旋向蕙華索形瑛前者致彼之函，蕙華從囊中取與之。劍廬方欲展誦，而蕙華遽起立告辭。劍廬留之，蕙華曰：家母今晨肝疾忽作，余不克多留，恐勞慈母，毋望也。劍廬趨之，乃送之行。

蕙華行後，劍廬展誦其書，默讀一過，藏諸囊中。明日解纜西行，青山綠水，程途行無非爲恨人增煩惱。繼耳夜泊京口，聞隣舟有哭泣之聲，如怨如慕，若揚若抑，其聲甚哀。劍廬聞之，俯仰身世，亦不禁悽然淚下。竊歎曰：世間固多傷心人，然從未有若余之尤者。且使舟子往問之，若能將伯，余何不爲之思竟？即令舟子前往，舟子如命而去。旋返舟中，白劍廬曰：隣舟泣者，乃一婦人，姑死，無資難以爲殮，故哭之慟也。劍廬曰：此孝婦也，余當有以助之。

汝且退。舟子唯唯而出。

舟子行後。劍廬啓筭籌算。見銀囊所存。尚有六百餘金。蓋在粵中得諸王氏者。共計八百金。而異日歸潯陽後。預計營葬之費。多不過四百金。其餘所有。劍廬既無復涉。足軟紅意。無所用之。乃取之。出決意往助鄰舟中人。惟念萍水之人。遽以厚金爲贈。舟僅婦人事涉嫌疑。則又躊躇不敢前。久之。忽猛省曰。余已等世外之人。內省無虧。何恤人言。於是緩步至鄰舟。而使舟子先爲通報。婦入止泣迎之。劍廬見尙有一十齡之童子。在婦旋問劍廬曰。先生尊姓。劍廬因畀以名刺。且曰。聞夫人慘遭大故。誼屬鄰舟。特行弔唁耳。婦起謝之。劍廬曰。令姑易簪幾時許矣。當何時大殮也。婦悽然曰。家常瑣事。本不應遑瀆君子之聽。然旣承厚意詢問。請略道之。妾夫姓蔣。籍隸石埭。素在京江業商。近忽半載無音。書妾翁早喪。姑僅此子。思兒念切。倚閭情深。乃挾妾及妾兒來京江。親訪吾夫蹤跡。至則知吾夫已病沒。吾姑一慟而絕。今已越兩日殮資。無出喪禮。難成妄誠。不知計之所出也。旣又曰。倘得仁人君子。憐其遇而厚贖之。妾願終身爲僕婦。以報劍廬聞之。益哀其遇。乃曰。余之來也。原以此事。客囊雖不豐。尙餘二百金。敬以奉夫人。幸勿介懷。言次。卽從懷中取之。出婦起拜曰。尊賜過厚。萬難領受。劍廬曰。敝囊所存。足敷自給。此錢。妾者幸毋固辭。婦曰。承先生解囊之恩。孤兒寡婦來世當作犬馬以報。言次。又命童子叩謝。劍廬亦答拜。因詢童子何名。童子以翹郎對。劍廬卽告辭。婦命翹郎從之。登岸爲禮。而返。明晨起旋前行。會遇重霧。泊於江心。越一日始過金陵。劍廬至此。忽念曰。形瑛生前最愛莫愁湖。余何不卜地於是湖之旁。而以爲葬。使附莫愁之驥。

同有千秋思定。卽以告舟子。使駛入江口。椀泊下關。靈輿仍寄舟中。劍廬入城。訪謁舊雨。悽然道來意。朋輩聞形。瑛之死也。羣爲之歎。息不置。惟莫愁湖旁。隙地殊少。友人咸允代爲尋覓。劍廬謝之後。有湖濱五里外。得荒土一坏。饋以三百金。地主猶有難色。又增二十金。始交契焉。

慷慨仗義。舍己耘人。劍廬既在京口。賻助蔣氏。是時又耗地資三百餘金。客囊又告羞澀。諸友厚賻之。合劍廬囊中所存。共得二百餘金。胥以爲營葬之費。盡力以經營之。松柏森森。墓門高聳。四周草籬。滿覆蒼藤。蜿蜒如游龍。墳上佈置備極精華。落葬之日。諸知好之來會葬者。凡數十人。誄詞輓聯。飛揚於殘陽荒塚間。益增人之哀感。墓前新碑似玉。孤墳如斗。從此莫愁湖畔。荷塘柳陌。間更多一斷腸地矣。葬禮既成。劍廬一慟幾絕。嗚呼。以假作真空。葬曇花之影。桃僵李代。枉歸倩女之魂。然而人事浮雲。吾生幻夢。眞者未必非假。假者何異於眞。讀者毋爲形瑛悲。形瑛卽眞。個撒手死去。亦大解脫事。更毋爲劍廬悲。人生百年總屬一夢。縱令劍廬形瑛異日克諧舊約。亦不過一場春夢而已。爲誦情天無一物。何必苦牽纏之句。感慨繫之矣。

劍廬旋從朋輩之請。暫留金陵。卽宿於友人家。天倫喪亡。同調摧折。茫然一身。雖有朋輩慰籍。亦無復生人之趣矣。漸至廢寢忘食。如醉如痴。時展形瑛函稿。讀之時。把形瑛遺容玩之。萬斛相思。終將誰托。一日忽飄然去。金陵客中。服物分毫未挈。友人亦莫知所往。惟爲之歎息而已。

落花無恙。千里生還。形瑛等自南昌返。維揚矣。形瑛在途。飽受風霜。病入益深。面况波翻。銀漢夢斷。星橋個人之病。縱使虛扁。復生亦不能爲之療治也。舟既傍岸。薇亭與冰華俱赴劉家。形瑛以臥病。故獨留舟中。金氏則過滬時。已與諸人分道揚鑿。回著薇亭。冰華抵劉家。先至後宅。入晤蕙華。蕙華見諸人歸。不暇寒暄。急問曰。形妹何往。乎。劍廬攜柩歸去矣。冰華頓足曰。劍廬又誤矣。形妹固生還也。惟得一形妹。失一若姊。得一垂死之形妹。失一無恙之若姊妹等。殊無顏歸見姊也。蕙華惶然曰。若妹有不測乎。前得手書。僅知抱病。客中意者。已不堪設想。乎。薇亭曰。誠如女士言。若妹追余而長逝矣。蕙華聞之。紅淚兩行。吞唾而出。痛極不能語。薇亭更不禁和之淚下。冰華曰。事已知斯。姊且止泣。吾輩嘗謀所以安死者之靈。與夫處病者之身。時蕙華之母聞備婦言。知諸人歸家。亦來相視。薇亭等急前問安。蕙母見蕙華之啼痕。冰華之愁容。薇亭之雪涕。大以爲訝。詢曰。豈形兒遭短折乎。是兒命薄如雲。亦連數使。然汝輩毋過戚也。蕙華曰。兒輩哭若妹耳。形姊實未死。幸生還矣。蕙母不及言終。卽黯然而曰。若兒之靈。形兒之形。今俱安在。冰華曰。俱在舟次。尙當謀妥當之法也。蕙母曰。冰兒還家也未。冰華曰。適與蕙姊言。尙未及赴吾父處。今當往矣。言次。卽獨赴前宅叩門。婢出啓扉。冰華入謁其父。父見冰華歸。淡言曰。兒歸來乎。姨家俱無恙乎。阿姊同行乎。冰華泣曰。見罪。萬死若姊抱病客中。女兒奉藥無狀。竟以去年除夕。慘遭不祿。其父曰。人生終須一死。阿若夙多疾病。余久知其非壽考相。今若茲。殆亦命也。言次。並無戚容。冰華竊歎其父之忍。其父旋曰。若兒之柩歸。冰華以在舟次。對其父曰。可附葬於汝母塋側。言次。沈氏自外至。頗聞餘語。冰華前

與寒暄。沈氏詭笑曰。姑娘歸矣。歷下屢有書來。向家中索人。今當可無慮。冰華憤然曰。余非私逃者。姨娘何出此言。若姊已矣。又將與余爲難乎。沈氏厲聲曰。姑娘猖狂吠。無端誣人。試畀我以證據。冰華置不理。沈氏索之益亟。父亦不直冰華。斥之外。出冰華。乃含淚而去。

回天無力。有口難言。冰華痛其父之阿私也。復過蕙華時。薇亭亦在座。冰華泣述所遭。兩人慰籍之者良深。冰華旋語薇亭曰。若姊靈柩。吾父擬卜葬於阿母塋側。薇哥於意云何。薇亭曰。是萬不可。若妹於余雖未行正式聘禮。而花前締約。月下訂盟。久以終身付余。卽此次之攜柩歸。亦余所經營。無論如何。余必使之葬於吾家塋上。便當親與姑夫言之。冰華曰。吾意亦然。若姊臨終之時。一再言之不葬於金氏塋側。泉下之幽魂不安。特吾父性情執拗。非薇哥委曲進言。恐難回成。見也。薇亭曰。妹言良是。余當相機行之。冰華曰。余儕卜偕。蕙姊至舟。次一行。恐形姊望眼欲穿。蕙華以爲然。乃偕諸人行。

至舟次。冰華攜蕙華手。同至形瑛榻前。蕙華見形瑛梨雲一枕。撩亂如蓬。玉腕半掬。銷瘦可憐。不禁爲之墮淚。木然久之。語形瑛曰。形妹久別矣。尊恙何如。耶。形瑛乃自榻上躍起。思與蕙華握手。第病久憊。甚肢體。竟不能如願。旋復就榻曰。妹不久人世矣。第不圖曇花。墮隕。猶得與姊妹一面。天公不爲不厚我矣。蕙華見其狀。乃就榻旁。生下略問病情。冰華俱代形瑛以告。形瑛旋曰。舅母無恙乎。故鄉戚好時繁。懷思去今十閱月。前妹固不料。尙有今日也。雖然。多活一日。多嘗一苦。遲早等是死耳。固不如去年卽死之爲愈也。蕙華以靜養勸之。形瑛又曰。余家近

情○何○如○劍○廬○來○揚○也○未○蕙○輩○曰○星○橋○死○矣○令○嬾○經○此○挫○折○氣○餒○大○非○昔○比○劍○廬○新○正○來○揚○今○已○歸○溇○形○瑛○帶○聆○所○
言○嘆○息○痛○已○蕙○華○囑○之○安○寢○乃○偕○水○華○往○叩○若○華○之○靈○蕙○華○至○靈○前○一○縷○酸○心○盆○上○心○頭○不○禁○放○聲○大○哭○願○又○恐○
形○瑛○聞○之○重○傷○其○心○乃○吞○聲○飲○泣○因○若○華○之○身○世○而○感○念○及○已○益○以○悲○慟○叩○棺○而○言○曰○河○梁○把○別○勞○燕○分○飛○豈○料○
從○此○一○逝○竟○成○永○訣○若○妹○若○妹○人○生○中○年○而○後○哀○感○孔○多○死○而○有○靈○地○下○知○音○正○復○不○少○噫○妹○死○矣○妹○竟○死○矣○今○
後○年○年○除○夕○歲○歲○聲○淒○令○余○何○以○為○情○然○余○鬱○鬱○久○居○長○愁○不○樂○去○汝○亦○不○遠○矣○蕙○華○正○哭○間○水○華○乍○詢○曰○姊○頃○
言○劍○廬○來○揚○攜○形○姊○之○棺○歸○去○此○言○殊○令○人○不○可○捉○摸○造○化○小○兒○之○侮○弄○劍○君○形○姊○竟○如○此○變○幻○不○測○耶○幸○姊○速○
以○其○情○語○余○蕙○華○曰○新○正○四○日○劍○君○從○南○中○來○謂○在○羊○城○覓○得○形○妹○靈○櫬○歸○余○不○之○信○並○以○南○昌○事○告○渠○不○為○然○
示○余○以○形○妹○遺○帕○留○揚○兩○日○卽○起○棹○而○西○當○已○在○溇○陽○治○喪○冰○華○曰○是○皆○余○等○之○過○若○姊○既○喪○薇○哥○不○暇○致○書○於○
姊○余○則○心○緒○不○甯○亦○懶○於○執筆○遂○致○有○此○誤○會○劍○君○所○攜○歸○之○棺○不○知○誰○家○之○靈○此○豈○非○咄○咄○怪○事○蕙○華○曰○妹○等○
何○咎○卽○有○家○書○歸○劍○廬○留○僅○兩○日○已○攜○棺○入○溇○何○及○挽○救○總○之○此○中○自○有○天○焉○天○實○爲○之○奈○之○何○哉○言○次○冰○華○勸○
蕙○華○拭○淚○寧○家○蕙○華○是○之○獨○行○返○家○先○爲○形○瑛○治○寢○室○因○形○瑛○抱○病○故○卽○於○蕙○華○室○中○別○置○一○榻○以○便○照○料○而○密○
囑○婢○媪○形○瑛○生○還○之○事○毋○洩○於○外○蓋○恐○伍○氏○知○之○別○生○枝○節○也○處○理○既○竟○卽○使○人○至○舟○行○昇○形○瑛○形○瑛○歸○來○與○其○
舅○姪○諸○人○自○有○一○種○久○別○重○逢○之○淚○况○此○實○人○情○所○必○然○若○水○華○自○東○魯○歸○時○初○見○家○人○之○情○形○瑛○在○南○昌○始○
晤○薇○亭○諸○人○時○景○象○皆○如○是○也○故○作○者○於○此○不○復○贅○述○矣○

彤瑛歸後。卽請蕙華發電至灣。詢問劍廬消息。蕙華以爲然。電促劍廬卽來。維廬以期水落石出。電去竟日。未獲覆信。蕙華訝甚。復以電促之。越日覆電至。則謂劍廬並未歸家。此電係老僕所代覆。蕙華閱電爲之驚絕。而又不敢遽告彤瑛。竊念劍廬豈羈留中途耶。然旣攜有靈櫬。而又心緒不甯。必不至此。又豈蛟龍逞狂。海國赴召耶。然近十日來。並未聞江上有覆舟之事。怪事怪事。誠令人不可思議。方欲持電往示永華。永華適攀簾入。驚語蕙華曰。薇哥今日與吾父大啓衝突。事已決裂。將涉訟矣。蕙華急釋電問。所以冰華見電信。不暇答蕙華所問。卽詢以何所自來。蕙華以潯陽告。冰華知爲劍廬消息。急取閱之。亦大爲詫異。蕙華曰。余方欲持此商諸妹。是中消息殊離奇。恐又有大變端起矣。劍廬別余時。多不祥之語。不知竟何如也。冰華歎曰。到處都是煩惱。令余幾不欲一日處此五濁世。劍廬自必無好消息。然余輩亦無從探訪也。蕙華曰。然則將何以報彤妹。冰華曰。今且行若無事。倘彤姊詢及者。可以相機答覆。蕙華以爲然。旋詢冰華曰。妹頃言薇亭將與叔父興訟。果何如也。冰華曰。是卽爲若姊之葬事。請詳爲姊道之。昨日薇哥往謁吾父。執禮甚恭。吾父一見之下。大爲震怒。謂若兒因何身死。非汝累之。曷以至此。薇哥初猶忍耐。旣見吾父。嗷嗷不休。亦勃然色變。吾父乃使人逐之。出妹從旁力勸。不能止之也。今日薇哥又至。見吾父後。絕不及昨事。惟與吾父商酌若姊葬事。請安諸金氏塋側。吾父大不爲然。謂旣未受聘。遽歸葬於金氏。成何體統。大辱劉氏門楣矣。薇哥始以情動之。旣以義折之。吾父岸然不顧。薇哥至此。更憶昨日事。知吾父執拘成性。不禁怒火中熾。謂吾父曰。不使若華歸葬余家。誓不爲人。吾父聞而益怒。謂薇哥如此蠻橫。非送

官究治不可。乃薇哥亦願訴訟。蕙華曰：叔父性情遽至此耶？冰華曰：吾父性本執拗，今者恐更受他人之間言矣。蕙華曰：莫非沈氏又有異言乎？冰華曰：誠如姊言。此妹聞諸小婢者，然未得其詳。言次適侍婢來，言：形姑娘嗽甚，請雙華往視。蕙華聞之急攜冰華，手偕至寢室，見形瑛方倚枕而喘，侍婢爲之撫摩。蕙華卽至床，次微聲問曰：形妹嗽乎？中心安否？形瑛忍喘曰：昨受新寒病益深，入此時胸膈間異常難受。姊奈何？蕙華曰：醫生謂妹操心過甚，能屏除一切煩惱，積疾自能輕減。然昨晚既受新寒，今當延醫一診也。形瑛曰：余累外家甚矣，是可無須也。醫者前日之言，妹非不從，特病居無聊，偶懷舊事不免時生根觸耳。潯陽去電二次，劍廬迄無書至，萍蹤莫問，存亡難卜，姊乎安得？慧劍風刀爲予斬斷，此情根也。蕙華聞形瑛詢劍廬乍爲所驚，冰華知之，從旁代答曰：殆劍廬所事已竟，再來揚城，今在中途，未得去電耶？形瑛曰：據蕙姊言，劍廬初四尙在吾鄉，當無如此之神速。况劍廬既歸潯陽，不及一句，何爲又來維揚耶？冰華曰：此本臆逆之言，或劍廬還潯後，征車又復他適，亦未可知。總之，妹敢決其無他虞，瑛形不及答語，而喘又大作，一陣心暈，覺胸膈間作奇痛，喉中有物躍躍欲出，極力唾之，墮於地上，點點紅冰，駭目驚心。雙華不知所可，惟木立呆視。深院寂寂，鴉雀無聲，僅聞病者之殘喘。此情此景，慘痛奚似。蕙華旋出告其母，蕙母聞瑛形咯血亦大爲憂，顧蕙華歎曰：汝姑骨血碩果，僅存蟲蟻，時復嚙之，其不殆者幾希，病已至此，非得良醫會診，恐將不起。當使人延巢方南先生至。蕙華是之，蕙母又曰：形兒有心疾，尤須汝姊妹曲爲慰藉，不則縱有盧扁施診，亦無濟事。蕙華以爲然，復過寢室視形瑛，而告之曰：吾母已往延巢方二先生，妹

其安心養息。靜俟醫生之至也。形瑛曰：巢方醫金珠。重厚累舅母。令心其何能安。蕙華否之。逾兩時許。醫士先後至。蕙華出與周旋。導入病室。雙華俱隱於室後幔中。以聆醫士言。診竟。醫士曰：病者以積弱之身。又復失血。非植元氣。則正本既傷。恐將不救。幸內感尙未深入。苟不再犯外寒。猶及診治也。雙華在幔中聞之。不覺喜形於色。醫士旋出室立方。雙華仍至病榻前。蕙華語形瑛曰：醫士之言。妹當聞之。妹若不善自養攝。而使其疾早瘳。則殊負吾母盛意矣。幸妹以吾母之心。爲心。勿再作無益之選。形瑛感極而泣。連聲唯諾而已。

是晚。薇亭過訪蕙華。適冰華亦未還家。姊妹同歎之。蕙華一見薇亭。卽詢以若華葬事。薇亭曰：回里數日。靈柩猶未登岸。余決與姑夫力爭。不則繼之以死。冰華曰：聞吾父將訟諸官。果否。實行歟。薇亭曰：姑夫今日已投狀。及堂訊時。余擬遣金誠前往。蕙華曰：叔父何執拘若是。泉下朽骨。值得如許小題大做。冰華曰：吾父直賂氣耳。氣稍平。便易進言矣。薇亭曰：吾於姑夫分屬內姪。禮不應出此。特姑夫既投訴。余已實逼處此。蕙華曰：此事請吾母往與叔父商榷。或有轉圜。亦未可知。冰華然其說。薇亭見兩人情重。亦不忍過拂。旋語冰華曰：無論若妹得歸諸吾家。祖塋。與否。事竟而後。余終不再履。歎紅一步曩者。若妹臨終時。嘗以妹托諸余。承姑母厚愛。此心未嘗一日忘。卽無若妹之言。余亦決不漠視。裕成莊內。余有存款五百金。茲以存摺奉妹。冰華力却之。薇亭乃以摺授蕙華。且請守秘。蕙華謝而受之。薇亭乃起立告別。曰：訟事而勝。當於若妹殯士之日。再與妹等一面。訟事而敗。吾輩恐時重見時矣。言次不禁雙眸之盈淚也。雙華起送之。冰華且行且言曰：薇哥。幸勿爾。此事得伯母前往。當不至失。

敗天下固多傷心。薇哥所處之境地。猶未至山窮水盡。幸爲舅姪計之。鞠我育我。願我復我。以至成人。生不能盡其孝。養已屬終天之恨。若死又不能延其血食。九京有餘痛矣。幸哥之三思也。薇亭曰。縱我不絕人。逃世。人世已不容我。何語。既不待雙華答言。致聲珍重而別。

第十四回

斬情敵薇亭大復仇 中奸謀形瑛重落劫

風雲不測。禍變中來。一日之晨。蕙華尙未起身。冰華忽來叩門。聲急甚。蕙華爲之驚寤。匆匆披衣起。啓門迎冰華。入時形瑛亦醒。病已較前少痊。見冰華來。在榻上言曰。冰妹何早也。踏斷鼠尾矣。言次。見冰華並不答語。惟與蕙華唧唧而談。形瑛訝甚。急詢蕙華曰。蕙姊。劍廬有惡耗乎。何諱莫如深。蕙華曰。妹毋多疑。容當告知。形瑛不語。未幾。冰華卽辭去。蕙華乃至榻前。笑語形瑛曰。惡人自有天譴。特中箝之。醜大爲門楣辱耳。形瑛曰。敢問何謂。蕙華曰。沈氏被殲矣。予等輩行既小。又屬少女。理不應談此事。特冰妹旣以告余。余不忍不告妹也。今晨小婢阿香至沈室。見雙扉洞開。訝之急趨入視。則雙屍橫陳榻上。香駭極而號。馳告叔父。叔父猶未起身。蓋年來以暮態日增。常多與沈氏異室。香後往告冰妹。冰妹方曉粧。聞言之下。且驚且忿。形瑛曰。兩屍果爲誰。蕙華曰。沈氏與瑞兒耳。賤人無恥。奔於家。僮設一朝。里閭宣揚者。余家污點。寧西江之水所能滌耶。形瑛曰。然則冰妹曾往觀乎。蕙華曰。冰妹謂此穢褻之事。羞人答答。何顏往視。粧竟卽來此耳。形瑛曰。不知阿誰所爲。亦大快事。三舅爲顏面計。當亦難首官也。蕙華曰。叔父經此變故。諒可猛省沈氏之惡矣。惜乎若妹已死。不然薇亭或有如願之望。惟冰妹尙存。

吾於此事當爲額手稱慶。兩人談次，形瑛亦披衣而起。蕙華囑之安眠，謂疾方少減，不宜多勞，以損元氣。形瑛是之言，聞冰華又翩然入室，面有喜色，欣欣然曰：「吾父大改平日態度矣。頃過妹室，出一簡示妹，曰：『帷簿不修，穢跡彰聞，余誠無顏見人。』此刺客留下之書，洋洋千言，彷彿余之暮鼓晨鐘。余前以怙寵徧聽，致汝姊妹頻遭顛沛，今已矣。以前種種事，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事，譬如今日生。妹聆父言，不知所對，惟諾諾而已。吾父又曰：『爲此事者，意其人必與吾家有極大關係，故爲吾家除此禍水。』倖姦本不犯科，余決不之究。妹因取其書讀一過，不平之氣，情見乎詞，所述皆沈氏之惡，與若姊所受之冤，纖微畢至，非深悉吾家內情者，不能出此。而妹細玩其文筆，頗類薇哥所書。吾父此時索薇哥甚急，已使人至舅家，然不知吾父此舉果何意也。形瑛曰：『殆必舅父亦譴破其書矣。』冰華曰：『事難逆斷，惟家君於薇哥手筆所見甚渺，殆因若姊葬事乎？前日雖由官斷歸諸劉氏，恐家君悔悟之餘，或從薇哥之言，以分悲懷也。』蕙華歎曰：『若妹誠命薄，吾頃與形妹談，若此時若妹而生存，前途當有可望。今也妖姬雖修琴瑟，亦難重調，轉增余輩無根之懊惱耳。』形瑛曰：『胥余之咎也。若妹不赴章門，何至抱病客中，薄命紅顏，負人負己，萬死不足以贖其辜。』蕙華撫其肩曰：『形妹何必重提前事，根觸心緒，此中非人力天實爲之。竟至此耳。』妹母介介於懷，冰華亦曰：『若姊生不逢辰，及笄而後常爲二豎所困，益以年來受外界刺激，羸弱之軀，愈以不支。』即不至章門，亦難保壽康。形瑛備聆雙華語，即不復言。冰華曰：『妹且歸。此時薇哥當來矣。』言次，亭亭而去。晨餐之後，蕙華至前宅探喪，問冰華以薇亭消息。冰華曰：『頃使人往歸，則謂薇哥昨即外出，迄今未返，不知所往。』

吾於此益增疑竇。然薇哥何必出此。吾知吾父此時愧悔交集。大異於昔。蕙華曰：善後事如何矣。冰華曰：吾父決意草草殯殮，葬諸荒郊。間如此賤骨，奚能使之重污吾家墓穴。蕙華曰：妹所慮或有過當。以薇亭之瘦弱，縛雞且弗勝，而謂能中夜操刀殺人。吾未之信。冰華曰：天下事原多出人意表者。妹自各方面觀察之，實不能不疑薇哥耳。薇哥有南昌時，嘗叩著姊之靈而泣曰：著姊之死，皆沈氏爲之厲階。願拚一身爲之復仇，不得仇人之首誓不爲人。此言余腦海中猶留舊痕。薇哥多情，人且極重，然諾決不負著姊也。蕙華曰：吾擬過訪薇亭，探諸其室，以證妹言之信否。冰華以爲然，以家有事，故不克伴往。蕙華乃獨行至金宅，老僕出迎，以薇亭老僕仍以前日外出未返對。蕙華過其書齋，淒涼池館，物是人非，大爲悵然。竊發案首圖書，忽覩一束取出視之，上書（仁人君子共鑒苦衷）八字於封面，乃大詫驚曰：是何物耶。急展誦之，則曰：風塵粟六，慣淒涼，逃世絕人，赴大荒，莫話飄零，搖落蓬萊深處，葬阿儂。蕙華讀罷爲之悽絕。一角素巾，淚痕狼藉，始信冰華所料爲不誣。即持書而歸，往視冰華。冰華方督率婢僕董理內事，見蕙華自外入，起立迎之。蕙華歎曰：果不出妹所料。薇亭已作伴狂行矣。冰華急問其詳。蕙華具以告，且出書畀之。冰華讀之亦爲泫然。因商諸蕙華曰：此事能否語吾父。蕙華曰：妹頃言叔父方大悔悟，今者薇亭又復如此，不妨質直白諸叔父。冰華聽其說，乃偕赴其父室中。蕙華先入，冰華後從。直陳詳情。其父聆竟，太息曰：一雙痴兒，女都爲此妖狐殺却。汝母泉下有知，當必申申嘗余之老憤矣。薇亭爲金氏血食所關，余更不忍。愬然着使人招之歸也。冰華曰：天涯萍蹤到處爲家，阿父從何着手。是更較撈針大海爲難。

其父曰。吾當遣使赴滬。上登報。徵亭或能見之。冰華唯唯。既而泣曰。外家自舅始逝。世靜宜妹亦遭天折。僅存。微哥延一線。宗祧。微哥云。往此嗣誰。續。抑渠於此。亦太執。拘使若。姊果有靈。爽亦必痛哭於九原也。其父亦喟然曰。冰兒往事。難追。且不復言。今後余膝下。僅存汝矣。若兒覆轍。當不再蹈。徐家前日。又有書至。促汝返魯。余從妖言。嬪汝他鄉。悔已無及。今當處汝於萬全之地。以求懺悔。言次。適小豎來請冰華。冰華乃與蕙華俱出。

鶯。囀。如。簧。花。飛。似。錦。紅。杏。天。氣。春。色。宜。人。形。瑛。沉。疴。漸。起。稍。能。下。榻。步。履。且。日。與。雙。華。姊。妹。相。伴。幾。忘。疾。苦。惟。劍。應。薇。亭。咸。渺。無。影。蹤。三。人。於。此。終。不。能。片。刻。釋。然。也。一。日。攀。弟。梅。兄。秉。燭。夜。話。忽。小。婢。攀。籬。入。謂。濤。陽。有。急。電。至。三。人。知。必。劍。應。消。息。雙。華。急。趨。出。形。瑛。亦。扶。婢。而。行。至。堂。前。送。電。者。方。鵠。立。以。待。雙。華。受。之。使。者。自。去。蕙。華。乃。取。電。碼。新。編。翻。而。讀。之。其。文。曰。昨。自。贛。歸。悉。卿。生。還。惟。病。甚。乞。速。來。首。署。形。瑛。名。而。末。則。殿。以。劍。字。形。瑛。時。正。與。雙。華。共。讀。罷。且。喜。且。憂。喜。則。喜。劍。應。之。生。在。天。涯。游。蹤。有。處。可。尋。憂。則。憂。劍。應。之。抱。恙。平。子。多。愁。長。卿。善。病。而。簡。單。之。電。報。又。不。能。悉。其。詳。情。乃。持。電。與。雙。華。商。之。雙。華。僉。謂。形。瑛。積。病。方。瘳。不。宜。再。事。征。塵。僕。僕。長。途。設。重。感。舊。恙。將。若。之。何。形。瑛。否。之。謂。恐。勞。劍。應。盼。望。蕙。華。請。先。發。電。至。濤。陽。形。瑛。亦。不。爲。然。決。意。卽。行。旋。挾。婢。歸。室。冰。華。從。之。蕙。華。則。往。告。其。母。商。榷。進。退。蕙。母。亦。不。以。形。瑛。親。往。爲。然。然。形。瑛。兒。女。痴。腸。夢。魂。未。嘗。一。息。忘。劍。應。今。乍。得。劍。應。消。息。方。恨。不。能。兩。脅。生。翅。立。時。飛。至。更。何。能。株。守。耶。

是晚。形瑛。督侍婢。爲理行裝。治事稍勞。夜間咳嗽。疾復作。蕙華。顧而歎曰。形妹。何如。稍事勞動。尙復如此。豈能勝舟。

楫之困頓乎。吾意姑待一二日。俟余家務稍竟。與妹同行。何如。彤瑛堅執不允。明日。蕙華商諸其母。請與彤瑛俱行。蕙母勉從之。予以百金爲兩人作川資。擇期明日首途。是夜。冰華卽宿於後樓。與兩人絮絮話別。冰華曰。妹本擬與兩姊俱。奈吾父自遭變。故精神恍惚。心緒不甯。妹不得不留侍。但願彤妹至潯陽。卽晤劍廬。綠楊春好。並帶歸來。便不負彤姊一身之辛苦。余輩旦夕之期望矣。蕙華曰。彤妹尙宜善自攝衛。非余好作不祥語。如此羸弱之軀。終非旅行所宜。彤瑛曰。此身已歷盡辛酸。決不敢復存奢望。前塵幻夢。後約落花。踐盟二字。腦海中久已淡望。第求得與劍廬一面死。亦無憾。倘能攜手同歸。生卽不能如願。死且可期。同穴是更無憾矣。冰華見其言之過淒。亦力勸彤瑛珍重。謂此身不死。終可有爲。彤瑛聆之。迨夫晨雞唱曉。曙色窺窗。三人始驚夜盡。乃各就榻而寢。明日。兩人行矣。冰華送之。輪次揮淚而別。

嗚呼。人美如玉。命薄如羅。以彤瑛之才。色。而蒼蒼者。嫉之忌之。其始也。奪其父母。離其兄弟。而孤伶其身。其繼也。悍燔虐之。惡魔困之。而刼制其生。迨夫合浦還珠。沈疴竟瘳。電書一封。慕地傳來。未始非蒼天與以一線生機。天下有情人。莫不切盼韓吳之終諧。夙願矣。而詎知造物弄人。若予復斬耶。潯陽來電。果發自劍廬乎。吾前已告讀者。劍廬旅甯時。忽一朝失蹤。劍廬何往。人莫之知。然潯陽故里。父母俱亡。兄弟無存。劫後滄桑。轉增餘痛。劍廬必不返也。劍廬不返。則電信發自誰歟。電語云云。眞歟。假歟。此中疑團。卽吾不爲讀者打破。讀者當亦能了然。蕙華與彤瑛既抵潯陽。卽有肩輿迎之於江干。彤瑛訝之。昇夫以韓家對。願輿甚破敗。殊不類韓家物。第彤瑛心念

劍廬不暇顧及。卽與蕙華各登一輿。輿行曲折。絕非空道。入非荒郊。形瑛知有異。屢詢昇夫。夫輒以手示意。令不得聲所言。形瑛益不知何故。急呼蕙華。則蕙華之輿。猶在百步之後。形瑛惟從容鎮定。以覘其異。亡何。昇夫忽止。步停輿言曰。姑娘至矣。

韓家何在。劍廬何在此間。乃一極荒涼之地。犬吠不聞。人影鮮來。破屋三間。幾如三百年前古物。雙扉半掩。階草沒。脛門前水溝。一灣穢濁。逾恆野樹成林。高參天。末日中來。此亦當悚然。形瑛急詢昇夫曰。此何地耶。昇夫笑曰。請姑娘入內。韓先生在此中也。形瑛方欲答語。而蕙華亦至。急問形瑛曰。形妹。是豈劍廬家耶。昇夫見兩人狀。又曰。姑娘速入。毋再徘徊。余於兩日內。僕僕輪埠。間力幾殆矣。言時。卽導蕙華形瑛入。至一室。室無長物。而墜。墜四壁寒氣襲人。形瑛方欲就問。而昇夫遽反扣室門。而出。兩人兀立室內。不知所爲。蕙華曰。余聞匪徒莫不仗破屋與地窟爲巢穴。此荒郊之古屋。必非平安之土。吾姊妹其殆矣。形瑛曰。皆吾兩人一時魯莽所致。若在江干細詰之。當不至陷此窀中。今已矣。且見機而動。妹本久置生死於度外。特不料流落異鄉。以死耳。蕙華曰。吾意前之電。恐非劍廬所發。久無音信。遽傳電書。余本疑之。不料果墮奸人之計。然不知誰與吾輩有怨。而媒孽吾輩也。形瑛曰。前者之電。未必非真。然目前遽受匪徒之算。事適然耳。蕙華曰。事已至此。余當爲妹直言之。劍廬自粵返。誤攜他人之柩。遽指爲妹。挈歸潯陽營葬。葬禮旣成。劍廬謂當遠適異鄉。逃世絕俗。今決不在潯。何來此電。余始卽疑之。特未敢必耳。今旣若是。吾知必非劍廬之電矣。形瑛聞之。瞠目不能對。久之。乃語曰。劍廬誤取他人之柩耶。天

下。寧。有。此。怪。事。蕙。華。曰。劍。塵。並。謂。死。者。有。遺。帕。爲。證。帕。係。渠。所。贈。妹。者。其。角。猶。有。妹。親。製。之。墨。蘭。也。形。瑛。失。聲。曰。若。然。死。者。必。爲。素。影。無。疑。方。余。踏。本。時。忘。其。申。於。枕。畔。聞。冰。妹。言。素。影。觀。余。赴。水。爲。復。還。家。致。妾。靈。靈。亦。在。枕。畔。彼。必。因。靈。見。申。知。爲。余。所。心。愛。不。忍。落。諸。他。人。之。手。懷。之。俱。行。劍。塵。所。得。者。必。此。物。也。曠。轉。梳。徒。仍。歸。故。主。一。物。一。事。亦。有。緣。乎。蕙。華。曰。是。則。劍。塵。所。攜。之。樞。管。爲。素。影。所。獲。疑。靈。不。淺。哉。形。瑛。曰。以。彼。之。言。本。不。可。以。婢。子。相。待。蕙。華。曰。形。妹。吾。豈。媿。媿。清。談。幾。忘。身。居。虎。穴。不。亦。大。可。笑。乎。形。瑛。曰。吾。輩。盡。設。法。破。室。門。蕙。華。以。爲。然。猛。力。毀。之。而。腕。瘦。力。弱。殊。不。能。勝。形。瑛。往。助。之。病。後。之。人。愈。難。爲。力。正。躊。躇。聞。其。門。乍。啓。前。之。昇。夫。復。入。曰。姑。娘。等。速。入。大。王。坐。待。矣。兩。人。不。解。所。云。無。已。乃。從。之。行。十。餘。武。入。一。葉。廊。初。尙。見。光。明。漸。入。漸。黑。且。路。徑。坎。坷。石。子。錯。落。步。履。維。艱。張。雙。手。可。及。兩。壁。捫。之。奇。冷。又。甚。突。兀。殆。石。壁。也。行。行。重。行。行。狹。巷。數。折。忽。豁然。開。頓。闕。異。境。拾。階。而。升。有。廳。事。焉。導。者。先。入。報。蕙。形。以。去。遙。觀。之。則。有。廣。庭。五。兩。几。一。列。中。坐。一。壯。士。長。髯。隆。準。貌。極。魁。梧。旁。座。五。六。者。依。次。列。席。咸。極。整。肅。且。蕙。形。入。中。座。若。有。驚。訝。狀。顧。旁。座。而。語。其。聲。潤。不。可。辨。旁。座。以。次。傳。遞。至。末。座。末。座。召。前。之。昇。夫。入。問。二。容。爲。誰。曰。揚。州。新。出。之。饅。板。也。形。瑛。等。亦。不。解。饅。板。何。意。乃。本。立。如。槐。偏。中。坐。使。二。人。至。前。詢。以。姓。氏。蕙。形。任。意。告。之。中。座。便。徧。問。旁。座。曰。兩。女。郎。既。誤。入。我。窟。衆。兄。弟。公。意。如。何。其。聲。高。且。朗。蕙。華。爲。之。駭。絕。形。瑛。更。驚。極。而。仆。

讀者諸君知蕙形所入者。果爲何地乎。大江南北。伏莽素多。立誓會。開山堂。放票布之事。日有所聞。其會之有聲。

望者內部名目繁多層層節制儼然用兵法部勒所屬所謂雙花龍頭者會之總頭目也其次有正副龍頭則助理會長之二頭目也下更有東主老平鐵板披髮保鬻平肩諸名凡初入會者爲之平肩卽兄弟行之意鐵板乃偵探之稱昇夫以鐵板稱蕙形蓋誤以其爲會中之偵探也是會何名自由花也

第十五回 是色是空不堪重話 爲商爲參枉是多情

讀者諸君猶憶吾第一章所述之劉瞻叟乎吾書以叟始更以叟終叟固吾書之大關鍵也劍廬自去寧後卽過錫訪叟一別經年浮生幾劫劍廬見叟泫然曰吾將浮游世外特來與老伯踐約耳叟不解所云因詢以故劍廬曰去春遊錫時老伯不嘗詢余以形瑛身世乎吾當日允老伯以容後詳告今者一場慘劇已經閉幕故特來踐約叟請其說劍廬乃以別後所遭詳道之且謂形瑛身後文字已不及搜輯若能假長者之方便中揄揚之增光泉台多矣叟曰汝兩人別已幾時劍廬曰已有三年矣形瑛遺書所稱明陵一別從此長辭卽吾兩人最後之把晤是年余作客皖江形瑛因事至白門招余過從余束裝而往相聚僅一日形遽賦武歸去來辭一日之中兩遊勝蹟先至燕子磯繞道赴孝陵別時形瑛猶邀余至揚余諾之而迄未如約及今思之徒呼負負余之東馳西驅粟六風塵無非爲異日揚名立身以報知我之形瑛今已矣莫愁湖畔荒草萋萋三尺孤墳一坏荒土今已矣長眠人蟬蛻濁穢未必非福所難堪者淪落天涯之孤客耳叟稍稍慰藉之劍廬又曰余尙有一事未了形瑛雖已安葬其父母猶未殯土吾友羣英亦盾而未葬余當爲營墓穴特吳家尙有人在吾與形瑛無正約之聘書賀然

爲之恐貽人口實也。叟曰：吳家既有人在，可緩圖之。賢姪無事，且在此盤桓數日。劍廬不忍拂長者之意，乃還諾之。

居留兩旬，叟因要事赴燕，囑劍廬俱行。劍廬從之，附舟北上。雖非心所樂，顧然天涯，人本無定蹤，行亦無損途。次叟語劍廬曰：余少年時亦頗抱積極主義，博書洽學，賢書固自鳴得意者，偶涉遐想，亦會賦求凰之詞。中年而後閱世漸深，塵俗之好一一掃除，此實人生必經之階級，不獨余爲然，亦不獨賢姪爲然也。劍廬曰：善哉！老伯之言其進銳者，其退速，余囊日遇事無不勇猛而前，一旦忽遭挫折，猛變消極，因是知人之抱厭世主義者，非生而即厭世也。積極不行，迫之使然耳。叟曰：雖然，吾兩人非可並比。余老矣，卽不消極亦不能有所爲。若賢姪方當壯年，尙非消極時也。劍廬曰：人生之積極與否，全視境遇年齡。其次焉者，余頻年以來飽受外界之刺激，此身不老，此心久灰，腐朽之不可雕矣。叟笑曰：若然，不出十年，墓木拱矣。劍廬亦笑置之。旣抵京師，叟交游素廣，一時爭延爲上賓，惟以秉性孤介，不欲叨擾他人，仍投止逆旅，旅居三日。叟事告竣，乃與劍廬往游陶然亭，偶陟名勝，藉爲此行紀念也。

人生遇合，每有奇逢。叟偕劍廬至亭，次方顧盼間，乍見有少年僧自遠而來。劍廬以無方外交，未留意也。乃僧旣近前，劍廬卽視之不禁失聲曰：子非薇亭耶？何爲而至？此僧若不介意，劍廬又曰：子果薇亭歟？僧曰：然。吾輩不圖復相遇於此。君自南中來乎？劍廬唯唯，且爲之介紹。叟曰：此劉季靜老伯，余從之至此。薇亭聞之，亦以伯稱。

之執禮甚恭。劍廬漸詢以南中事。薇亭曰：「蒼華死，彤瑛歸，君可速還。」劍廬曰：「真歟？偽歟？」薇亭曰：「何必欺君？因略舉南中近狀以告。」劍廬聞蒼華之死，為之太息，不置。旋邀薇亭過其寓，薇亭弗願，謂塵外人不欲再述懊惱事。劍廬因詢禪居所在。薇亭笑曰：「余豈有意求長生哉？神仙不老之說，久為余輩所訾議，不過借此一襲布衲，以蟬蛻塵俗耳。安有定居？」劍廬力勸毋然。薇亭笑曰：「彤瑛、福慧、雙修、苦盡甘來，宜君作此曠達語，設易地而處，恐君不免若余之今日也。」言次，即欲別去。劍廬力挽之，且曰：「余更有奉詢者。」薇亭勉從之。劍廬曰：「彤瑛既葬，莫愁湖畔，又何得生還？」薇亭曰：「是君誤取他人之概，恐前途猶有糾葛。」劍廬方欲再詢，他言薇亭已拱手道別。劍廬目送久之，喟然語叟曰：「古之傷心人也。」

斜陽西渡，暮鳥歸林。兩人遊竟，天色已晚。劍廬仍從叟歸，即與叟議南旋事。叟亦因所事已竟，本當南下，乃議明日官途，叟不歸故里，仍返惠麓。劍廬聞逕赴廣陵，議既竣，明日鼓輪而南。至海上，兩人始行分袂。劍廬改附汽船，溯江而上，抵揚州，先往訪雙華。冰華出迎，之語曰：「君自海陽來，耶彤姊、蕙姊應君之召，俱赴九江矣。」劍廬訝極，急語之曰：「余而甯而錫而都，並未一返珂里，亦並未召蕙女士與彤妹女士之言，何自來？」耶冰華因以彤瑛得電之事詳告。劍廬頓足曰：「若然，蕙女士與彤妹，又不知中阿誰之奸謀矣。」余明日當歸揚，訪之，倘不得消息，再來廣陵。冰華然之，旋詢劍廬以往日行蹤。劍廬亦舉以對談。至京中，晤薇亭事。冰華曰：「吾父盼薇哥甚殷，君何不強之南歸？」劍廬曰：「令尊與薇亭捐棄舊怨，乎冰華遂告劍廬以沈氏被刺事，且謂事必薇哥所為，為劉氏除此禍水，吾

父且悔悟之不暇。微哥何遽作此不情事耶？劍廬曰：吾視彼意志頗堅，非若女士復生，恐無人能回其決心。冰華曰：然則微哥終不返矣。情之所鍾，固不能無所痛心。然以若姊與一家血祀較之，微哥似太執迷。劍廬曰：情天之變幻，無窮人事之滄桑，難料恐余他日更微哥之不若。冰華笑曰：形姊生還矣，君何作此懣情語？劍廬曰：今者又忽遭此波折，安知其不再生他變？且電之既非余所發，必爲中人奸計無疑。既屬中計，事必無幸。不僅余與日不能及，微哥恐形姊亦並若女士之不若也。冰華聞言，亦慕愁上痕，然不忍更傷劍廬，意出言慰之曰：以蕙姊之英明強幹，形姊之堅忍耐勞，即逢險阻，當亦可無大慮。劍廬曰：禍之來也，每出意外，表縱余輩男子自命不弱者，亦無可奈何。而况如花似玉之女郎，手無縛雞之力，不遇外侮，則已；若遇外侮，其能自全者幾希。冰華曰：此事一俟歸潯陽，即可解決。今且置之。劍廬唯唯。旋問曰：若女士之柩，今果如何矣？冰華曰：自經官斷，吾父即櫟厝於先慈塋側。若微哥歸來，當從其願，遷諸金氏墓上。此僅一舉手之勞耳。劍廬曰：沈氏亦附於祖塋乎？冰華曰：是烏可者？吾父追悔之餘，恨之切骨，不投於原野，俾飽毒蛇猛獸之腹，已屬分外施恩。奚能復以賤骨辱祖宗兆穴耶？劍廬又詢以何時返魯。冰華面乃大頰搖手示意而已。劍廬至此，即起立言別。冰華送之門，叮嚀珍重而入。劍廬既至潯陽，倉皇返家，問諸家人，則並無發電之事。劍廬益爲驚訝。人且謂並無女郎來訪。劍廬料蕙形已中奸計，或在途遭劫。急欲訪詢，而莫知所從。日復一日，轉瞬三朝，無已。仍赴廣陵，再訪冰華，則依然無消息。劍廬歎曰：天公虐我，竟至於斯。余忝爲男子，竟無從爲力。生而如是，胡不遽死。冰華亦焦灼萬分，且曰：君前次來時，小

婢○往○語○伯○母○後○伯○母○見○余○卽○詢○蕙○姊○近○訊○謂○蕙○姊○鋒○芒○太○露○僉○壬○側○日○去○後○迄○無○消○息○日○夜○繫○念○不○置○姊○設○辭○數○
 衍○之○伯○母○併○詰○余○劍○廬○既○來○揚○何○蕙○姊○獨○不○歸○來○妹○爲○所○窘○而○告○以○因○事○暫○留○十○日○內○當○可○賦○歸○今○去○旬○日○兩○妹○
 仍○杳○知○伯○母○詰○妹○益○逼○竟○無○從○捫○塞○矣○若○舉○直○以○告○則○風○燭○殘○年○更○不○堪○設○想○君○乎○何○以○處○之○劍○廬○曰○曩○者○余○貿○
 然○至○嶺○南○誤○攬○世○人○之○樞○既○枉○跋○涉○且○辰○參○商○今○不○可○不○熟○商○之○冰○華○聞○言○憶○及○嶺○南○事○問○劍○廬○曰○君○所○挈○歸○之○
 樞○既○有○誤○獨○不○畏○異○日○之○糾○葛○劍○廬○曰○余○所○得○之○帕○確○係○形○妹○舊○物○且○爲○余○所○貽○彼○其○中○情○節○離○奇○非○親○見○形○
 妹○無○從○辨○晰○言○次○復○山○懷○取○巾○出○指○示○冰○華○曰○此○非○形○妹○手○製○之○墨○蘭○耶○渠○之○遺○澤○無○幾○視○此○幾○等○魯○殿○靈○光○冰○
 華○接○視○其○帕○吳○屬○不○誤○劍○廬○曰○余○新○正○娶○揚○時○蕙○女○士○告○余○以○形○妹○南○昌○來○書○曾○轉○寄○至○若○上○今○女○士○歸○矣○此○書○
 當○在○尊○處○幸○畀○余○一○讀○冰○華○唯○唯○乃○起○立○入○內○

相○思○有○淚○願○影○無○言○冰○華○既○入○劍○廬○徘徊○庭○前○閒○愁○萬○種○奔○赴○心○頭○時○而○思○救○形○瑛○則○自○思○無○計○時○而○想○念○舊○情○
 則○想○亦○徒○勞○正○務○復○聞○冰○華○復○至○持○書○畀○劍○廬○劍○廬○受○之○坐○而○展○讀○至○生○之○慘○痛○更○有○不○忍○爲○吾○姊○言○者○二○語○不○
 禁○愴○然○淚○下○冰○華○請○代○誦○之○劍○廬○弗○願○仍○拭○淚○續○閱○迄○此○中○况○味○不○啻○羅○刹○地○獄○一○段○更○泣○不○可○仰○勉○力○誦○竟○淒○
 然○曰○余○除○夕○未○往○竟○大○負○形○妹○冰○華○曰○已○過○之○事○幸○勿○爲○悲○劍○廬○曰○此○函○幸○以○贈○余○余○視○形○妹○手○澤○甚○於○生○命○冰○
 華○允○之○劍○廬○曰○余○擬○在○次○間○少○待○倘○能○探○得○消○息○便○較○僕○僕○長○途○爲○愈○冰○華○又○頷○之○劍○廬○又○曰○形○妹○歸○揚○後○曾○否○
 還○家○伍○氏○待○之○何○如○冰○華○曰○形○姊○不○特○未○返○舊○居○卽○伍○氏○亦○未○知○形○妹○之○生○還○劍○廬○曰○真○歟○然○家○鄉○耳○目○衆○多○恐○

未○必○能○裁○。冰○華○曰○。婢○僕○均○奉○密○囑○。誰○敢○漏○洩○秘○密○。劍○廬○曰○。形○瑛○此○次○之○受○誘○。余○不○能○無○疑○於○伍○氏○。冰○華○曰○。妹○意○當○不○至○若○是○。伍○氏○縱○毒○。何○至○特○赴○九○江○拍○僞○電○。且○渠○卽○欲○形○妹○歸○家○。逕○向○余○家○索○之○。余○家○亦○不○能○拒○絕○。何○必○出○此○耶○。劍○廬○唯○唯○。旋○乃○持○書○別○去○。

客○裏○元○陰○。愁○城○身○世○。劍○廬○爲○訪○形○瑛○。清○息○故○羈○留○廣○陵○。逆○旅○寒○窗○。舊○遊○零○落○。此○中○苦○况○。自○無○待○言○。留○凡○五○日○。而○形○瑛○仍○杳○如○黃○鶴○。劍○廬○自○不○勝○焦○灼○。眉○指○形○瑛○離○揚○。已○二○旬○餘○。一○對○解○語○。名○花○果○不○知○落○溷○。何○所○蕙○華○之○母○。訝○其○女○之○一○去○不○歸○也○。日○憶○來○歸○。闌○下○冰○華○。偶○過○劍○廬○。偶○輒○舉○以○告○劍○廬○。益○怨○己○之○貽○禍○。他○人○輾○轉○。思○維○一○籌○莫○展○。徒○爲○之○太○息○痛○恨○耳○。一○日○往○訪○冰○華○。而○告○之○曰○。余○擬○再○歸○故○里○一○行○。往○返○約○須○十○日○。形○妹○若○歸○。幸○囑○其○毋○復○他○往○。冰○華○允○之○。劍○廬○乃○行○。嗚○呼○。人○事○參○商○。緣○慳○一○而○。孰○意○劍○廬○方○去○。而○形○瑛○又○忽○歸○來○耶○。

第十六回 廿年幻夢情悟鏡花 三尺孤墳恨餘淚草

吾○今○當○爲○諸○君○告○形○瑛○何○如○者○。當○中○座○聞○計○於○衆○人○時○。衆○人○召○與○夫○入○。詢○以○因○何○誤○迎○他○人○。昇○夫○以○誤○對○。而○實○則○別○有○原○因○在○。蓋○與○夫○在○江○干○時○。閒○假○韓○家○以○欺○蕙○形○。安○有○誤○認○理○。衆○僉○顧○中○座○曰○。二○女○郎○舉○止○良○善○。當○非○來○偵○察○吾○輩○者○。惟○旣○來○之○則○安○之○。請○命○之○入○會○。時○形○瑛○已○爲○人○扶○起○。中○座○命○置○短○椅○於○地○。使○蕙○華○與○之○各○坐○其○一○。中○座○思○少○間○。乃○曰○。女○郎○在○弱○無○能○。吾○會○中○乏○司○書○員○。女○郎○知○書○乎○。蕙○形○時○已○驚○極○。中○座○所○言○。幾○者○罔○聞○。旁○坐○者○又○爲○蕙○形○言○之○。蕙○形○不○知○所○對○。思○以○實○告○。則○不○願○失○身○盜○窟○。若○以○不○解○書○費○。則○旣○入○盜○窟○。必○無○幸○歸○理○。兩○目○相○視○。兩○口○相○對○。

心頭所念。不約而同。少間同聲答曰。願如尊命。余輩女子。縛雞無力。運籌乏才。僅能爲任鈔胥役。若稍盡義務。便蒙賜還。則感德靡旣矣。中座於是使人取會冊。至命兩人書姓名。蕙華以史籍清對。形瑛拆其名爲二字。以吳文武告。中座笑顧之。意若明示不信其言者。形瑛亦置之。中座旋命末座宣讀會章。章簡而約。井然有條。蕙彤心竊儀之。會旣散。中座先退。漸有男子至蕙彤前。請往之。至治事處。

曲折數十武。他勢漸行漸窪。入一室。大可方丈。光線尙能辨物。男子卽告蕙彤曰。請女郎止此。此卽辦公室也。言旣卽反闔其戶去。蕙華乃察室中一切。見案頭書牘甚夥。偶取閱之。率皆盜黨往還之書札。與夫種種訟案。其內容儼然與官場相同。文筆亦間有佳者。時形瑛已僊甚。卽就案旁一椅而坐。下蕙華顧而歎曰。形妹。到此絕地。吾輩不知何日克生還也。形瑛曰。生還云乎。妹已無稟病骨。鶴立遲遲。祇爭且暮間第求不至玷及無瑕之璧耳。蕙華曰。吾姊妹倘死於窟中。爲此輩投諸原野。其辱豈異於生受。今龍頭旣不迫余姊妹。吾視彼黨規森嚴。其餘諸人可勿慮也。言次忽見一女婢挾臥具入。婢笑顧蕙彤曰。姑娘卽宿此中。余奉命隨侍者。蕙華顧其人。年華纖素。一巧婢也。乃點首應之。婢卽在室中整理一切。有間又一男子入。蕙彤不識爲誰。何婢私以副龍頭告。副龍頭旋就案上各件。皆告蕙彤。若者應繕寫。若者應擬稿。蕙彤至此。乃不得不諾之。幸副龍頭無不良意。一一述畢。卽出室去。婢旋往攜晚膳入。蕙彤草草就食。是夜以勞乏過甚。未及治事而寢。羅刹獄中日復一日。蕙彤自治事後。克勤厥職。不露怨色。蓋兩人意中。冀藉此結會。魁歡心。或可望生還。乃天公作惡。旣厄其遇。復苦其身。卽此含辛茹

苦○之○時○日○亦○不○令○安○然○消○受○地○窖○中○氣○候○寒○冷○蕙○華○以○弱○不○禁○風○之○玉○女○益○以○近○日○愁○腸○百○結○夙○夜○忘○親○慙○慙○病○矣○始○則○猶○勉○力○視○事○既○乃○力○衰○不○支○漸○至○臥○床○難○起○病○中○所○伴○者○惟○形○瑛○與○婢○耳○而○形○瑛○以○積○弱○之○身○亦○幾○乎○臥○病○會○中○無○醫○士○蕙○華○日○惟○呻○吟○床○蓆○間○病○且○日○深○形○瑛○日○擊○其○情○焦○灼○萬○分○然○又○無○如○何○適○副○龍○頭○復○至○形○瑛○泣○以○實○告○且○請○親○見○雙○花○龍○頭○副○龍○頭○以○有○事○出○外○對○惟○正○龍○頭○在○耳○形○瑛○乃○哀○彼○轉○告○曰○吾○姊○妹○病○骨○如○此○行○將○爲○泉○下○物○若○得○早○賜○骸○骨○歸○里○則○感○恩○不○淺○副○龍○頭○允○代○達○乃○事○逾○三○日○尙○無○答○覆○而○蕙○華○之○病○愈○不○可○救○藥○一○日○呼○形○瑛○而○告○之○曰○形○妹○到○此○絕○地○萬○無○生○理○惟○望○余○死○之○後○妹○速○設○法○離○此○地○獄○不○然○妹○亦○將○不○久○於○人○世○也○余○骨○若○能○不○暴○露○荒○郊○此○心○已○足○不○必○求○歸○葬○吾○母○年○高○身○弱○幸○妹○與○冰○妹○時○照○拂○之○泉○下○戴○德○矣○言○次○其○聲○凡○數○斷○續○形○瑛○猶○極○力○慰○之○蕙○華○不○言○昏○然○睡○去○後○一○時○許○婢○取○得○湯○入○往○撫○蕙○華○則○手○足○如○冰○婢○大○驚○錫○聲○呼○瑛○形○瑛○見○其○狀○知○有○變○異○趨○往○撫○之○則○呼○吸○已○斷○形○瑛○大○慟○遣○婢○奔○告○諸○龍○頭○諸○人○視○人○命○如○兒○戲○置○不○爲○意○形○瑛○惟○抱○尸○痛○哭○不○知○所○爲○旋○有○兩○男○子○入○欲○取○蕙○華○尸○出○形○瑛○止○之○男○子○曰○當○使○之○入○土○耳○形○瑛○方○欲○復○問○男○子○竟○不○顧○攜○尸○而○去○形○瑛○不○得○已○遣○婢○往○投○龍○頭○願○賜○一○見○婢○如○言○而○往○旋○返○謂○龍○頭○已○許○可○形○瑛○唯○唯○乃○從○婢○行○至○一○室○婢○推○門○入○囑○形○瑛○待○於○外○少○間○龍○頭○宣○形○瑛○進○形○瑛○入○龍○頭○略○一○點○首○視○之○乃○日○前○之○右○座○也○右○座○曰○汝○供○職○良○勤○何○必○云○去○形○瑛○乃○泣○告○以○情○右○座○曰○會○規○凡○欲○出○會○之○人○必○不○准○其○再○與○他○人○交○談○若○能○之○乎○形○瑛○曰○既○歸○焉○能○不○與○家○人○語○右○座○曰○今○惟○兩○策○一○策○卽○依○然○供○職○一○策○則○送○汝○至○家○而○卽○請○汝○登○天○惟○汝○自○擇○形○瑛○歎○

然曰願行第二策若得歸家死所甘也惟尚有奉懇者則史霜清之尸當准余攜歸也右座曰此間無棺木已葬諸天宮中矣天宮者葬會員之公塚也形瑛曰泉下朽骨留之何益倚公能說法者吾姊妹當結草以報右座曰是烏可者若意既決明日當送若歸言次卽令形瑛出婢仍扶之歸室是晚婢仍以餐進形瑛竟就榻前寢乃知一夢醒來滄桑頓易形瑛四顧身臥舟中旁無一人乃喚舟子入舟子曰余送姑娘歸維揚耳形瑛曰此何地也舟子以江中對形瑛方欲再問而舟子已不顧而去形瑛無奈惟靜待以覘其變然而饑腸轆轤火攻心大難消受傍晚舟子始具餐進麥飯一盂別無菜餚形瑛饑不擇食遂亦安之及抵揚城舟子送至劉家笑語形瑛曰姑娘自重恐命運不永也形瑛明知自由花會既有約規死期必在伊邇因置之不問舟子不及形瑛叩扉叩飛步他遁

形瑛入晤冰華冰華見之且驚且喜急詢形瑛以蕙華所在形瑛泣下曰蕙姊以余故竟死於非命矣然余亦命懸呼吸也冰華曰蕙姊死乎靈樞歸也未形瑛曰別後所遭殊非人意所及料請細爲妹述之言次蕙母掀簾入蓋小婢見形瑛歸而趨往告之蕙母念女情切扶杖踰至形冰見蕙母負起立避之蕙母奔問曰阿蕙何往形瑛驟不能對而一縷酸心不禁淚下如綆屢蕙母見此狀知有不妙乃曰阿蕙有意外乎形瑛遠伏稽首曰舅母余長負蕙姊矣縱粉身碎骨亦無以贖余辜於萬一蕙母不及言終卽失聲曰然則蕙兒果不幸乎形瑛曰然蕙母聞言忽又投杖厲聲曰咄：竟死矣言次哭失聲形瑛冰華俱大哭一室之中遂爲愁雲慘霧所籠罩冰華

漸○敢○淚○勸○蕙○母○止○泣○請○形○瑛○細○述○前○事○形○瑛○從○之○詳○告○以○所○遭○惟○不○解○阿○誰○施○毒○蕙○母○曰○然○則○形○兒○一○身○今○亦○當○
慎○防○之○形○瑛○曰○兒○自○聞○殊○無○顏○再○居○人○世○禍○若○妹○於○高○累○蕙○姊○於○後○兒○之○罪○惡○擢○髮○難○數○恨○不○立○死○以○謝○人○蕙○母○
不○語○惟○扶○案○痛○哭○耳○雖○冰○華○極○力○慰○之○不○能○稍○殺○其○哀○冰○華○旋○語○以○劍○廬○名○揚○事○形○瑛○太○息○而○已○冰○華○又○謂○劍○廬○
誤○攜○之○概○歸○葬○於○莫○愁○湖○畔○渠○未○返○河○陽○余○輩○前○去○兩○官○咸○無○覆○音○者○職○是○之○故○蕙○母○旋○由○婢○扶○之○歸○冰○華○恐○蕙○
母○悲○傷○過○甚○乃○與○婢○俱○往○蕙○母○得○冰○華○之○信○伴○稍○解○哀○痛○是○晚○冰○華○未○歸○形○瑛○即○宿○於○冰○華○寢○室○庸○詎○知○一○宵○幻○
夢○又○忽○生○大○變○端○耶○

一○夕○淒○風○黃○花○倏○墜○明○日○冰○華○往○視○形○瑛○則○猶○未○起○身○因○叩○其○門○不○應○呼○之○亦○不○應○冰○華○異○之○以○告○其○父○使○
人○撬○之○門○啓○冰○華○從○撬○者○入○趨○至○床○次○形○瑛○依○然○勿○應○因○揭○其○帳○幕○而○撫○之○不○禁○爲○之○失○聲○蓋○恐○容○盛○壽○之○麗○人○
已○脫○離○此○五○濁○世○界○而○去○矣○家○人○聞○冰○華○之○異○聲○羣○來○相○視○驚○悉○形○瑛○身○故○共○究○致○死○之○由○則○遍○體○絕○無○所○異○益○
訝○之○正○擾○攘○間○忽○一○僕○婦○呼○曰○形○姑○昨○宵○睡○時○余○爲○之○掩○窗○今○爲○何○盡○啓○其○鍵○冰○華○聞○言○急○返○身○趨○視○窗○鍵○果○盡○
啓○因○語○其○父○曰○形○姊○昨○日○曾○言○匪○人○將○置○之○死○地○今○者○之○死○必○遭○彼○輩○毒○手○無○疑○其○父○然○之○即○亦○不○之○深○究○爲○治○
喪○事○冰○華○請○於○父○從○豐○殮○殮○更○於○薇○亭○所○贈○之○五○百○金○中○出○其○半○以○盡○姊○妹○之○誼○殮○禮○既○成○惟○靜○待○劍○廬○之○來○揚○
挈○棺○耳○

旬○日○之○後○劍○廬○果○如○約○至○形○容○頹○喪○狀○極○狼○狽○冰○華○先○詢○以○別○後○所○事○劍○廬○惟○搖○首○太○息○耳○冰○華○知○其○無○所○遇○遂○

細語以蕙華形瑛先後逝世狀劍廬亦不哀泣木坐癡視狀若失神冰華曰形姊靈輿供諸內君盍往視之劍廬從之隨冰華入內至靈次劍廬撫棺言曰形妹余早知必有今日特悔驚嘗初耳冰華見劍廬情狀轉爲悽然而劍廬則竟淡如蓋人有所成乃至於泣然至傷感過甚則轉無淚可揮以韓吳之盟言韓吳之情慄劍廬庸有淡如之理實自幾經波折而後忽復丁此末運身雖幸存心同槁木劍廬因形瑛之死遂生去解脫觀矣

劍廬旋語冰華曰一場慘劇演到尾聲余決意攜形妹赴寧以前日所營之墓穴葬之惟當往告伍氏以免糾葛言至此又轉其辭曰余尙有疑焉前贈形妹之帕因何輾轉至粵東余攜歸之塚中人果誰家女郎冰華曰此事亦妹所急欲告君者形姊曾爲妹言君所取之帕必爲素影無疑素影恐受人虐待故托形姊之名其中則形姊謂蹈水時遺於枕畔枕畔有奚壺素影曾往取之見形姊心愛之巾不忍使之流落於他人之手或取之俱行也劍廬恍然曰是必無疑余決葬形妹於湖旁而附以素影美人慧婢回此千秋生前雖備受酸辛死後則佳話流傳余心稍慰矣冰華曰君頃言當往晤伍氏稟於君感情素惡恐無成效余家雖與不甚接洽究係姻親今可懇伯母往請伍氏至也劍廬然之旋顧冰華曰令伯母當亦惡余甚蕙女士之喪以伴形妹故而形妹之行又實因余故令伯母實不能怨余余何以謝人冰華曰君爲人所恨伯母必不遷怒於君言次歎劍廬少待起立入內少選復出語劍廬曰余往懇伯母已得允可使人往邀伍氏以午後爲期君可在此飯也劍廬即亦不辭遂諾其言冰華乃及潯陽僞電車劍廬曰高卧之家鬼瞰其室此中誠有不可解者然就狂事而觀蛛絲馬跡似有

可○尋○形○瑛○生○平○仇○人○第○一○伍○氏○次○則○星○橋○又○次○寅○康○星○橋○死○矣○泉○下○朽○骨○自○不○能○爲○祟○伍○氏○縱○惡○究○係○婦○女○當○不○至○有○此○魄○力○妹○前○已○言○之○意○者○仍○係○寅○康○所○爲○乎○形○瑛○之○歸○乃○微○亭○以○勞○劫○寅○康○實○非○渠○所○樂○願○通○於○盜○賊○而○爲○此○惡○辣○手○段○亦○意○中○事○然○人○死○不○能○復○生○余○縱○深○究○亦○屬○枉○然○水○華○歎○息○而○已○

下○午○伍○氏○果○至○劉○家○蕙○母○出○款○之○伍○氏○行○經○廊○下○見○室○中○懸○形○瑛○遺○影○靈○幃○披○披○棺○影○依○稀○伍○氏○訝○之○因○詢○蕙○母○蕙○母○略○告○之○伍○氏○若○閉○若○昧○蕙○母○旋○語○之○曰○三○嫂○韓○生○劍○廬○昨○來○吾○邑○謂○有○事○謁○嫂○嫂○許○之○乎○伍○氏○聞○劍○廬○名○心○殊○弗○憚○乃○告○蕙○母○曰○韓○生○於○余○素○無○戚○誼○又○鮮○交○接○見○余○其○何○爲○蕙○母○固○語○之○伍○氏○勉○從○其○言○乃○遣○婢○請○劍○廬○入○劍○廬○雖○心○惡○伍○氏○至○此○亦○不○得○不○平○心○靜○氣○以○入○見○伍○氏○見○劍○廬○略○一○頷○首○蕙○母○卽○款○劍○廬○坐○劍○廬○坐○次○舉○一○年○中○所○遭○之○事○撮○要○爲○伍○氏○告○伍○氏○已○不○若○從○前○之○固○執○意○自○星○橋○死○後○伍○氏○歷○受○磨○折○作○惡○之○心○較○前○大○衰○劍○廬○旋○以○擬○攜○形○瑛○歸○葬○之○意○請○於○伍○氏○伍○氏○初○猶○作○梗○經○蕙○母○說○以○節○省○經○費○之○語○伍○氏○頗○中○聽○乃○允○劍○廬○之○請○劍○廬○曰○余○擬○如○禮○舉○喪○當○請○來○揚○劉○嶠○叟○先○生○作○證○以○免○日○後○糾○葛○伍○氏○唯○唯○劍○乃○辭○出○劍○廬○旋○函○懇○嶠○叟○過○揚○叟○覆○書○力○辭○劍○廬○又○電○邀○之○叟○不○忍○再○却○如○期○而○至○劍○廬○因○以○形○瑛○歸○葬○事○告○叟○且○謂○前○蒙○許○任○大○綱○茲○仍○敬○屈○作○伐○(○回○照○第○一○回○歸○束○全○書)○叟○慨○諾○之○劍○廬○遂○擇○期○舉○喪○此○時○伍○氏○當○大○衆○之○前○亦○不○與○劍○廬○作○難○一○任○劍○廬○所○爲○劍○廬○雖○處○境○不○豐○幸○得○親○友○賻○助○尙○不○至○過○受○掣○肘○喪○禮○既○成○卽○日○挈○棺○抵○寧○叟○不○願○往○劍○廬○強○之○乃○行○凡○韓○吳○劉○三○家○之○與○劍○廬○形○瑛○平○日○有○交○誼○者○咸○白○衣○冠○送○至○金○陵○時○女○子○公○學○尙○存○劍○廬○請○於○校○長○開○會○追○悼○形○瑛○

校○長○許○之○就○本○校○爲○會○場○及○期○來○賓○之○到○者○不○下○數○百○人○校○長○述○形○瑛○在○校○成○蹟○以○表○彰○之○劍○廬○亦○登○台○演○述○形○瑛○道○德○之○高○尚○性○情○之○和○淑○及○至○潯○陽○落○劫○之○事○來○賓○聞○之○皆○爲○動○容○或○歎○形○瑛○之○難○得○或○悲○形○瑛○之○命○薄○劍○廬○更○不○禁○涕○泗○滂○沱○矣○

會○場○之○次○日○劍○廬○卽○使○人○修○葺○墓○穴○發○素○影○之○棺○於○其○旁○別○擇○一○穴○以○葬○形○瑛○殯○土○之○期○除○三○家○戚○友○執○紼○而○外○舊○日○同○學○亦○多○來○送○其○喪○殯○成○劍○廬○長○歎○一○聲○仰○天○言○曰○多○情○自○古○空○歎○恨○好○夢○由○來○最○易○醒○情○之○一○字○不○知○消○磨○幾○許○少○年○騙○之○於○苦○海○之○中○以○余○身○受○與○日○擊○者○言○之○薇○亭○蕙○華○若○華○形○瑛○誰○非○多○情○人○誰○得○好○結○果○已○而○已○而○豈○余○一○人○生○亦○何○樂○衆○人○正○相○顧○問○忽○聞○異○聲○起○於○墓○側○一○時○萬○道○眼○光○悉○注○集○之○則○劍○廬○已○伏○劍○死○矣○衆○爲○驚○極○矚○目○始○明○劍○廬○強○徒○赴○窆○之○意○蓋○付○以○身○後○事○也○於○是○如○禮○殯○之○與○形○瑛○合○葬○生○則○異○室○死○竟○同○穴○泉○下○有○知○豈○能○瞑○目○嗚○呼○青○山○寂○寂○莫○招○杜○宇○之○魂○碧○海○茫茫○空○洒○精○禽○之○血○兩○雙○可○憐○虫○一○部○慘○歷○史○是○是○非○非○虛○虛○實○實○千○秋○自○有○論○斷○作○者○與○諸○君○辭○矣○

鬢紅女史評語

比來言情小說如恆河沙數之多。言情之中尤以哀情最受社會歡迎。惟其歡迎也。故多率而操瓠者。欲求一推陳出新之作。殊不易得。

定夷此著之爲事實爲杜撰。與我批評無甚關係。我且不問。

著書以結構爲第一。要着次則布置一切人物。如一室然。先建築。後裝飾。然建築不佳。裝飾雖美。譬如鄉下婆。脂粉適見其醜。反之。祇究建築。不問裝飾。亦足損其美觀。必也二者兼到。乃臻完備。

尋常小說體裁。除譯本而外。大都從敘述身世開端。以序次論。自然不錯。特平鋪直叙。千篇一律之文字。易使讀者生厭。此書從吳彤瑛一絕命書起。始實爲驚人奪目之筆。彤瑛身世。後來從劍廬口裏輕輕帶出。便省却許少閑廢筆墨。

第一回一絕命書。將以前事實夾寫在內。是變化的敘事法。讀者勿僅以絕命書目之。

劍廬形瑛。此往彼來。總是一面緣慳。每次相左。情形確無一毫雷同。亦無一毫牽強。的是佳構。

劍廬才華性情俱無可議。或謂以有用之身爲情而死。究未可訓。余獨謂舉世滔滔。僞相尙。惟兒女之情。最是率真。劍廬好男兒。明知側身無所。故獨具懷抱。幸而護一知己。一朝訂盟。終身不改。終乃生離死別。實恨千秋。天實爲之。劍廬何尤。石城飲劍。正所以報知己耳。詩以哭之曰。生生死死總癡迷。迷底事。韓憑不並棲。黑塞楓林魂返。

日灣陽江上水聲淒

昔人詩云美人從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形瑛才色出羣拔萃乃天公三翻四覆以厄之假令父母不死何至依於惡嬪何至厄於星橋何至窮途蹈水更何至受種種魔劫一髮牽而全身波及一葉落而天下皆秋形瑛畢世憾事莫此爲甚雖然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有情人立成眷屬定夷亦將擱筆此書可以不作

某君曾詩哭形瑛曰薄命紅顏劇足傷東飄西泊却爲郎莫愁湖畔松揪裏埋玉埋香總斷腸此二十八字哀艷可誦長眠人有知當爲淒絕

劍廬誤攜素影之樞歸來當時何等悽慘白門瘞玉之時又何等熱鬧此非爲素影而寫確是寫形瑛劍廬固確認長眠人爲形瑛形瑛真個脫手歸去劍廬相待之情概可想見有此一筆旣爲素影收場又免得形瑛真個死後再作一番浮文是烘雲托月之法

素影遺帕最耐尋味設形瑛一往不返誰復能知帕歸素影之故李代桃僵劍廬將信之勿疑

此書主人自是劍廬形瑛此外如金微亭及劉氏三華皆客中之主也素影爲形瑛小影寫形瑛或有不到之處則寫素影以述之諸人結局無一相同劍廬殉情微亭削髮蕙華死於盜窟蒼華歿於客中素影赴水殉主冰華雖未明述結局然其父曾言誓不遣回東魯則其守活寡以終可知形瑛結果尤屬想入非非是作者極意經營處故本書之佳不僅結構新穎布置一切人物亦極得法我歎觀止矣

海綺樓主評語

石頭記寫兒女水滸傳寫劇盜鴛湖潮寫兒女乘寫盜石頭記誨淫水滸傳誨盜鴛湖潮不誨淫亦不誨盜

石頭記事富而文不奇會真記詞雅而事不富鴛湖潮則文富如其事事雅如其詞說到恰好處

石頭記寫豪貴社會鴛湖潮寫尋常社會

石頭記寫王孫公子之情故其情蕩鴛湖潮寫貞姬烈士之情故其情正

石頭記由離而合而聚而妬而殉而團圓而逃禪不脫窠臼鴛湖潮將圓忽蝕疑死復生出神入鬼妙在一而緣

憐空處落筆古今無此奇事中外無此奇文真是絕妙好詞

石頭記寫金日十二無一人同鴛湖潮亦無一人同却以情專勝愛博此新舊小說之判也

韓劍庶無公子氣無名士氣無才人氣是真情種是真烈士

形瑛人品何須置喙卽其書翰纏綿悱惻不減瀟湘詠菊之才吾于文字中瞻其度量已遠過瀟湘矣

晴雯爲黛玉小影素影爲形瑛小影以影論一則殉情一則殉主素影究高出情雯一等

石頭記中四春吾愛其繡腸鴛湖潮中三華吾愛其俠骨

薇亭似湘蓮而彼則禍生於疑疑生於人此則愆出于命命出于天故湘蓮之遁空湘蓮自爲之而自致之薇亭

之削髮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紅樓夢者非紅樓之夢也。著者自寫其夢也。鴛湖潮者非潯江之潮也。亦非廣陵之潮也。亦非莫愁湖畔之潮也。乃著者心血中之潮也。何以知之。君不見字字從著者心血中嘔出。紅樓夢者非特著者自寫其夢也。兼爲閱者代寫其夢也。鴛者潮亦非僅著者心血中之潮也。亦閱者心血中之潮也。何以知之。君不見字字從我心血中進去。以我之心度閱者之心。不其然乎。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三版

版權
所有

哀情小說 鴛湖潮 全書一冊

定價大洋九角

著者 李定夷

校訂者 包羅獨

印刷者 國華新書局

發行者 國華新書局

分售處 外埠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麥家圈國華新書局